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异军



一到黄昏，伟达市美丽的灯光，便照耀着附近十余里开外的公路，一越过了一个小冈，便可以看到闪耀着各种色彩的灯光了。

伟达市是一个新兴的城市，位于地球的北部，它的周围，是六十个太空基地——那是当代人类智慧的结晶，当地球上的人类，摒弃了国家和国家间的歧见之后，科学的进步，最突出地表现在探索太空的成就之上。人类已征服了月球，而正在积极地对火星进行探索。这六十个基地，是全世界瞩目的地方，伟达市在数十个太空基地的中心，自然而然，也成了一个新兴的、繁华的都市。

而且，一些世界性的机构，也全设在离伟达市不远的地方，如太空总署、地球防卫总部等等，所以说伟达市是地球上最大的城市，也并不为过。

伟达市的西部，是一个十分宁静的所在，那是大学区，世界著名的十二所大学，全设在西郊，而大学教授的住宅，也在西郊，因此这里十分宁静，就算是一个小孩子，看来也似乎具有特别的气质似的，与众不同。

那一天黄昏，和往常一样地降临了，一辆小型的汽车，在平整光滑的塑料路上，迅速地驶过，停在一幢四周围被浓密的灌木围住的房子之前。车门打开，两个黑衣人，从车中跨出来。

他们出了车子之后，在门前停了一停，抬头向四面看了一看，正好在这时候，一个小女孩，因为追捕一只蝴蝶，而奔到了他们的面前。

那小女孩一看到有人，便立即站住，抬起头来。一看到了那两个人，充满笑容的脸，突然变得骇然，她连忙向后退去，一面奔，一面叫道：“秀梅阿姨，秀梅阿姨！”她奔出一百码，来到了和那幢屋子最远的另一幢屋子前，才喘着气停了下来。

“什么事啊，小淘气？”从屋中传出了一个十分轻柔动听的声音，接着，一个清秀的东方少女的脸庞，从窗中出现。

“秀梅阿姨！”那小女孩翻过了篱笆，向前直奔了过去，仍喘着气：“我……我看到了两个怪人，两个怪人，真的！”

“在哪里啊？”被称为“秀梅阿姨”的少女，微微地笑着：“小淘气，是不是你又编了一些故事，想来吓我，告诉你，我是不怕的。”

“不，不，真的，你快出来！”小淘气叫着。

秀梅走出来了，她循着小淘气指的地方看去，在暮色朦胧中，她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一幢房子，但是房子面前，却并没有小淘气所说的那两个“怪人”。

“好了，小淘气，如果你再骗我一次，那我们就不再做朋友了！”秀梅装着生气，十分正经他说。她年纪也不很大，在她装着生气的时候，看来更加美丽。

“真的！”小淘气急得几乎哭了起来：“他们一定是进屋去了，我亲眼看见的。”

“那么，他们是怎样怪法呢？”

“他们……穿着黑衣服，和……常来看你的义德叔叔一样高，他们……我奔到他们的前面，抬头一看，他们……他们……”

“他们怎样？”秀梅笑着说：“是不是头上有四只角？”

“不是，秀梅阿姨，我不是说谎，他们的脸上……有着一种十分奇怪的东西，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我也说不上那是什么！”小淘气急急他说着。

“算了，小孩子，该回去了！”她轻轻地抚摸着小淘气的头，低声道：“你若是回去迟了，你妈妈又要到处找你了。”

小淘气低下了头，半晌，才抬起头来，脸上充满了失望的神情，道：“秀梅阿姨，原来你并不相信我讲的……这一切？”

秀梅觉得十分难以回答，她当然不相信。但是，她又怕这样照直说了，会损害孩子的自尊心。

小淘气忽然像大人一样地叹了一口气，向外缓缓地走了开去，才又站住，一本正经地道：“那么，你领我一齐去那间屋子中看看，好不好？”秀梅皱了皱眉头，那幢房子，是她大学中的一位同事，性情古怪的生物教授古宾博士居住的，当她才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因为礼貌上的关系，她曾经去古宾教授的家中拜访过一次，但是她未曾坐到五分钟，便忙不迭地告辞了出来。

因为在古宾博士的屋子中，不但有着各种稀奇生物的标本，而且还养着许多活生生的毒物，有毒蛇、毒蜘蛛、毒蜥蜴。

那些丑恶的东西，令得她坐立不安，如今再叫她去一次，她也有一些提不起勇气来。

可是小淘气的眼光之中，却又充满了祈求的神色。

“好吧！”她考虑了半晌，便牵着小淘气的手，向那幢四周围被浓密的灌木所包围着的，从窗中透出灯光的屋子走去。

天似乎黑得十分快。

当小淘气来向她叙述，发现了两个怪人的时候，还不过是暮色膝陇而已，但当秀梅领着小淘气站在古宾博士的门口之际，天色已完全黑下来了。

他们两人刚一踏上石阶，便听得装在门口的传音器中，传出了博士那种低沉而古怪的声音，道：“原来是王小姐，请进！”

大门自动打了开来，王秀梅犹豫了一下，便带着小淘气走了进去，客厅中并没有人，但当她们走进的时候，书房的门，又打了开来。

在一张巨大的书桌之旁，穿着便衣，身子异常之瘦，留着山羊胡子的古教授，在旋转椅中，转过身子来，道：“请坐，有什么事？”

教授的桌上，正放着一具超小型的电子显微镜，看情形他正在进行研究，屋子中十分静，显然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了，王秀梅觉得十分抱歉，因为自己打断了他的研究工作，她有些抱歉地道：“这位小朋友说你家来了两位客人，我……我是来看一看，你是不是需要我帮忙的！”

王秀梅有点脸红，她绝不是善于撒谎的人。

“朋友！”古宾博士说：“这位小朋友说？”

“是的，”小淘气急急地道：“两个人，穿着黑衣服，他们的脸上……他们的脸……”小淘气显然是由于年纪还小的缘故，所以她不能形容她所看到的两个人，脸上究竟是怎样的，但是她一讲到这两个人的脸时，便现出了极其骇然的神色来。

“王小姐，”古宾抬起头来：“天已经黑了，这孩子的父母一定在找她，我想你应该送她回家去，不该带着她乱走了！”

“是的，博士。”王秀梅十分尴尬，拉着小淘气，便向外走了出去，一直来到自己的屋子之前，她都没有再说话。

而一到了她自己的屋子之前，小淘气便摔脱了她的手，向前奔了出去，王秀梅叫道：“别跑别跑，小心跌倒了！”

她并没有追上去，因为在她想来，是绝不会有有什么意外发生的，因为这一带住的，全是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地球上治安最好的角落，王秀梅到大学去时，是从来也不锁门的，而她却也未曾失去过什么东西。她只是摇着头，回到了自己的屋中。小淘气的家，离开王秀梅的房子只有三百码左右，当中隔着两幢房子，然而，小淘气却没有能走完这三百码的路程。

小淘气一直没有回到家里。

到了九点钟，王秀梅听到小淘气的母亲，不断地叫唤小淘气的声音，她走了出去，小淘气的母亲问道：“王小姐，没有看见小淘气么？”

“没有，她应该早回家了啊！”

“唉，这孩子，还没有！”

王秀梅感到事情有一些不寻常。

等到十二点钟，她被门铃声惊醒的时候，她一面说：“请进来。”一面披衣走出，按下了一个掣，大门便打了开来，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站在门外的，竟是一个警官和两个警员！她感到异常愕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王小姐，”警官十分有礼，“一个小女孩失踪了，据我们的调查，似乎你是最后见到她的人，所以我们向你问几句话。”

“小淘气！”王秀梅失声地叫道。

“是的，她的名字是芬尼·谷柏。”

“我知道，我和她分手的时候，是八点钟左右，她从我这里，一直奔回去的，我还叫她小心一些，可是她去……没有到家？”王秀梅急问着。“嗯，我们已掌握到了一些线索，譬如说，王小姐，你对两个穿着黑衣服的人，有什么特殊的感受没有？”警官又问。

“两个黑衣人！”王秀梅直感到了一股寒意。

“是的，两个黑衣人，穿着黑皮鞋。”

“他们的脸是怎样的？”

“我们看不到他的脸？”

“这是什么意思？”

“为了试验新型塑料路面的耐磨擦力程度，筑路公司安装了自动录像机，拍摄各种车辆，在路面上驶过时引起的反应，”警官解释着：“当小淘气失踪后，我们想到，这摄影机正是安装在这里附近的，所以我们便通过筑路公司，借到了录像机，我们看到小淘气，也看到了两个黑衣人，小姐，你不妨也看一看。”警官向后一挥手，一个警员提着录像机，走了进来，将录像机放在桌上。

录像机在那时候，就和录音机一样地普遍，磁性电波将通过录像镜头前的一切记录下来，通过一系列的变化，萤光屏上，便出现了形像。录像机的普遍使用，已经使得摄影机进入博物院了。

警官扳动了录像机的掣，萤光屏上出现的路面，是夜色已相当浓的时候，路灯的灯影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接着，便看到一个小孩，奔了过来。那是小淘气，蓝底白花的衣服，王秀梅认得出来的。但是王秀梅却只能看到小淘气的下半身，因为筑路公司安装这具录像机的目的，是观察车辆和地面接触的情形，所以录像镜头向下，由于角度的关系，便只能看到她的下半身。

然后，便看到小淘气突然停了下来。

再然后，几乎是突如其来地，在小淘气的前面，出现了两个黑衣人，黑裤、黑鞋，拦住了小淘气的去路，小淘气显然是在奔跑中，看到了这两个黑衣人，所以才停下来的，王秀梅看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然后，只见两只戴着黑手套的手，突然叉住了小淘气的腰际，将她提了起来。小淘气的双脚踢着、挣扎着。

但由于她被人提了起来，所以她已出了录像镜头之外，合不见了。她在萤光屏上消失之后，那两个黑衣人向后退出了一步，又突然地消失了！警官关掉了录像机，向王秀梅望来。

王秀梅脸色苍白。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不断他说着，的确，这种事情太可怕了，小淘气，那两个黑衣人……这不是小淘气在骗人！

“王小姐，你有什么意见？”警官问。

“那两个黑衣人，小淘气在黄昏时候，曾在古宾博士门口见过一次，她当时就十分吃惊，立即来找我，”王秀梅十分后悔：“可是我却不相信。”

她将当时的情形，向警官讲了一遍。

等她讲完之后，警官安慰她：“你放心，我们会找到那两个黑衣人的，录像机虽然未曾录下这两个人的脸面，但是却记录了他们两个人所反应的磁性电波的频率，你知道，凭着这一点，等于是以前掌握了指纹一样，要找他们是十分容易的！”

王秀梅只好强迫自己安下心来。

然而，当警官访问了古宾博士，听到古宾博士和王秀梅作了同样的叙述，回到了警署之后，磁性电波专家给他的报告书却使他呆住了。

报告书上写着：录像机磁性波的记录表示，这两人的磁性波反应，几乎等于零，如果不是录像机损坏，照理论来说，那两个“人”，只应该是幻影，而不是实质的物体。

或者，那是实质的物体，但却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警官反复地看着这份报告，他感到一筹莫展。

他可以利用一切科学设备，去逮捕犯罪的人，但是怎能去捕捉幻影，小淘气芬尼·谷柏，又怎么会被幻影提了起来，和幻影一齐消失了呢？他双手握拳，重重地敲打着自己的额角，这只怕是地球上从来也没有过的怪事！”

他向伟达总部作了报告，等候指示。

在警官离去之后，古宾博士回到了卧室中，他先熄了灯，然后等了一会，在他确定警官已经离去之后，他才旋转了床头一个小雕像，他卧室的地板，立时现出一个洞来，他的身子，好好地隐没在那个洞中，顺着一条输送带来到了地下室中。

这一带的房子，几乎都是有地下室的。

但是古宾博士如今来到的这个地下室，则是在正常的地下室之下的，他到了地下室中，地下室的灯光通明，坐着两个黑衣人。

那两个黑衣人，和小淘气在黄昏时候看到的一样，头上戴着帽子，戴着手套，几乎将他们的全身都隐在黑色的纺织品之中。而这时，他们正背着古宾坐着，古宾走了进来，他们也不转过身来。古宾一进了地下室，便以近乎愤怒的声音道：“你们，你们将那小女孩怎么样了？”

那两个黑衣人仍不转过身来，只是以一种近乎金属碰击的怪声，道：“她

看到了我们，我们除了这样做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古宾坐了下来，道：“她死了么？”

那两个黑衣人并不回答。

“你们这两个蠢材！她已经对人说起过你们了。”

那两个黑衣人怔了一怔，道：“什么人？”

“我的邻居，王秀梅。”

那两个黑衣人道：“是了，玛斯七号火箭，明天在零四四号基地发射，是不是？就是在明天，在十小时之后，对么？”

“对的。”古宾教授的回答很软弱。

“那就行了，明天，玛斯七号火箭一离开地面，我们的工作就开始了，而我们的工作只不过三分钟的时间就够了。等我们的工作完成之后，由于你借给了我们地方，替我们掩护，并且提供了我们必需知道的消息，我们答应给你什么来？”

“你们答应……”古宾的声音有点激动：“你们答应我，告诉我由蛋白质合成生命的过程，你们……是准备食言么？”

“当然不，你知道了这个过程，公诸于世，就可以使你成为本年度世界性学术奖金的获得者，这是地球人最高的荣誉，你有了它，还担心那小女孩作什么？”

古宾博士的面色，十分难看，但是他却没有再说什么。

“至于你的邻居，我们会对付她的，你放心好了，事情是绝不会牵累到你身上的。”黑衣人的声音，仍然是那样铿锵、刺耳。

他们中的一个，伸手向墙（他们本来是坐在墙前的），推了一下，整副墙，隐没不见，在墙前出现的，是连一个小孩也可以认得出来的东西——电脑。那两个黑衣人始终未曾转过身来，只是在电脑之前，忙碌地工作着，古宾教授依然呆呆地坐着，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或许是在想着得到了全球最高学术奖之后的荣耀，或者是在担心小淘气的下落，好一会，他才道：“你们的一切，当真不会被人发现么？譬如说，你们的通讯电波，不会被人截到，因为循着电波，追录到这里来么？要知道，如果……”

那两个黑衣人冷然道：“不会的。”

“如果万——”“请问，太空总署的‘玛斯计划’，执行得怎么样了？”

黑衣人忽然问。

“玛斯计划”是将两个太空飞行家送上火星，这个计划的执行，是地球人最关心的事情，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是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李义德。

“玛斯计划”是李义德提出并制定的，它才实行了两年，但是在两年之中，它的七个阶段，都已经完成了六个，而明天，就是它最后一个阶段计划开始执行的日子。

“玛斯计划”已经实行的六个阶段是：

一、由月球起，建立一系列的无人太空站。

二、从月球的太空基地，射出太空船，拍摄接近火星的图片，送回月球基地，转达地球。

三、从月球发射远程无人驾驶的太空船，环绕火星飞行，成为火星的卫星。

四、从月球基地发射太空船，到达火星的卫星“战慄”上停下来，观

察火星表面的情形。

五、从月球上发射太空船，到达火星的另一个卫星“恐怖”上，“恐怖”比较更接近火星，这艘太空船可以更进一步地观察火星上的情形。

六、从地球的零四四基地上，发射双子星太空船，到达“恐怖”上，太空船在“恐怖”上停留两小时，便飞向火星，降落在火星之上。

七、从地球的零四四基地，发射强力、高速的七级火箭，将两个太空人，送到火星之上，在火星表面，进行一系列的观察之后，利用太空船上的小型火箭，到达“恐怖”，在“恐怖”上，早有第五项计划中，射上去的强力火箭，太空人便利用这个火箭，回到地球来。

全部计划公布之后，引起了全球的轰动，这是自从人类登上了月球，在月球建立了基地之后，最大的轰动了。本来，知道火星两个卫星的人不多，知道火星的名字是“战神”(Mars)，而它的两个卫星的名字，是“战僮”和“恐怖”的更少，但现在，连小孩子也已经知道这两个火星卫星的名字了。这六项计划，都依照计划主持人李义德的规划而逐渐实现了，根据停留在两个卫星上的太空船传回来的照片看来，火星的表面上，十分荒芜。

经过了分析，火星的表面上，除了相等于劳苏林的植物之外，并没有别的生物，甚至完全没有动物，一片荒芜。

而且几乎没有水，空气稀薄，平均温度是零下二十度，条件比地上的南北极还要差，传回来的图片，都相当清晰。

但是也有一件事，十分奇怪，引起过争论。

那便是，从巨大的、六百寸直径的望远镜中观察火星的表面，可以看到火星的表面有许多网状的线条。从上一个世纪开始，就有人认为这是火星上缺水，火星为那生物建立的运河网。

然而，在“玛斯计划”中放射出去，传来的照片上，火星的表面上，却看不到这些在望远镜中呈条状的东西。所以，有的太空科学家提出，太空船传回来的照片是不真实的，是不可靠的，并不是火星表面的真正情形。

但是倡导这种说法的人，因为没有更好的根据，所以也不了了之了，而地球上的所有人，则都沉浸在“玛斯计划”的成功上。

这时候，那两个黑衣人忽然向古宾问起了这一点，古宾十分愕然，他道：“计划进行得顺利？哈哈，计划的主持人，竟蠢到这种程度！”

“你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计划绝无成功之处，计划一开始就失败了，太空总署方面以为已得到了火星表面最精确的情报，但是，所有传回来的照片全是假的！”

“你……”古宾陡地站了起来，“你究竟在讲什么？”

“假的！”那黑衣人的声音也提高了，“那只是幻象，真正的火星表面情形，被隐藏起来了，地球上的人，根本看不到！而一连串的无线电波，迷惑了太空船的摄影传导设备，于是，火星表面的假象，便被当作最珍贵的资料，传回地球来了。”

“你，”古宾教授在这些日子来，也分享地球人每一个人共有的光荣感，所以这时候他有些激动：“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因为我是——”他讲到这里，另外一个黑衣人便道：“你说得太多了，该住口了！”

那黑衣人不再说下去。

可是不必他再说下去，古宾博士已明白那要说而未曾出口的话是什么

了，在刹那之间，他的脸色变得如此之苍白，他的声音在发颤，道：“你们……在骗我，一直在骗我，你们说……你们只不过不想给人知道，所以要找一个秘密的地方作研究，你们又可以给我你们研究出来的蛋白质演变生命的过程，原来你们——”“住口！”两个黑衣人同声呼喝。

“原来你们不是地球——”古宾教授仍然叫着，他一面叫，一面向一扇门冲去，他若是跨进了那扇门，传送带会将他送回卧室去。

但是他未能跨过那扇门。

他刚一来到门前，那两个黑衣人中的一个，突然反手一扬，他的手中，握着一个如同金属管似的东西，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没有声音，没有光亮，几乎什么也没有，就是那样地一扬，他并且立即又缩回手去，去继续他的工作了。

但是，古宾博士却不见了。

古宾博士是整个地消失了，他什么也没有剩下，什么也没有，而他当然未曾跨过那扇门，因为那扇门还是关着剪。

但古宾博士却不见了。

那两个黑衣人虽然仍在工作，但是相互却以一种十分古怪而难以形容的声音交谈着，好像是一个人正在埋怨另一个人，而另一个却在申辩一样。

## 二

王秀梅已经睡下去了，但是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她坐了起来，灯自动地亮了，她打了电话给小淘气的父母，打了电话给警局，小淘气依然没有结果。在电话的传真设备上，她可以看到警官那种无可奈何的情形，和小淘气父母，焦急万分的情状。

她打开了收音机，电台正在播送小淘气失踪的消息。她犹豫了好一会，才决定打电话给李义德。

虽然，她知道今天晚上，将是李义德不眠的一夜，因为明天是他主持的“玛斯计划”最后一阶段的实施的日子，但是她还是拨了号码。

她有些庆幸，李义德自己并不是“玛斯七号”太空船中的两个太空人之一，如果是的话，那么这项全世界所有人公认是极其崇高的荣誉，不知道要使她担多少心了。

连接在电话上的电视萤光屏闪耀着白色的光芒，太空基地是不和外面通电视传真电话的，所以王秀梅将看不到李义德，而只能听到他的声音。然而，即使只不过是听到声音，王秀梅也十分满足了，她焦切地等待李义德来接听电话，全然未曾看到，窗外有黑影一闪。

两个黑衣人，已到了她的窗外！

李义德的声音终于传来了，王秀梅本来是决定告诉他关于小淘气的事，可是他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只是道：“义德！我是秀梅，你的计划到明天就可以完全实现了，我祝你完全成功，你一定很忙，我不再打扰你了，明天见，祝你成功！”

王秀梅更不知道，她改变了主意，没有谈起小淘气的事来，使她免于

像古宾教授一样地消失，那两个黑衣人中的一个，已经取出了那根古宾教授消失的金属管，但是一听明白了王秀梅是和李义德在通电话，他们就改变了主意。

等王秀梅放下了电话，两个黑衣人伸手在窗子上敲了敲，王秀梅吃惊地向窗外望去，她看到了两个浓黑的人影！

那显然是穿着黑衣服的人！

她立即想高叫，然而她未能发出声音来。

那两个黑衣人已经推开了窗子，有一团十分炫目的光亮，照着王秀梅，使她觉得在刹那之间，昏然欲睡，再也叫不出来。

她身子向下一倒，倒在床上完全失去了知觉。

那两个黑衣人迅速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整个零四四号太空基地，都笼罩在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气氛之下。基地的工作人员，在交谈之际，也都不由自主地将声音压得十分低。

事实上，这是十分令人兴奋的一日。

交付“零四四太空基地”执行的“玛斯计划”，今天是最后一个阶段了。“玛斯计划”是用强力火箭，输送一艘船环绕火星飞行，再降落火星的计划。火星是最接近地球的一颗大行星，也是最使地球上的人类猜疑的一个星体，但是它神秘的外衣，只要在“玛斯计划”完成后，就可以剥除了。

火星这颗行星，在古代，十分奇怪地，不论是东方或西方，都将之来代表和象征战争。中国人将火星冲认作是兵灾的前兆，而西方人则直截地以战神玛斯(Mars)的名字称呼它，将它当作是战神在天空中的一个代表，将它当作了不祥之物。

今天，只要“玛斯七号”火箭发射顺利，那么具有强大冲力的七级火箭，就可以将一艘太空船送到火星的轨迹之上。

“玛斯七号”火箭这时，正耸立基地上。

它高耸着，直指云霄，它有一百四十尺高——在阳光下，闪耀着悦目的银辉，那是高级合金特有的一种金属光辉。

坐在太空船中的两个人，已经准备妥当了，只等火箭一起飞，他们便要开始远征火星的工作，这是地球人第一次对另一个大行星进行探索。

因此，两个太空人坐在座位上，虽然没有动作，但由于心情紧张，额上也在微微出汗，而且，神色也未免显得相当紧张。他们正在他们面前的电视萤光屏上，注视着基地的工作人员，对火箭作最后的检查，然后，纷纷地撤离了开去。

当火箭检查组长，向基地控制主任作报告之后，控制主任的声音便会响起来，控制主任会有规律地念着：“九……八……七……”

这两个人都不是第一次从事太空飞行了，但是因为每一次太空飞行的任务都是不同的，所以每一次在起飞前的一刹那间，便都使他们的心情紧张。

至于起飞之后，由于太空飞行是一种十分繁重的工作，他们要忙于记录一切，以及应付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以及及时向地面的追踪站作报告，虽然仪器和电脑承担了大部分工作，但他们还要付出过人的精力去操纵仪器和电脑的。

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他们不再去紧张，而且是埋头工作了。每一次飞行前的紧张，都只是那一刹间——起飞前的一刹间。

在这艘“玛斯七号”太空船中的两个人，一个是太空船船长蒙德斯。

他是一位瘦削英俊的希腊人，有着浓厚的诗人气质，看来似乎不像是一个优秀的电子科学和太空飞行家，他卷曲头发和时时在沉思中的眼睛，令他看来像是一个诗人。

而他的助手，则是一个矮小的洪都拉斯人，森美度。森美度活泼、诙谐、机智，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

两人的年龄差不多，蒙德斯年轻些，由于他对火星的研究特别杰出，因之他是“玛斯”计划的副执行人，他以能够作为第一个到达另一个星球上的地球人而兴奋。

在基地的控制室中，气氛比太空中，更加紧张。各种传音器中，传来各方面的报告：“火箭最后检查完毕！”

“联络追踪站准备工作就绪！”

“长距摄影已准备妥当。”

“基架随时可以搬除。”

在听取了种种报告之后，控制主任下令：“开始撤退！”

控制主任的声音，通过传声系统，传遍了基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控制室的电视传真萤光屏上，可以看到火箭的支架，向外移开来，工作人员向外离去，只余下一百四十尺的火箭耸立着。

“撤退工作完成！”传音器中又传来了报告。

控制主任转过头来，他是一个两鬓已然斑白的老者，他僵向他身后，一个全神贯注，正在看着电视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和宽广的额角，即使他正凝神之中，他的双眼之中，也充满着智慧的光辉，而他面上的神情，是那样地坚定，使人一看到了他，便觉得一种莫名的安心。

这个年轻人是“玛斯计划”的主持人，他和如今坐在太空船上的蒙德斯，是最要好的朋友，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

这个年轻人出生在中国的珠江流域，他有中国南方人的聪颖，也有中国南方人的倔强，这两种优秀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太空科学家，他是世界知名的伟人，虽然他还不到三十岁，但是提起他的名字：李义德来，却是无人不晓的。

由他所主持的“玛斯计划”，这已是最后一项了，他的好友蒙德斯在太空船上，就要向火星进发了。他将这项荣誉给了朋友，他觉得十分高兴。

“李博士，”控制主任突然道：“一切都准备好了，由你来下令发射，好不好？”

“当然不！”李义德笑着：“由你下令。”

控制主任不再谦让，这是一项地球上的人类，从来也未曾进行过的伟大工作，当他的命令下达之后，全世界至少有十亿以上的人，通过由基地摄取，而经由人造卫星传播的电视，在他们的家中，观着“玛斯七号”太空船上升的情形。

这是一项空前的豪举！

控制主任已不知道发过几项命令了，但这时候，他按下一个按钮，开始从“九”数起时，他的心竟一直在狂跳着。或许是因为这任务太紧张了，或许会有什么意外？

控制主任的心虽然跳得剧烈，但是他的声音，听来仍然十分镇定：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他的手指，用力地按下了一个红色的制钮。

刹时之间，几乎天地都为之震动了。

当控制主任在发令之际，整个基地上，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而等那个红色的制钮被按下，火箭的动力系统被发动之后，火箭的支架倒下，火箭的基部，以惊天动地的声音，喷出灼热的、橘黄色的火焰和浓烟来，一百四十尺高的火箭，在一秒钟之后，便向上升去！

在控制室的电视之中，可以看到基地的工作人员，从隐藏的地方，四面八方地奔了出来，挥着帽子、跳着。而从一架无线电收音机中，也传来了森美度的快乐声音：“报告基地，火箭飞行平稳，速度正常，一切都好，再见。”从一架电视上，还可以看到他做了一个鬼脸。

在控制室的大幅电视萤光屏上，这时可以看到，“玛斯七号”火箭，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向着太空，飞蹿上去！

李义德和控制主任，同时松了一口气。

控制室中的工作人员，一齐走过来，向李义德握手致贺，控制室的门外，突然响起了鼎沸的人声，一个工作人员满头大汗地将门推开一道缝，走了进来道：“李博士，几百个新闻记者，要你发表你所主持的探索火星计划，已经成功之后的感想。”

“去告诉他们。”李义德的声音十分沉着：“要等玛斯七号太空船，从火星之上，回到了地球，那么这个计划才算完成，现在——”他才讲到这里便听到控制主任的一下惊呼声！

那一下惊呼声，来得如此之突然，令得控制室中的人，尽皆一呆，而紧接着，更多的惊呼声，传了出来。李义德立即转过身去。

他要竭力克制着，才能不叫出声来。

然而他的面色，也变得惨白了。

在控制室的正面，两具电脑之间，是十二具对角线达到五十四寸的巨型萤光屏，其中六幅，是传真基地上的情形的。三幅是长程雷达追踪摄影站所控制的电视传真，那和全世界人可以看到的一样，是火箭升空的情形。还有三幅，则是太空船内部的情形，森美度刚才在报告飞行平稳时，所做的那个鬼脸，就是由这三具电视萤光屏传过来的，可是如今，那六具有关火箭和太空船的电视萤光屏上，却只是一片空白！

如果只是那六幅萤光屏成了空白那还不足以令得这么多人发出惊呼来，在还有六个电视萤光屏上控制室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地上在发生变化！

那是如同梦魇一样的变化。

那简直不能相信是事实的！

四座巨大的，直径达到两百四十尺的碟形无线电天线——那是追踪太空船所发出的无线电波，将之转为电视形象的主要工具，这时都倾坍了下来。

倾坍几乎在一秒钟之内就完成了。

因为当李义德转过头去看时，那四座碟形天线，已经倒在地上，成了无数金属碎片，再也难以辨认出那是无数科学家所精心设计制造的东西了。

而工具长程电视摄像塔的塔顶上，这时正冒起一团的亮的，令人难以逼视的浅紫色的光芒。那浅紫色的光芒，闪了一闪之后，便看到一连串的金属溶液，自上面洒下来，像有人在长程摄像塔顶，放了一蓬美丽的烟花一样。

一座无线电通讯台——那是李义德亲自设计的，它的半圆形的金属穹顶，可以接收远自银河系边缘发出的微弱电波，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设计。

但这时，那银灰色的，闪闪生光的，高达六十尺的半圆形穹顶，却像是纸扎的一样，向下塌了下来。

基地上所有的人，全都呆若木鸡地站着，甚至有东西向他们当头砸来，他们也不知道趋避，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使得任何人都难以在那么短的时间之中，去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这包括控制主任和李义德博士两人在内。

而李义德在那一瞬间，他所想到的还不只是基地上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而他还想到了已经升向太空的火箭和太空船。

只在短短的两分钟之内，所有的通讯设备，完全被毁去了，基地和太空船上的一切联络也中断了，李义德突然感到，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一定和“玛斯七号”升空有关的！他陡地拉开控制室的门，向外面疾冲了出去。

门外，成群的记者，呆若木鸡地站着，一见到李义德，才一齐向他涌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着，可是李义德却绝不回答。

他用在学校时打橄榄球的身法，在人丛中挤了过去，挤出了人群，便看到基地保卫司令的座驾车，以极高的速度，向前驶来。

座驾车头上的几根天线，不断地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占而在此同时，只听得空中传来了一阵惊心动魄的声响，天上飞过两排碟形飞机，越飞越高，在半空之中，盘旋不已，基地的保卫司令，满头大汗地跳下车来，李义德立即迎了上去。

“快走！”李义德到了司令员的面前，急急地道：“快回司令部去，我要借你们的通讯仪器，和玛斯七号进行联络。”

“所有对太空的通讯器材、仪器，全都毁坏了！”司令的声音十分沉哑，那显然是由于过度的焦虑所致的。

“那么，快派军机，送我到别的基地去。”李义德跳上了司令员的座驾车，大群记者和工作人员，一齐涌了过来，将他和车子围住。

“不要围住我，不要围住我，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必需立即和玛斯七号去联络。”他转过头来，向司机道：“快出发！”

司机望了望被人群挤得反向后退去的基地司令员，基地司令员叫道：“听从李博士的命令。”

司机一转头，按下了一根控制杆，车子并不是向前去，而是突然地向上，升了起来，在车身的两旁，立时伸出了两个半圆形的“翼”。

那两个“翼”是不过两尺长，上面满是排气孔，排出的空气，使得车子越升越高，这本是一辆合飞机、汽车、快艇于一身的特制车辆。这种车辆并不多，世界上能被分配到动用这种车辆的，也都是一些地位十分重要的人，车子升空之后，李义德又道：“快飞到邻近的零四三号基地去，快！快！”

司机又待按下另一个制钮，但李义德突然道：“慢！”

车子停在半空，而在车子上升之际，围着车子在鼓噪的人群，也静了下来。而一个优美的女性声音，正自车子的收音机和记者身边携带的收音机中，传了出来。那优美声音，以一种十分急骤的声音道：“注意，注意，以下是世界防卫总部参谋长，汉模将军的紧急报告，请注意！”

车子就停在半空，李义德虽然急于和玛斯七号联络，但是他更要紧想听一听，究竟在过去五分钟之内，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收音机中，停了极短的时间，便是一个十分沉着的声音，传了出来，

道：“各位请注意，在过去的三分钟内，由于来历不明的一种破坏，地球和地球以外的一切通讯，都中断了。五十六个太空基地的通讯设备，都同时遭到破坏，我们已无法和任何的太空站取得任何的联络，包括最近发射的玛斯七号太空船在内，防卫总部已迅速地动员了军事力量，来检查这次破坏力量的由来，地球上的居民，不可惊惶，要保持镇定，并且二十四小时不断地留意。自现在起，由防卫总部统一领导的电台广播，其他电台的广播，已完全被取消了，但这不等于地球已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中……”

参谋长汉模将军的声音，传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地球上三十亿人，并没有因为汉模将军的话而引起多少的不安。如果说大多数人感到不安，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世界上所有的电台广播，都被取消了，只有防卫总部的电台，在报告着各个太空基地遍设于各地的联络太空船的追踪站的损失情形。最感到焦切的，便是在月球太空站上工作的工作人员的家属，几乎在一天之内，他们便从世界各地，赶到了防卫总部，集中等候消息。

而防卫总部之内，在日夜开着会。

与会的各国军事首长，各大空基地的负责人，以及“玛斯计划”的主持人，李义德博士，在有着数百人参加的会议室中，除了发言人在发言之外，什么其他的声音都听不到，每一个人的心头，都沉重得出奇，沉重得难以形容。

这时，离祸事的发生，已足足二十四小时了但是对于祸变如何发生的，军事专家的意见，却还不十分一致。

有的大声呼喝：“这是由于超音波的破坏！”

有的叫道：“无线电波突然产生了一种异常的频率。”有的甚至声称，那是由于另一个巨大的星体上的电波，在经过了几万万年之后，终于到达了地球之上，所引起的恶果。

人民的情绪，相反地，已经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因为在这二十四小时之内，没有什么新的破坏行动发生，但防卫军的总动员，却使得会议气氛仍然凝重。终于轮到李义德发言了，李义德脚步沉重地走上讲台，向主席致意，然后转过身来，道：“我们和一切太空站失去了联络，已经有二十四小时了，我的推测是，这次祸变，假设是有人发动的，那么发动的人，第一步的目的还不是为了要对付地球，而是为了要中断地球和一切太空站的联络。”

李义德顿了一顿，会议厅中传来了一阵交头接耳的声音，但迅即静了下来。

李义德又道：“我们再假设，敌人——这个敌人，各位必须有心理上的准备，假定他们是来自地球之外的——先要将地球和各太空站之间的联络切断，后再对地球不利，所以，我们如今的要务，便是要恢复和各太空站之间的联络！”

“唱高调！”一个会议代表高叫：“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全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尽了一切努力，还未能和最近的一个太空站取得联络！”

“李博士，”参谋长也沉声道：“这里有一项最新接到的秘密消息，防卫总部的太空巡逻队，未曾到达月球，因为他们一飞出了大气层，联络便告中断，也没有回航的迹象，据推测，他们可能已经失踪了。”

“有可能。”李义德大声叫着，他的声音，压住了会场中的骚动声，“但是我们不能再探测，我们必需弄明白情况，才能对付敌人，而不能在完全不明白敌情的情形之下，等候敌人的措施一天一天地逼近！”

“博士，你肯定有敌人么？”

“这是你故意危言耸听！”

会场中又响起了一片责难声。

李义德依然十分镇定，他道：“我肯定有敌人，而且敌人的手段，十分高明，如果没有敌人的话，为什么所有的对外通讯设备，在三秒钟之内，便全部毁坏，甚至一点也不剩呢？”

没有出声。

李义德继续道：“如果敌人是在地球上的，那么，为什么被破坏的，只是对太空联络的一切工具，而不是其他呢，请问！”

会场中仍然没有人出声。

“在零四四基地上，”李义德竭力使自己的声音恢复平静，“有一座火箭，那是‘玛斯七号’的模型，但是也具有同样的冲力和飞行速度，火箭的顶端，也有太空船，我请求太空总署署长，批准我单独使用这火箭升空，去检查在太空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义德转过头，望向主席台上的一位老者。

“不行！”那老者是太空总署署长，他立即拒绝，“在如今这样联络中断的情形之下，任何火箭升空，都是不安全的，何况那具模型火箭，本来就是不完全的，它只是设计的一个蓝本，任何人都不能使用这枚火箭，我不会批准的。”

“可是，这是目前地球上所有的，速度最快的火箭了，署长，它可以在六小时之内，便来回月球，带回月球的消息。”李义德坚持。

“不行！”太空署长仍坚持反对。

“各位，我的发言完了！”李义德走下了讲台，他并未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而是向会议厅外，笔直地走了出去。

### 三

在会议厅外，聚集着大群记者，李义德走的是后门，门口并没有什么人，所以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离开了防卫总部。

李义德的心中，乱得可以，当然是因为突如其来的祸变。如今，地球上的人类，除了防卫总部会议厅中的人之外，对于这件事，似乎还是好奇多过惊惶。因为祸变所破坏的一切，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大，但是李义德却深觉得这件事的惊人严重性的。

第一，派在太空各站工作的工作人员，有一千多名，他们全是地球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最勇敢健全的人，这一群人，和地球已完全失去了联络，其中，包括了刚一起飞，便遭受了祸变的人，他的好友蒙德斯在内，他们生死不明！

第二，祸变在突然之间发生，而事前，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是一点迹象也没有，这不禁令人感叹“敌人”手法之奇特。而且直到如今为止，仍然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东西，究竟是由于什么力量破坏的，被破坏得如此之彻底而不留余地。

李义德低头疾行，来到了他的车房，他拉开了车门，刚想跨进去，便突然呆了一呆。

他的车子中，早已坐着一个人！

李义德的第一个反应，是立时身子转了一转，转到了车门之后，然后，他立即一伸手，要将车门再关上，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将车中的不速之客，关在车内。

但是，当他伸手关车门之际，他停住了。

坐在车中的，并不是什么敌人，而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郎，她的肤色微黑，带着棕红色，看来十分悦目，她一双大而美丽的眼睛，是浅棕色的，她望着李义德，一声也不出。

“娜莎！”李义德叫了起来：“是你！”

娜莎是他的好朋友蒙德斯的未婚妻，李义德未曾想到，她忽然会来到了这里，而且坐在自己的车上，等候着自己。

“是我。”娜莎的声音，异乎寻常的低沉，“告诉我，别隐瞒，他……他怎么样了？”

“娜莎，”李义德想避而不答，“你问的是谁啊？”

“当然你是知道的，蒙德斯！”

李义德呆了片刻，进了车子，才道：“娜莎，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在他起飞之后三分钟，一切对太空的联络便中断了，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的！”娜莎的大眼睛逼视着李义德：“你一定知道的——”她吸了一口气，“你不妨说，我是经受得起的。”

“我只能推测，但即使是最坏方面的推测，他最多也可能落到了敌人的手中，而不会死去的。”李义德发动了车子，车子平滑地向前掠出。

“为什么？”

“我脑中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李义德缓缓他说，他刚才在会场上并没有将他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那是因为他觉得那许多人，是不会接受他的想法的。但是他知道娜莎会。

因为娜莎·巴里摩本身便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她是外太空研究的有数权威之一。

“我想，一切灾祸，都在玛斯七号升空之后三分钟之内发生，那就有可能，发动祸变的一方，专在等待这一个时刻。”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李义德停了一停，车子在塑料公路上，以极高的速度行驶，“祸变是针对着玛斯计划，针对着玛斯七号火箭，针对着蒙德斯而来的。”

娜莎的面色，变得苍白了。

她呆了好一会。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刚才在会场上，我向太空总署署长请求，让我以玛斯七号火箭第一次试制的模型，升空去检查太空站上的情形，事实上，我是想法追蒙德斯！”

娜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追得上么？”

“追不上的，但是却可以使我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义德紧紧地握着拳：“他虽然不批准，我仍然要去！”

“义德，这是重大的罪行。”

“是的，不经太空总署批准，而擅自进行太空飞行，是严重罪行，至少也要一生丧失太空飞行的资格，但是娜莎，你可曾想到，用试制的，只作为

正式制造作参考用的火箭飞行，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我要有极好的运气，才能——”“别说了！”

“我还怕什么呢？”李义德苦笑着。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怎样，但是秀梅，她会怎样想呢？你准备和她商量么？还是准备连她也瞒着，便进行如此危险的飞行呢？”

一提起秀梅来，李义德便默然了。

秀梅姓王，和他是大学中的同学，但低他三年，而且学的是和他截然不同的东西：中古历史，她似乎完全不属于这个新时代，她对太空飞行，那种新奇的東西，一点兴趣也没有，她只是沉醉在中古史，和李义德对她的爱情之中。

秀梅就住在离零四四基地不远的伟达城中，是伟达城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李义德正在赶回基地去，他是要经过伟达城的，是不是要告诉她呢？

如果告诉她的话，她一定不会赞成的。

而且，她必会开始对李义德无尽的担心。

当然，就算不告诉她，李义德不经太空总署批准，私自出发，不到五分钟，全世界都会知道的，

王秀梅自然也免不了会知道。可是，那总要迟上几个小时了。

车飞速地在前进，李义德仍然不回答。

这时，已经是黄昏了，伟达城辉煌的灯光，已然在望，李义德仍然决定不下。人的感情本来是十分奇怪的，李义德可以毫不犹豫地决定，冒险去乘坐设计并不完善的高速火箭，但是他却定不下是不是应该将自己的行动，去告诉生活如此平静的王秀梅。车子，已驶进伟达城了。

刚一进伟达城的西郊，李义德便看到，有两个黑衣服的人，站在路中心，伸手拦住了他的车子，不让他的车子，继续前进。

车子以每小时三百里的高速在前进着，但是车头的电眼，一碰到了前面有障碍，便立即截断了动力系统的电路，而强有力的刹车立即动作，将车子在高速之中，硬生生地收住。

但是车子却也免不了猛地震动了一下。

李义德抬起头来，他忍不住要叱骂那两个黑衣人，可是当他抬起头来看时，和娜莎两人互望一眼，心中却说说不出的怪异。

不错，车前是有两个黑衣人。

可是，那两个黑衣人，是背对着车子的！

这条是著名的高速公路，每小时最低速度是二百五十里，虽然现在所有的车子，全都有着自动停车的电眼设备，但是背对着来车，站在路中心，又是为了什么呢？

李义德探出头去，叫道：“喂，你们？”

那两个黑衣人转过头来，他们直来到了车窗之前，由于他们来得极近，是以从窗子中看出去，便只能看到他们的上半身，而不能看到他们的脸部。

李义德和娜莎两个人，觉得那两个黑衣人的动作，诡异到了难以形容，李义德正在想要喝问，可是黑衣人却已先发出了声音：“你是李义德？玛斯计划的主持人？”

“这是谁都知道的，你们——”李义德才讲到这里，坐在他身边的娜莎，突然尖声地叫了起来，李义德立时转过头去，他从另一边车窗上，看到一个亮红色的球体，正以极高的速度，向前飞来。

李义德立时打开了车门。

由于他打开车门的动作，是如此有力，如此突然，因此车门重重地撞在那两个黑衣人的身上，将那两个黑衣人撞得重重地向后退出了两步。

而就在这时候，李义德拉着娜莎，一齐滚出了车子！

他们刚一滚出车子，那亮红色的球体，便已飞到了车子的上面，几乎是在一刹眼间，车子不见了，公路上其它疾驰而来的车子，因为前面有了障碍，也突然停了下来，突然停下的车子有七八辆之多，它们的喇叭，都“叭叭”地响着。

那亮红色的球体在卷走了车子之后，看它本来的来势，像是仍要向李义德和娜莎卷来的，但或许是为了停在公路上的车子太多的原故，它突然转向，卷向那两个黑衣人，紧接着，只不过一秒钟的时间，它就只剩下一个亮红点，紧接着，消失了！

停下来的车子中的人，都纷纷探出头来，问道：“什么事？什么事？刚才那一团亮红色的球体，可是什么玩意儿？”

刚才那一瞬间出现的奇异情形，李义德几乎是疑心自己眼花的。他从路上跃了起来，道：“我不知道，各位请自顾赶路。”

他和娜莎退到了路边，公路上车子继续通行。

可是，李义德和娜莎两人，心情的激动，都是难以形容的，因为他们刚才所遭遇的一切，实在是太奇幻，太不可思议了。

先是两个黑衣人拦住了他们车子。

然后，一个亮红色的圆球以极高速度飞来，看情形，那球体本来是想将他们两人，连人带车，一起卷走的。

但是，由于李义德的动作快捷，他们及时从车中滚了出来，而那个圆球，也只有卷走了他们的车子，以及带走了两个黑衣人。

这可以说是一次超级的绑架行动！

然而，主持这次行动的是什么人呢？目的何在呢？他们所用的是什么工具呢？李义德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太空探险家，但是对这疑问，他却茫然无知。

在路上边站了一分钟，还是娜莎先开口，道：“义德，怎么办，我们的车子没有了，你是先去找秀梅，还是到基地去？”

李义德心知，事情非常不寻常，极端不寻常。

使他有如此想法的，全是那个亮红色的球体。

那个亮红色的球体，是从来也未见过的东西，而且，这忖他是清楚地见过那东西了，可是那是什么，他却说不上来。

那球体不但速度快，而且，它的体积，像是可以任意变化的，因为它在忽然之间，变得如此之大，而且立即消失了。

而那辆汽车呢？那两个黑衣人呢？

那亮红色的球体，是用什么方法将之带走的？又将之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李义德决定先回基地。

当然，他原来的计划，并未曾因之打断。

他沉声道：“娜莎，你进伟达市去，告诉秀梅，我到基地去了，虽然我的决定，将使我陷入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中，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我和你一起去，我要找蒙德斯！”娜莎倔强他说。

“你去了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你得听我说，我相信有一个极大的危机，正在威胁着地球，你应该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李义德一面说，一面已截住了一辆车子，不由分说地拉开车门，将娜莎塞了进去。“请你们将这位小姐送进市区去。”

他简单他说了一句，便将门关上。

然后，他又截住了第二部车子，请车上的人将他送到零四四基地去。娜莎的那辆车子，一双年轻的夫妇，他们将娜莎送到了王秀梅的家前，娜莎到了门前，按铃，但是却没有人应门。

娜莎不断地按铃，足足按了十五分钟，她奔到最近的警署，要求协助，当警员和她一起，弄开了屋子的门，走进屋子去的时候，他们发现那是一幢空屋子，王秀梅已经不在！

在基地的控制室中，李义德赶到之后，正和控制主任起着剧烈的争吵。

“不行，李博士，这是不行的，没有太空总署署长的批准，任何人载火箭，都不准飞行。”控制主任大声叫着：“何况你要求飞行的，根本是一个试制模型，谁都知道，这火箭是绝对不适宜飞行的，你要自杀，不妨找第二个办法。”

李义德比较沉着一些。

他双手按在桌子面上，道：“如今，地球和太空间的一切通讯，全都停止了，你知道么？在战地中，战壕之间的电话线若是断了，那么即使冒着生命危险，电话兵也要将之接通的，不由我去闯开和太空间的联络，还有别的办法么？”

控制室中所有人都停止了工作，望着他们。

玛斯计划的十几个执行人员也来了。

控制主任不以为然道：“现在没有什么人和我们打仗。”

“可是，我却说如今地球正在极大的危机之中！”李义德大声疾呼：“和太空的一切联络断了，那等于一个人双眼盲了一样！”

“我同意你的形容，但是，”主任摊了摊手，“没有太空总署署长的命令，我是绝对不能替你安排这样一次自然飞行的！”

“那么，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没有，”控制主任摊了摊手，“没有办法，不但我没有办法，太空总署、防卫总部的联合紧急会议也没有办法，紧急会议只是呼吁镇定，照我看来，地球上的人也的确够镇定的，”或者他们根本不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危机！”

“是的，”李义德耐着性子，“可是我却有办法！”

“不行。”控制主任依然摇头。

李义德向前踏出了一步，几乎是突如其来地，他一伸手，便抓住了控制主任的一只手，用力一扭，将控制主任的手臂，扭了过来，然后，他自己后退一步，靠住了墙，再伸手一拉，拉断了一条通过高压的电线，将电线的断口处，对准了主任。

电线的断口处，发出轻微的“拍拍”声，紫色的火花在进射。断口离控制主任的身子，只不过两寸左右，那是生与死的距离！

只要电线的断口，一接触到控制主任的身子，那么他和李义德两人，立时身亡，那是绝对没有疑问的事情，每一个人的神色都变了。

“你疯了么？”主任尖声叫着。

“听着，你立即下令，准备火箭升空的工作，要不然，我就和你同归于

尽，地球已经遭受了这样打击，我相信如果置之不理，那离全人类毁灭，也不远了！”李义德的声音。

却十分沉重、十分坚定，有一股令人不得不听从的力量在内。

“李义德，”主任喘着气，“你将被判终身囚禁！”

“我愿意接受这个判决，但是如今，你却必需照我的话去做！”李义德将电线移近了一寸，“快下命令，要在二十分钟内准备好一切！”

控制主任望着李义德的面，那种坚定的，大无畏的神色，使他非常感动，他的心中，忽然之间，兴起了一个念头，那便是：李义德十分伟大，而他自己，则十分卑小！

李义德如今，是在用十分不正当的手段要胁他，不错，可是李义德要胁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去作极端的冒险行动。

然而，他是可以完全不必去冒这个险的，他可以像防卫总部所号召的那样：保持镇定，静候变化，但是他却不那样做，因为他看出了地球目前在遭遇着的大危机，他要勇敢地去解决这个危机，可是自己呢，却在卑劣地阻止他的行动！

控制主任在忽然之间，感到自己的卑劣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竭力阻止李义德作这次飞行，并不是真正关心李义德的安危，而且为了他自己，因为如果他准许李义德作这次飞行的话，他由于违例，也是要受惩戒的，所以他才更觉得自己卑微。

而当他想到这一点，决定以不怕惩戒的精神，来支持李义德的行动之际，他那种恐惶的神态，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李博士，你放开我，我立即下命令，我对你这场飞行，负全部责任！”

控制主任以庄严的、缓慢的声音，说出了这样的话。

李义德呆了一呆。

在那一刹那间，他也已明白为什么控制主任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了。他忙道：“不，你是被逼的，众人共睹，这次飞行，由我个人负责。”

他一面说，一面放开了控制主任。

控制主任立即下令。那巨大的“玛斯七号”试制火箭，也从火箭仓中，被搬运了出来，庞大的火箭载运车，将火箭运到发射台上。

李义德则忙碌地准备起飞前的工作。

整个基地上的人员，都在一种十分沉默的气氛下工作着，这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心头，都感到十二万分沉重的原故。

李义德是一个出名的受人崇拜的科学家，而基地上的工作人员，都可以知道，他要从事一次如此危险的飞行，全然不是为了他自己！

人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极其崇高的品质。

但是一个具有如此崇高品质的人，却处身在这样危险的行动之中！谁都知道试制火箭是有许多缺点，可以说是根本不能飞行的！

可能它还未升空，便已爆炸！

在沉默之中工作，进度更快，十八分钟，一切都准备妥当了。李义德守在火箭架旁，已经准备跨上载他进太空船的升降机了！

但也在這時候，在他身旁的一个工作人员，捧过了一具电话机来，道：“李博士，你的电话，是一位小姐打来的！”

“秀梅！”李义德立即想到是她。

她拿起了电话，那面传来的，却不是他所想像中的王秀梅的声音，而

是娜莎的急促的声音：“义德吗？秀梅失踪了！”

李义德的手，忍不住震了一震。

“当地警官说，今晚上他们还拜访过她，她应该是在家的，但是却失踪了，在西郊，这是第二宗失踪案，一个小女孩，在向秀梅诉说，看到了两个黑衣人之后，也失踪了。”

娜莎用最简单的同句，将事情告诉李义德：“小女孩也还未出现。”“黑衣人！”李义德反问。

“是的。”

“娜莎，”李义德道：“我要起飞了，我想，这一切，你不妨向防卫总部作报告，他们或许不会受理，而推给警方，那也无可奈何了。”

“义德，你不理秀梅了么？”

“娜莎，”李义德的声音，可以说是十分痛苦，“你不应该不了解我，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希望赶来调查秀梅的失踪。”

“那你为什么不来？”

“我如果来了，那就不能进行这次飞行了，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地球面临的危机，进一步地加深，那时就太迟了！”

李义德一讲完，便立时放下了电话。

在放下电话的时候，他这样一个坚强如钢的铁汉，居然也感到了一阵昏眩，他虽然立即跨进了升降机，但是他的脑中，却在嗡嗡作响！

他这时所想到的，只是一件事。

那便是：秀梅失踪了。

秀梅为什么失踪了呢？她上哪里去了呢？纤弱的、文静的、清深的像水仙花儿一样的秀梅，为什么会失踪了呢？

李义德不相信有什么人会忍心去伤害秀梅这样一个可爱的少女，但娜莎当然是不会说谎的，秀梅的确是遭到不幸了！

由于李义德对秀梅的爱情，是如此的诚挚，是以此际，他心头的镣乱。伤痛，也是难以比拟的，也虽然竭力克制，也无能为力！

一个太空飞行员，需要面对着几百个仪器，留意着它们的情形，以应付太空之中，瞬息万变，难以预料的变化。

所以一个太空飞行员，需要高度的意志集中。

然而此际，他却思想混乱到了升降机停止了，都忘记将门拉开的地步，如果不是传来了主任的询问，他可能会一连呆下去！

当他跨进太空船，坐下来时，他不禁苦笑了一下，检讨了一下他所进行的事情：一具试制火箭，要将一个神经刚受了重大打击的太空飞行员，送到一个和地球全然无法联络的大空中去，这情形像是什么呢？李义德觉得难以比拟。

因为这比“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渊池”更加危险万倍！

李义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自己告诉自己：如果自己的估计不错，地球已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自己的这次飞行，可以说是唯一可以探到危机是从何方来，将是怎样的一个危机的一次飞行了，这次飞行的成功机会，可以说只有万分之一！

但是，他必需成功！

李义德可以听到控制主任开始在数数目了。

## 四

当控制主任数出了一个零字，手指刚一按下按钮的一刹那，一辆最新型的气垫车，飞也似地驶进零四四基地来，遇到有建筑物阻拦，它不是回避，而是陡地升高，自障碍物的上面越过，然后才继续前进，停在控制室的门外。

“停止，停止这次飞行！”太空总署署长气吁吁地自车上跳下，高叫着冲进了控制室，“停止这次疯狂的飞行！”

如果可以早到两秒钟的话，那么这次飞行一定被他亲自降临所制停了，但是他却迟到了两秒钟，当他冲进去的时候，控制主任的手指，还未曾离开按钮。

而轰然巨响，也已响起。

火箭的基部，喷出了的亮的、橙黄色的火焰，巨大的火箭首先猛烈地震动了一下，而不是立即便向上直窜而去！

这一下震动，令得胆子小的人，立时闭上了眼睛，没有勇气再望向传真的电视萤光屏。但奇迹似地，火箭在震荡了一下之后，开始上升了！

火箭上升的速度，快得惊人。

控制室中，在最初的十秒钟内，可以看到火箭的上升，和听到太空船中李义德的声音，李义德道：“升空的情形，还算理想——”他只讲完了这一句，不论他是否继续在讲话，但是地球上却已收听不到了，而且，由于远程追踪摄影设备，早被破坏的原故，火箭也在萤光屏消失了。

每一个人都不出声。

他们也都不动，看他们的情形，像是正在等待，然而却又没有一个人说出在等待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是在等待火箭的爆炸声！

如果这时传来了火箭的爆炸声，那么他们将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时间慢慢地过去。

二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即使火箭在这个时候爆炸，由于已经升得太高的原故，地面之上，也是听不到火箭的爆炸所发出的声音的了。

也就是说，火箭的命运如何，已是没有法子用任何方法获知的了！

太空总署署长首先打破那难堪的沉寂，他一字一顿，缓慢而又严厉地问：“这次飞行，是得到了什么人的支持的？”

控制主任站了起来：“我。”

出乎控制主任意料之外，也出于署长的意料之外，所有控制室中的工作人员，和在控制之外的人，竟在那一瞬间，异口同声地道：“我们！”控制主任感动得眼睛润湿，他激动地道：“署长，请处分我一个人，将我交给法庭，当我想到，李博士为了人类将要面临的危机，可以奋不顾身的时候，我怎能为了怕承担处分，而不支持他的行动呢？请你召警卫，将我拘捕。”

控制主任的面色苍白，但神情坚定。

署长停了半晌，才叹了一口气，道：“可是，你们无异是在鼓励他自杀，他死了，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你们能不自疚么？”

“署长，”主任道：“我们既然敢于接受法律上的处分，自然也勇于承担心灵上的自我责任，比起李博士来，我们的牺牲，太微不足道了！”太空署长默然不语，又是一片静寂。

然后，才听得署长缓缓地问道：“关于这次飞行的一切，已记录下来了吗？”

“一个工作人员道：“记下来了。”

“拿来，”署长命令：“拿来给我签字。”

署长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决定，令得每一个人都感动到了极点！他要在记录上签字，那就表示这次飞行，是他认可的了。

而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他必然要在世界议会中，遭到敌对派议员的猛烈抨击，他若是因此而丧失了署长的职位，那是谁也不会奇怪的事！

但是，当他在签名的时候，他却十分镇定。

他当然是决定接受牺牲的了！

火箭的制动系统一发动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一个猛烈的震动，令得李义德以为火箭在那一刹间，便会发生爆炸了！

在那一刹间，他可以说是真正地尝到了死的滋味！

然而，他预期的爆炸，却并没有发生，火箭开始上升了，他仓惶他说道：“火箭上升情形，还算是理想，请保持联络。”

他打开了收听仪，但是却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来。李义德不禁苦笑了一下！报告了火箭的上升情形之后，说一句请“保持联络”，这是多次太空飞行所造成的一个习惯，可是这时，习惯却没有用了。

因为地球和太空的联络，已完全中断了！

自己的话，可能一个字也传不到控制室中：在李义德觉得自己手心在冒着汗，他又不能去抹拭，他只有紧张地注视着一切仪表，飞行还十分正常，那倒是出乎李义德意料之外的。

这具火箭既然是玛斯七号火箭的试制品，它的设计，当然和“玛斯七号”是相同的，它共有七段，第一段火箭的任务，是冲出大气层。

这一段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李义德按下按钮，第一段火箭坠下，第二段火箭有动力系统，也随之发动，他要向月球飞去，和月球上的基地取得联络之后，才能进一步地去寻找蒙德斯驾驶的太空船。

在月球上，有数以千计的优秀科学家在基地上工作着，这些科学家，即使不是地球上优秀科学家全部，也是百分之七十！

当地球和空际的一切通讯断绝之后，最使人担心的，也就是月球基地上工作人员的安全了，所以，李义德决定利用第二段火箭的后制发动系统，使火箭降落在月球之上，他要亲临月球基地，而不是在月球旁边飞过就算数了。

李义德可以说是地球——月球之间的常客。

他是月球基地扩展计划的参与人之一，来往地球——月球，他是十分熟悉的，虽然这次与往常不同，没有了地面上的指示，也还难不到他。

李义德几乎在一开始就飞出大气层，无线电波可以不受大气层干扰的时候，便开始和月球基地联络，但是他联络却失败了。

在地球——月球途中，一共有七十座小型的太空站，这七十座小型的太空站，也等于是大型的人造卫星，每一个太空站中，都有两名科学家主持

工作。

李义德也曾企图和七十座太空站中的任何一座，进行联络。但是他却也失败了，突然之间，他感到了莫名的一种孤零之感。

这种孤零之感，当他在飞过了第一座太空站应该在的位置，而雷达的反应屏上，却一无表示，他也不能在黑沉沉的太空中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而增加到了顶点，使他感到恐惧，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太空站失踪了，不见了！

他虽然大受震动，但是却仍然使火箭在飞向月球的正常轨道上，所幸火箭和大空船的一切情形，都在水准之上，这使他能得以继续航行。

第二座太空船，也消失了。

第三座当然也不在。

第四座。第五座、第六座……

所有的大空站，全部消失了！

而且，李义德也注意到，历年来所射的种种人造卫星，也都不见了，这些人造卫星，有的是转播洲际电视的，有的是气象卫星，全不见了。

而且，太空巡逻队呢？巡逻船呢？

属于地球本身之外的东西，不但失去了联络，而是它们根本完全消失，完全失踪，完全不见了！

如果说，这是一场战争的话，那么，“敌人”已将地球的一切外围，全都消灭了，地球已在不知不觉中，遭到了一场惨败！

而下一步，紧接着将要发生的，是什么呢？

李义德的手心之中，不禁又沁出了冷汗来。

虽然他知道，一定是所有的太空站，全都不见了，可是当他经过一座太空站应该在的位置，他还是要留意一下。

然而他遭到的却总是失望！

几十个失望，几乎连他以为月球也已经消失而不存在了，但是在雷达萤光屏上，月球的反应点，已越来越大了。

他几乎不进食太空食品，因为他实在吃不下，等到火箭载着飞船，越过了最后一座太空站应该在的位置之后，他已经可以极其清晰地看到月球的表面了！

月球上的情形怎样呢？李义德几乎像是一个等到判刑的犯人一样，焦急地希望这个答案，快一点可以揭晓出来！

火箭在降落的时候，又猛烈地震动了一下，那一下震动的情形十分坏，仪表表明，第二段火箭，已完全失去了作用了！

当然，他可以利用第三段火箭离开月球的。

但是第二段火箭的作用，只不过利用了一半，也就是说，就算以后的几节火箭，全部不失灵的话，他也难以到达火星，并安返地球了！

但在这时候，他却没有办法去顾及这些了。

他急于要知道月球上的情形，是以他准备好了一切，便打开太空船的门，跳了下去。

大空船和火箭并没有脱离关系，他从太空船中跳出去，要经过一百二十尺的空间，才能落在月球的表面之上，这情形和从十二楼跳下去一样。

但是李义德在跳下去的时候，却从不考虑“危险性”，因为在事实上，他这样做是十分安全，一点危险也没有的。

不要说他背上的个人飞行器，可以使他在空中自由遨游，就算他根本不动用个人飞行器的话，由于月球的“地心吸力”，只是地球上的六分之一，所以任何大汉，到了月球之上，也会“身轻如燕”，就像是练成了最佳的轻功一样，会飘然起飞的。李义德降落到月球表面之后，他已经可以看到在他前面一里处，耸立着的，巨大的球形月球基地。

月球基地的总部是一个巨大的球形建筑。

这个建筑所用的金属，并不是从地球上运来的，而是从月球上开采的新合金，它的光泽，有点青灰色，看来十分悦目。

李义德并不是第一次在月球上降落，以往，每一次他降落之后，总见到许多人飞过来——来检查火箭是否适宜继续飞行，来欢迎他。

但这时候，火箭早已停稳了，他也已从太空船中出来，落在月球的表面上了，可是却还一个人都看不见，连人影也不见。

李义德的心中，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寒意。

在多次的大空飞行中，锻炼了李义德，使他具有超人的勇敢，异乎寻常的应付事变的机智，但虽然如此，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也不禁心头生寒。

月球上太静寂了——那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同，他第一次在月球上降落的时候，月球上也是寂静的，但那却是正常的现象。

因为那时的月球，根本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如今，在月球上，人类已成功地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基地，有上千的优秀科学家在这里工作着。

那么，何以还会死一样地寂静呢？

难道月球基地上那些科学家，他们全都不见了？

李义德一想到这里，更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战！

他连忙遏制自己，不让自己再胡思乱想下去，他按下了个人飞行器的发动制，他立即以极高的速度、向前飞了过去。

等到他在庞大的月球基地之前站定之后，他心中的寒意，越来越甚了！他抬头看去，正好可以看到美丽的，被浅蓝色的大气层所笼罩的地球。在地球上，应该是一个好天气的日子，要不然，大气层看来，便不会如此清明，像是一层浅蓝色的薄纱一样，李义德的心中，不禁暗忖：地球上的人，是不是知道他们多少年来，辛辛苦苦创造、放射、建立的一切太空设施，全部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有的根本不见了！

他在紧闭着的基地金属大门之前，李义德连续用无线电波电讯仪，通知这基地的值日员，来开门让他进去。

李义德在心中，自己安慰自己，可能是因为地球上的联络，突然断绝，是以月球基地的负责人梅尔博士便召集了一切太空站，而且在月球基地中进行紧急会议，所以月球表面上，便看不见有人了。他们一定是在基地之内开会。

但是当半小时过去，金属大门依然紧闭的时候，李义德才感到自己的“自我安慰”，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站不住脚！

就算所有的人，都在基地中开会，难道就没有一个人会从电视观看到火箭着陆的情形？会没有一个人走出来看一看？

李义德感到自己太空衣里面的身子，正在不断地出着冷汗，他放弃了用信号去通知基地中的人，而双手在金属门上，敲打了起来。

他敲打了片刻，明知那是没有用的，便停了下来。

但是，他的双手，仍然按在门上。

他在无意中，双手向上推了一推，那扇硕大的金属门，在他轻轻一推之下，竟无声地、轻巧地向上，滑了上去，李义德呆了一呆，一步跨了进去。

那球形的建筑，有六百尺高，也就是说，那是一个直径六百尺的圆球，那里面，简直是一个小型的城市，它总共有二十层，第二十层的全部，是一个花园，有着从地球上移植来的奇花异卉，李义德一直感到，在这里，简直比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舒服，人在这里，是绝不会有“流落他乡”的感的。

可是如今，却大不相同了。

这里的一切，显然都处在“死”的情形之下！

本来，一进大门，就是一个极大的大厅，类似一个大规模的机场，有几个询问处，有十多个接待室，你是来做什么的，立即就可以找到人接头。光线是明媚的、柔和的；空气是清新的，服务处的女郎，更是笑面迎人，美丽可亲。

然而这时，却是一片黑暗、一片寂静。

李义德只不过向前跨出了一步，就呆住了！

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是处身在月球，——月球的基地之上，刹那之间，他的感觉是自己闯进了古埃及的金字塔的中心一样！

他简直提不起勇气来向前去！

他呆了好一会，首先着亮了配在身上的“宇宙灯”，这种灯，本来是太空飞行员在漆黑的太空中飞行时所用的，光线十分强烈。

他亮着了宇宙灯之后，基地最低层，都笼罩在一层灰暗的光线之下，他看得出一切都没有变样，地毯的花纹，依然那样美丽，壁上的装饰，也绝无变动。

可是，却一个人也没有。

李义德忍不住大声叫道：“有人么？”

他的声音，是通过头盔的传音器传出去的，响亮得似乎整个基地都可以听得到，可是他所得到的，却只是空洞的回音。

李义德来到了升降机口，升降机也已停止行动，动力系统已停止工作了。李义德不明白原子电力系统是如何会停止工作的，他的身上有小型的动力设备，他取出了连络动力系统的光速枪来，将升降机的门，切割了开来，他从切口中走了进去。

然后，他利用个人飞行器，在升降机的通道中上升，他逐层逐层地切开升降机的门，想找到一个人，问一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他却一个人也找不到！

他一层一层地向上找去，在第十九层，基地的最高负责人，梅尔博士的办公室中，他看到办公室曾遭到剧烈的大破坏。

李义德甚至难以想像在这间办公室中，究竟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争斗，因为办公室中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被破坏殆尽了。

李义德呆了半晌，才开始到了第二十层去。

在这座庞大的，如同城市一样的建筑中，第二十层是它的顶层，而顶层则是由天象观察站所占用的，李义德并没有希望在第二十层找到人，因为他几乎已经失望了，他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飞”上了第二十层去的。

一座又一座巨大的无线电波望远镜，依然耸立着，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工作，李义德心情沉重地在观察仪器中慢慢地走过。

他的脚步，也变得出奇凝重，他心中不断地在问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许多人，都上什么地方去了！如果有敌人的话，那么敌人来自何处？

没有答案，李义德得不到任何答案。

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他答案，他所遇到的，只是冰冷的，不会讲话的仪器，所有的人，全都不知去向，突然地消失了。

李义德在一间透明的大穹顶之下，停止了脚步，又在一张椅上，坐了下来，他先是闭着眼睛，竭力地思索着，接着，他张开眼来，抬头看去。突然之间，他呆住了！

在那一刹间，他实是不知道怎样才好。

他看到了一个人。

那是他在零四四基地起飞之后，第一次看到另一个人，尤其是在如今的情形下，他是何等迫切地需要和另一个人相见啊！

但是那个人的情形，却不怎么好——李义德所看到的那个人，是面朝下，扎手扎脚地伏在透明穹顶之外的。他的头上赫然戴着氧气面罩，照理说他是应该可以在月球表面生存的，但是这时，李义德却不敢确定他究竟是死还是生。

由于基地动力系统完全停止工作了，李义德也没有法子移开透明穹顶，他只好又藉着光速枪，将坚硬的石英玻璃制成的透明的穹顶割开了一个洞，他从那洞中，飞了出去。

他刚在那透明穹顶上站定，那个人便突然跳了起来。

只听得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叫声，透过面罩，李义德可以看到那人面部的肌肉，正可怕地抽搐着，他目光中，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可怖感。

他一面叫着，一面含糊不清地道：“我看到了，我全看到了，我全看到了！”

他翻来覆去地叫着，叫的全是那一句话。

那个人没有死，而且一见到李义德就跳了起来，这令得李义德十分高兴，然而那人如此不正常的行动，却又令得李义德担心。

李义德慢慢地向前跨出了一步，那人突然叫道：“不要接近我！”他一面叫，一面突然扬起了握在手中的一柄武器来，那是高压电波放射枪，从这柄枪中射出的电波，足以破坏一切生物的生命，李义德一面大叫：“放下武器。”一面陡地伏身，滚开了两尺。

但是当他滚开了两尺之后，那人的电枪枪口，闪出了一道紫色的光芒，在李义德原来所站地方的透明穹顶，立时发出了可怕的破裂声来。

李义德又叫道：“放下武器。”

可是那人一枪不中，枪口却立即移向李义德！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李义德实是没有多疑虑的余地了，他陡地按下了光速枪的发动制，一股极细的光速，闪了一闪，正射在那人的电枪上。

只听得一下十分轻微的爆炸声，那人手中电枪的一半，已然消失不见了。那人呆了一呆，身子向后连退了好几步！

这时候，李义德和那个人，都是站在基地的顶部。

基地的整个形状是球形的，顶部的穹顶，也是圆形的，在圆形的穹顶，如果小心移动，那还可以站得稳，然而此际，那人却是在仓促之间，向后面

退了几步，他一个不稳，身子陡地向下，滑了下去，同时又听得他怪叫道：“回来了，他们又来了！”

李义德发动了个人飞行器，立即赶了上去。

可是当他发动了个人飞行器的时候，那人也已发动了他的飞行器，而且，他不顾危险，将飞行器的速度，调节到最高限度！

用最高速度飞行，是可以引致氧气罩破裂的，然而那人不知将李义德当作了什么怪物，为了逃避李义德的追踪，他竟不惜冒险。

李义德这时，已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这个人，是月球基地上的工作人员之一，因为这人身上的太空装配，全是来自地球的。

而这个人，也是在地球对外联络，突然断绝之后，唯一存在的人，他可能知道一切的事变经过，自己是一定要追上他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李义德不得不冒险，也将飞行器的速度，调节到最高限度，两个前后只不过相隔十码——但是却始终相隔十码！

他们迅速地离开了基地，在离月球表面十尺的半空之中，迅速地前进，月球凸凹不平，毫无生气的表面，在他们脚下，迅速后移。

李义德知道，对方的个人飞行器，既然都是地球上的出品，那么最高速度是一样的，自己一上来时，落后了十码，那是决追不上他的！

而自己的氧气罩，已在发出“吱吱”声，飞行器的警告红灯，也不断地在闪着光，再以这样的高速度飞行，是极度危险的！

前面的那个人，显然是因为受了什么重大的刺激，而神经正在十分不正常的状态之中，他这样不顾一切地用高速飞行，总是要出意外的！

李义德考虑再三，终于他又使用了光速枪。

他瞄准的目标，是那个人背后的个人飞行器。灼亮的、其细如线的光速闪了一闪之后，那人的个人飞行器已被破坏。

那人在惯性作用之下，仍然向前滑行了一阵，这才开始向下落来，由于月球的吸力，只是地球的六分之一，是以他下落的势于十分慢，而当他落下之后，猛地伸手在地上一按，人又向上跳了起来。一个人在地球上，如果一跳之下，可以跳高三尺的话，那么在月球上，他就可以跳高十八尺！

所以这时，那人一跳，又跳起了二十尺左右。

但是他的飞行器既已损坏，李义德自然轻而易举地赶到了那人的背后，伸手抓住了那人，可是那人却立即向李义德挥出了一拳。

那一拳，李义德事先绝对料不到，竟被他击在胸口，但是李义德却也立即抓住了他的拳头，道：“你是什么人？我是李义德！”

那人被李义德抓住了拳头的时候，还是在疯狂地挣扎着的，但是他一听到了地球几乎无人不知的“李义德”三字之后，他立即静了下来。

他大口地喘着气，两人直到此时，才一起缓缓落到了月球的表面之上，那人一面喘气，一面道：“你……你是李义德？”

“我是！”

“你……你是地球上来的。”

“是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哪里去了，你快说，地球和一切空际的联络断绝了，一切太空装置全失踪了，你知道么？”李义德焦切地问。

“我……知道。”那人的声音突然变得十分软弱。

同时，他的身子，也向下倒去，李义德连忙将他扶着，使他坐在地上，他又喘了几口气，道：“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群黑衣人，忽然自天而降，我们正在观察玛斯七号火箭的升空情形，他们就来了——”那人讲到这里，身子突然震动起来。

他一震动，一面叫道：“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你镇定一下，不要太激动。”李义德俯下身去。

“他们来了！”那人指着李义德的背后，声音在发着抖：“他们又来了，你的背后！”

## 五

那一句话，听在李义德的耳中，不禁令他毛发直竖！

他刚才听得那人说“他们来了”，还只当那人是在叙述当时变故发生时的情形，却不料那人却指着他的背后，这样说！

李义德连忙转过头去！

八个黑衣人身上所穿的衣服，李义德是十分熟悉的，因为在向伟达市的公路上，他就曾经被这样的两个黑衣人拦住去路。

李义德一看到了这八个黑衣人，心中便有一种极其奇怪的感觉，奇怪那些黑衣人，何以竟能在地球和月球上，都穿着同了的衣服。

他们的头上，都戴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以致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面，那个仅存的基地工作人员，又尖声叫了起来，道：“是他们，是他们！”

那八个黑衣人却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

“你们，”李义德大声叫：“是什么人？”

李义德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些人，可能是地球人中的败类，虽然地球人的道德水准，已提高到空前未有的地步，但是在五十亿人中，总会有些败类的。

然而，当一种奇怪的光芒自上空射下来，李义德抬起头来，看到在上空，有一个亮红色的球形飞行物，正在缓缓地下降之际，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那绝不是地球上的人，绝不是！

因为那种发着亮红光芒的飞行体，李义德虽然曾在地球上见过一次，这是第二次见到，但是他仍不知道那是什么！

当那亮红色的飞行体渐渐下降之际，那八个黑衣人，也以一种近乎飘动的行动方法，将李义德和那人，围在中心。

那人尖叫道：“李博士，快点消灭他们，消灭他们……”

李义德手中紧紧地握着“光速枪”，但是他却没有发射，因为那八个黑衣人，只是将他们围住，并没有什么别的动作。

他吸了一口气低声道：“我们不妨等一会。”

“不能等，不能等。”那人叫着：“他们有一种东西，会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芒，那种光芒一到，什么人都不见了！”

李义德正在骇然间，那亮红色的飞行体，已降落在月球的表面了，同时，八个黑衣人中的一个，突然发出了声音。

“不错，我们是有这样的一种原子分解光，”黑衣人的声音十分生硬，“所以，你们两人，暂时还是不要妄动的好。”

原子分解光——这是李义德从来未曾听到过的名词。

李义德是地球上数一数二的科学家，他却从来未曾听到过的名词，那就是说，那是地球人知识范围之外的一种新东西！

李义德四面看了一眼，那八个黑衣人仍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他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道：“那么你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了？”

一个黑衣人道：“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是在我们的飞船之上，如今围在你们身边的八个人，是我们根据地球人的形态，制造出来的电子人！”

李义德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哈哈！，，声音仍是由一个黑衣人的头部发出来。但是李义德知道，那些“黑衣人”既然实际上并不是具有真正的生命，而只不过是电子人，那么声音自然也不是他们本身发出来，而是由在发着红亮的光芒的飞行体中的人所发出，通过无线电传音的设备，和电脑传声机之后，才发出来的了。

这个星球的人，竟能制造出这样的电子人来！那么他们的科学水准，毫无疑问，是在地球人之上的了，他们是来自什么星球的呢？

当李义德想到了这里的时候，他的心中陡地一动！

一切变故，全是在“玛斯七号”火箭发射之后所发生的，而“玛斯七号”火箭，是直飞火星，是载着第一批两个地球人到火星去的。

如果将这一切联系起来，不是可以找出蛛丝马迹来么？

李义德竭力镇定着自己，但是他的声音，仍不觉有着过份的紧张。

“原来你们是火星来的？”

“不错，”黑衣人笑着：“我们在知悉了地球上的‘玛斯计划’之后，就进行一个‘反玛斯计划’，这三百个电子人，便是这个计划之下的产物，我们曾经希望你们停止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明显的对火星的一种进犯！”

李义德从来未曾做过外交工作，事实上，在他的那个时代中，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已没有了，“外交工作”也成为历史名词了。但这时，李义德却要用“外交词令”来讲话了，他缓慢而谨慎地道：“那样说法，未免太过份了，我们还未曾肯定火星上是否真的有高级生物，而且，我们派出的两个人，也是绝无恶意的。”

“那是狡辩，所以我们采取了行动。”

“你们将月球基地上的科学家，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他们全被杀害的话，那么，我看，两个星球之间就不会有和平了。”

“哈哈，”黑衣人笑得十分诡异：“对地球人来说，还是力求和平的好，我们只不过动用了极小部分的力量，看看已有了什么结果？地球的一切空际通讯断绝了，地球上的科学水准，退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你们连一枚人造卫星也没有了。”

李义德的心中，混乱到了极点，他在那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样说才好，他呆了半晌，才道：“你们进一步的动作是什么？”

“本来，我们是准备掳劫你，将我们的条件告诉你的，但是地球上的一次行动，未曾成功，如今你来到了月球上我们可以更方便地进行谈判了。”

“进行谈判？”李义德仍不明白。

“是的，现在，”一个黑衣人向前走出了两步：“我，火星上的代表，向你传达火星总议会的决定，火星的反玛斯计划行动，已经成功，我们已扣押了一千三百四十六名地球人，包括你的未婚妻在内。”

“秀梅！”李义德愤怒地叫了起来！

他实在不能够忍受秀梅这样文静纤弱的女孩子，竟落到了不知是什么形状的怪人的手中，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的事情！

他陡地跳了起来，突然挥出了重重的一拳，击向那个黑衣人，那一拳，有力得使那个“黑衣人”，的头部，整个地落了下来，许多电子零件，一齐散了开来。李义德一拳击坏了一个电子人，他才想到，对那些电子人出气，是没有用处的，真正的火星人，是在那亮红色的飞行体中！他转过身来，面对着那亮红色的飞行体。正当他准备不顾一切地冲过去的时候，声音从那亮红色的飞行体中，传了出来：“你发怒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愿意在月球上进行谈判，我们可以将你送到火星去！”

李义德以近乎暴怒的声音叫道：“她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他们在火星上，他们在火星的一个完全按照地球上的条件建立起来的建筑物上，他们生活得很好，他们将作为人质！”

李义德苦笑了起来，他花在观察火星上的时间不算短，而地球上每一个科学家，都以为火星上至多只不过是低层的生物而已。

事实上，巨大的望远镜，从月球上观察，已可以将火星表面上的情形，观察得相当清楚，为什么望远镜中所观察到的，和实际上的情形，竟会有那么大的距离呢，这些具有高度文明的火星人，是用什么方法去隐蔽他们，而使地球人发现不了他们的呢？

李义德的心中充满了疑问，但是这时候，显然不是谋求解答的时候，因为那亮红色的飞行体中，又传出了声音来。

这次，是火星人要地球人遵守的条件了：“由于有这些人质，以及可以轻而易举征服地球的原子分解光，火星总议会决定，要你去向地球防卫总部转达，地球人的一切活动，不能够越出地球的大气层，那么，地球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这是不可能的！”李义德高叫！

地球人的活动，是早已越出了地球大气层的范围的了，如果接受了这个条件，那就等于叫地球上的科学，倒退几百年！

“如果不可能，大批配有原子分解光的火星电子人，便将进袭地球，将地球上主要的东西，尽皆毁灭，我们可以在地球上建立起一个由火星人领导的傀儡地球政府，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你不妨先看看原子分解光的威力！”

一个黑衣电子人突然飞快的向前移来，那个月球基地工作人员陡地尖叫了一声，李义德刚回过头去，便看到一股光芒，自电子人的“手”心，发了出来，一刹间，那个人已不见了！

那个人，连同自己身上的衣服、装配，在刹那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点也不剩，这令得李义德瞠目结舌，难以出声！

李义德立即想到在地球上被普遍应用的“直射光束”，用光束制成的武器，便是地球人在几百年前所想像的“死光武器”。

死光武器固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目的物，但却无法像那个电子人所作的那样彻底、干净，而不留一点痕迹！

而且，产生“死光”，需要极大的动力，那个电子人的身上，竟能够产生那样强大的动力么？这显然是一种新的东西！

是一种新到李义德无法理解的东西！

在李义德发怔的时候，在那亮红色的飞行体中，又传出了一阵笑声，

道：“李博士，你看清楚了没有？你能不去传达你的所见么？”

为了弄清那所谓“原子分解光”的根底，李义德故意装出了满不在乎的神气，耸了耸肩，道：“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什么了不起？”从亮红色的飞行体中传出来的声音是愤怒的：“李博士，你在以前，难道见过这种威力无比的光么？”

“这和我们地球上的直射光束，是差不多的东西，至多也不过相等于死光而已！”李义德明知自己所说的是错误的。

而他仍然要如此说的原因，便是要更进一步地了解那种“原子分解光”的真相，在为这显然是目前地球所受到的最大的威胁。

亮红色的飞行体中，又传出了笑声，道：“李博士，我们不信你这样低能，你分不出我们的原子分解光和死光的不同么？告诉你，最大的不同是死光消灭一切，而原子分解光，并不消灭什么，它只是分解原子，将任何物体，分解成原子。”

“那也没有什么不同。”李义德仍强充镇定。

“当然不同，这种光，可以将任何接触到光的物体，分解为原子，当然可以使之永远成为原子，不再复原；但我们是爱惜生命的，所以刚才在你身边的那个人，他的身子在被原子分解光分解成为原子之后，便被那种光，以接近光的速度，送到了火星上。在火星上，原子又结合在一起，他一点损失也没有，只不过经历了一次奇特的旅行而已，你明白了么？”

李义德明白了！

正因为他明白了，他也变得无话可说了。

他明白了这种“原子分解光”的确具有无尚的威力，他也明白了地球上目前还没有力量来对抗这种原子分解光。

他更明白火星上的高级生物，如果用这种光来攻击地球的话，那么地球上的一切，都会毁灭，他们要将所有的地球人，全都移到火星上去，也不是难事！

令得李义德奇怪的是：他们究竟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是不是太小，容纳不下那么多俘虏呢？

还是他们第一步先要求地球人的活动范围不得超出地球大气层，然后，等地球人习惯了服从之后，再作进一步严厉的统治呢？

李义德抬头看去，他所能看到的浅蓝色的地球，是如此之美丽，在那里，人类繁衍了几千代，从愚昧无知到如今的高度文明！

难道就眼看人类被统治么？

当然不能：但是李义德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和那原子分解光相对抗，是以，他只好一声不出，木偶也似地站着。

自那飞行体中，又有声音传出：“当然，李博士，你是明白了，地球大气层之外的一切，包括月球基地上的工作人员，一共一千多人，都是被我们用这种方法，送到火星上去的，你的心上人，则是在地球上直接被分解，送到火星的，你们绝没有法子对抗这种原子分解光，本来，刚才几个人，是我们选定作为传达我们意见的代表，如今你来了，那你自然是更好的入选，你可记得了，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地球人的一切活动，不得超过地球的大气层之外！”

李义德又呆了半响，道：“我可以传达。”

“哈哈，你还要促成地球防卫部执行！”

“那不是我权力范围内的事情。”

“当然，我们派一个电子人与你同行，如果你想对这个电子人不利的話，电子人身上，极度灵敏的仪器，可以测到你思想的变化，那么，它将先下手为强地将你消灭，当你将电子人介绍给太空总署。防卫总部，和地球议会的巨头之后，我们会使用远程控制，再使电子人表现一次原子分解光的威力！”那声音顿了一顿，才续道：“我们还可以告诉你，电子人在地球上，试验原子分解光威力的目标，是地球人在几百年建筑起来，至今仍然耸立着的巴黎艾菲铁塔！”

李义德刚回过头去，一个穿着黑色衣服，从外表看来和地球人完全无异的电子人，已经到了他的身边。刚才，在愤怒之中，李义德曾经轻而易举地毁去一个电子人的，但这时他却不敢轻易再试，因为他知道那电子人身上的微妙仪器，可能真会测出自己思想变化的。

他尽力将自己的情绪抑制着，不使情绪激动。

然后，他才道：“我怎么知道你们刚才所说，那一千多人在火星上作为人质一事，是真的呢？我想，我应该和其中的一人通一次话。”

亮红色的飞行体中，过了一分钟之久，才传来了回答，道：“可以的，你向前走來，到我们的飞船上来，我介：可以使你和火星通话。”

李义德大着胆子，向前走去，当他来到了那种红色光芒附近的时候，他想到仿佛自己是在走向一具洪炉。但突然之间，在他前面，红色敛去。他第一次真正地从敛去的红光的空隙中，看到了那个飞行体的本身，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飞行体竟然是深黑色的。

由于那种亮红色的光芒，只不过敛去了在他前面的一部分，所以那个飞行体究竟是什么形状的，他仍然无法看得清。

而当他再向前走去的时候，只见那飞行体缓缓地动了起来，转到了有一个突出的尖端对准了他才停止，接着，从那个突出的尖端上，一扇门打开，一道梯子也似的东西，滑了出来，李义德绝不再犹豫，便顺着梯子，进入了那个飞行体中。

他到了飞行体中却仍然没有看到什么“人”。

那是一间约有十五尺见方的房间，房间中竟什么都没有，而当他在房间的中心部分站定之后，他才听得声音自房间的顶上传了过来：“你是不是要和你的心上人通话？我们可以立即通知她准备。”

“不！”李义德坚决的回答。

他当然是想和秀梅通话的，他是如此急切地想知道他的秀梅，他的小秀梅如今究竟是怎么了。但是，他想起了自己答应娜莎的话，想起自己的好友蒙德斯，他便将自己心中的那种强烈的愿望，压制了下去，道：“我要和蒙德斯通话。”

“好的，蒙德斯，我们去通知他。”

那句话自天花板上传了下来之后，自天花板上，伸下了一个金属圆管來。圆管的尽头，是一个如同莲蓬也似的東西。

李义德知道自己要向着那个东西说话。

紧接着，在那个管子之旁，又落下了一幅光屏來。

通话居然是传真通话，在地球月亮和火星之间的传真通话！李义德多少有些意外，他心急地等着蒙德斯在萤光屏上出现。

可是，过了五分钟，却仍是那声音从天花板上传了下来：“李博士，在

我们的俘虏中，并没有蒙德斯这个人，你当然是知道的，但你却在开我们的玩笑！”

“什么？没有蒙德斯这个人？”李义德奇怪得叫了起来，道：“那怎么可能，他是‘玛斯七号’火箭船的首席飞行员。”

又过了两分钟，声音传来：“不错，但是蒙德斯这个人，并不在我们的俘虏群中，当我们追上玛斯七号火箭，想使他成为俘虏时，一阵浓厚的宇宙尘突然横互在我们和火箭之间，这股宇宙尘产生一种巨大的回旋力量，我们退后，等宇宙尘过去时，火箭已不见了。”

“火箭到哪里去了？”李义德问。

“我们不知道，但是你想想太空飞行体，如果遇上了宇宙尘之后，便失去踪迹，那么，最大的可能是什么？”

“是因为宇宙尘的摩擦，”李义德沮丧他说：“使飞行体也被破坏了，成了这股宇宙尘的一部分。”

“不错，我们同意你的见解。”

李义德的心中，难过得几乎要哭了出来！

蒙德斯，他的好友，他得力的助手，难道就此牺牲了么？还有蒙德斯的副手林美度，那快乐的拉丁美洲人，难道也都成了微尘了么？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宇宙尘的来去，都经过精密的计算，玛斯七号的飞行路线，是逃开了大股宇宙尘的，而小股的宇宙尘，却又不足为害。但如今，火星方面正占着上风，他们没有理由要捏造事实，这股强大的宇宙尘连他们也惹不起，可能是突如其来的。

李义德的脑中，只觉得一片混乱！

火星入却又在逼他了：“蒙德斯不在火星，你愿意和什么人通话？”“请梅尔博士。”李义德沉声说。

梅尔博士是月球基地的负责人，地球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李义德等了七分钟，在他的面前的萤光屏，突然亮了起来。

几乎是立即地，他看到了梅尔博士。

梅尔博士瘦削的脸上，充满了愤怒，但是刹那间，他面上的愤怒，便转为惊讶，同时，梅尔那种浓浊的声音便传了过来：“是你，李！”

“是我！梅尔博士，我正在月球上。”

“地球完了么？”

“没有，只不过他们要限制我们的活动，你们都好么，都没有损失么？”

“我们损失了最重要的东西！”梅尔博士几乎是在喊叫着：“我们丧失了自由。你放心，我们自己会照顾自己的，你的秀梅也在。”

李义德还想再说什么，可是萤光屏突然一黑，梅尔博士不见了。同时，天花板上的声音道：“通话完毕了，电子人四十七号，将和你一齐返回地球，经过检查，你的火箭是安全的，所以，我们有一艘小型的高速飞船，供你使用。”

李义德没有说什么，只是转身走了出来。

当他又回到了月球的表面之后，已是剩下一个黑衣人了。那黑衣人当然就是要和他一起到地球去的电子人“四十七号”了。

在四十七号电子人之旁，有一艘极小的飞船，其大小只如地球上的汽车，李义德当真怀疑这样小的飞船，竟可以从月球飞到地球去。

他正在怀疑间，那亮红色的飞行体，已然以极快的速度，升空而去，四十七号向前走来，道：“李博士，我们该走了。”

电子人自己当然是不会讲话的，它之所以能发出声音，当然是在那亮红色飞行体中的火星人在直接地指挥着他的原故。

李义德想过，在事实上，自己竟已是一个机器人的俘虏时，他不禁苦笑。和一个电子人争辩，当然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他推开了小飞船的透明窗顶跨了进去。

电子人坐在他的前面——那是驾驶位。

电子人的四肢，灵活得完全和真人一样，当它按下了几个按钮之后，小飞船的尾部，发出了一种尖锐之极的声音来。

然后，小飞船突然飞去。

月球被迅速地抛在后面，而地球在视线中，也越来越大了。李义德的心中，被痛苦盘绕着，地球人能接受这个条件么？

如果不接受，结果是什么？

如果接受了，火星进一步的要求是什么？

地球的最高决策会议，一定会征询他的意见。

到时，他是应该建议接受火星人的条件，还是建议拒绝？李义德的心中，乱成了一片，那是他一生中从来也未曾经历过的痛苦时候！

小飞船的速度的确是十分快，他离地球已不远了！

“玛斯七号”火箭在升空之后，只过了三分钟，副驾驶员森美度便恐慌地道：“坏了，一切通讯设备，全部损坏了！”

蒙德斯猛地一震道：“使用紧急通讯设备。”

森美度按动了几个按钮，忙碌地工作了片刻，他的声音之中，充满了惊惶，道：“没有任何反应，我们是不是立即回航？”

蒙德斯的双眼，射出了坚定的光芒，他几乎连想也未曾多想，便道：“回航？这是什么话？我们出发，是直奔火星的，怎能回航？”

“可是，可是一切的通讯设备全部毁坏了。”

“在途中修理。”蒙德斯的命令，十分简单。

森美度当蒙德斯的助手，已经有好几年了，蒙德斯勇往直前的性格，他是知道的，他不再多说，立即着手检查一切通讯设备。

而蒙德斯仍然如常地控制着火箭的飞行。

下到半小时，森美度便已经发现，太空船的通讯设备，根本是完好的，绝没有损坏，但是他们却没有法和地球取得任何连络！

这种情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地球上的一切对太空联络的设备，都损坏了。

然而，这又是可能的事情么？

森美度犹豫了半响，才道：“我们的设备完好。”

“那就进行联络。”

“可是无法联络，看来地球上发生了什么变故，地球上的通讯设备已……全部……毁坏了。”森美度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胡说，你是在俱乐部里说话么？”蒙德斯怒道。

“当然不是，”森美度急急地分辩：“可是我们发出去的信号，却接不到地球上的任何回答，真的一点也收不到！”

“试和月球连络！”

“试过了，也是——”森美度的话未曾讲完，便突然停住了。

而蒙德斯也没有再追问他。因为在那一刹那间，两人都在雷达波反应屏上，看到了一个亮红色的飞行体，正在迅速地接近自己。

那个飞行体究竟是什么形状，他们看不出来，因为在那个飞行体的周围，有着那种亮红色的光芒，那是他们从来也未曾看到过的一种飞行体。蒙德斯道：“发信号问他们是什么单位的？”

“是！”森美度立即发出了太空船空际相遇的询问讯号。

他们的讯号才一发出来，太空船和零四四基地专用的通话器中，便传出了清晰的声音来：“你们两人驾驶的玛斯七号及太空船，已是我们的俘虏了，你们要听我们的命令。”

“什么？”两个人中一个容易冲动，蒙德斯也不例外，他侧着头，向着传话器：“你们是什么单位的，在玩什么把戏？”

“哈哈，你们已是俘虏了！”这句话被不断地重复着，而那亮红色的飞行体，也迅速地接近，雷达网上的仪表表示，只有七千尺了。

“放射攻击武器！”蒙德斯断然下令。

森美度按下了一个红色的钮制，太空船陡地震动了一下，两缕紫色的火焰，拖着两条白色的气尾，紫白两色，在深沉的太空中闪出了无比美丽的颜色，然后，以极高的速度，向那亮红色的飞行体，射了出去，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紧张地等待着。

三秒钟之后，两枚火箭已经射中了亮红色的飞行体，然而，预料中的爆炸，却并没有发生，只看到那飞行体外面的红光，突然涨了起来。好像那飞行体在刹那间大了好几倍一样，接着，便是在红光之中，有一股的光芒，闪了一闪。

在那股的亮的光芒闪起之际，亮红色、紫色、白色，再加上那种耀目的亮，在太空之中，现出了如此奇幻的色彩，看得人目为之晕眩。

然而那一切，却只不过是百分之一秒间的事。

紧接着，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那亮红色的飞行体，若无其事地继续接近，雷达网表示，距离太空船，已只有五千五百尺了！

“再放射火箭！”

森美度不断地按着，又有五枚足以毁灭太空数百吨陨星的火箭，再向前射去。然而，那五枚火箭的命运，却和前两枚一样。

火箭是分明射中了目的物的。

但是，当那种灼亮的光芒一闪之后，火箭便消失了，那种紫色的光芒也突然没有了，就像根本未曾有过火箭发射一样！

那红色的亮物体，离得更近了，已只有三千五百尺了，蒙德斯猛地按下了控制钮，庞大的玛斯七号火箭，震动着，改变了方向。

它变得向着那亮红色的物体冲去！

森美度的面色发白，但是他劝阻，却已经来不及了！

两个飞行物，以极高的速度接近着，只是一秒钟，相互间的距离便变为两百尺了，再过十分之一秒，就要撞上了！

也就是那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太空船的警报铃，突然响了起来，而那个亮红色的飞行体，也突然在荧光屏上消失了。

在那一刹之间，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几乎以为自己的火箭，已和对方相撞，而同归于尽了，但是太空船所产生的一种奇异的震荡，却使他们知道至少自己没有消灭。

而紧接着，他们也从荧光屏上，看清楚了他们自己的处境。

他们被一大股宇宙尘包围住了！

宇宙尘是太空飞行的大敌之一，它是没有规律的，许许多多细小的微粒，结成了一团，在太空之中游移，那许多微粒，一面是反光的，一面是阴暗的，因此若是有一股宇宙尘在太空船的旁边掠过，那就是一条深黑色的，但是却有着明灭不定的闪光的光带！

而如今，他们却是被裹在宇宙尘中！

这更是最危险的，宇宙尘大都是行星毁灭之后，未曾化为气体的微体所组成的，这些微粒虽然小，但是在行星的巨大变化中，它们居然能不化为气体消灭，那证明它们是几种最坚固的金属，而成亿的微粒是在不断流转着的，可以在片刻之间，将一块铜磨成粉末！

蒙德斯忙道：“放保护光！”

森美度慌忙地按下了几个制，在火箭和太空船的周围冒起了一股淡黄色的光芒来，太空船中感觉得到的震荡，似乎已经轻了许多。

但是，整个火箭，似乎都被那股宇宙尘带着向前去。

仪表表示，火箭早已超出了原来的航行中线，它将被那股宇宙尘带到什么地方去，由于许多仪表出现了反常的混乱，却又难以观察得出来。

蒙德斯又命令放射求急火箭，可是求急火箭才一射出，就立即被宇宙尘消灭，其中最坚硬的合金，则也成了宇宙尘的火箭。

这种情形，使得他们两人不敢使用逃生火箭。

宇宙尘在太空飞掠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几乎接近光速的一半，这时他们就被那种高速带着，不知要被带到什么地方去。

过了十七分钟，宇宙尘突然消失了！

太空船震动了一下，他们立即在荧光屏上，看到了一个星体，那是一个接近方形的星体，这时，星体上正升起一种黄色的光芒。

那黄色的光芒，在那星体之上，结成一片云。

正在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莫名其妙，几乎以为身在梦境之际，他们的传音器中，传来了一个十分动听的女子声音。

那女子道：“请你们保持镇定，将火箭降落在那片黄色的火箭场上，我们是绝无恶意的，我们在十七分钟之前救了你们，你们该听我们的话。”

“你们——你们是谁？”蒙德斯急急地问。

“你按照吩咐行事，就可以知道了！”

森美度望着蒙德斯。

蒙德斯考虑了半分钟道：“发动倒退火箭。”

巨大的“玛斯七号”火箭，开始倒退，向那片黄色的云迎去。那一片黄色的云，居然会是一个火箭场，这使蒙德斯十分怀疑。

然而事实却证明，那的确是一个十分好的火箭场。

当火箭的基部，接触到那片黄色的云之际，立时便平稳地停了下来，森美度关闭了动力系统，火箭便耸立在半空中的火箭场上。

然后，那女子的声音又传出来了：“使用你们的个人飞行带，飞出大空船，向右下方飞，你们可以不必配戴氧气面具，但是要准备接受大过地球百分之五十的引力，这时使你们开始十分不舒服，然而很快就可以习惯下来的。”

蒙德斯又犹豫了一阵，才打开了太空船的门。

本来，不到达火星，他们是绝不会打开这扇门的。但如今，忽然之间，发生了使得他们莫名其妙的变故，使他们来到了这个古怪的星体上！这将他们原来的计划完全打断了！而他们将会遭遇到什么事情，看来也是全然不可知。

他们心中最大的疑问便是：这是个什么星球？这个星球上的高级生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看来他们是运用了一种力量，才使自己来到这里的，那么他们的科学水平一定是十分之高的了，如果他们对自己有恶意的话，又该如何呢？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飞出了太空船，到了那块黄色的“浮云”的边缘，开始向下落去，向下落了一千尺左右，他们便落在那星的表面上了。那星球的表面，是一种闪耀着蓝绿色光彩的岩石。

两人才一停了下来，想向前走出去时，却发现腿要举起来，得花许多力道，像是在腿上绑了两大块铅一样地沉重。

他们记起了那女子的话，那女子曾经说要忍受比地球大百分之五十的吸引力，看来真不是虚言，如今他们就像是一个疲倦之极的人一样！

他们索性站着不动，不一会，一辆小车子，自一块极大的岩石后面，转了过来，驶到了他们的面前，那是一辆没有车轮的“气垫车。”

正因为没有车轮，所以地面是否不平，对于车子来说，毫无影响，车子几乎是滑过来的，了无声息，到了两人的身边，便停了下来，车子一停下，车盖便自动地向上，打了开来，在那一刹间，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闭上了眼睛！

正因为他们知道，车盖一打开，自车中走出来的，当然便是那个星球上的高级生物了，“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是像放大的八爪鱼？还是像别的可怕的东西？

这使得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着新的，从来未见过的生物，所以两人才不约而同地闭上眼睛，但是，他们却又听到了那女子的声音，道：“唔，你们怎么闭上眼睛，难道这个星体还不够美丽么？”

两人的心中，都不约而同地想着：会发出那么可爱声音的生物，他的模样，一定不会难看到什么地方去的，可以睁开眼来看看了。

于是，他们一齐睁开了眼。

他们一睁开眼，便看到了眼前的那个“高级生物”。

在那一刹间，他们两人也呆住了。

站在他们面前的，绝不是什么“八爪鱼”，更不是什么浓绿色的一团，而是一个人，一个十分美丽的金发女郎！

那个金发女郎，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应该是地球人。一个地球人又怎会在这里的呢？地球若是已向别的星球开始移民的话，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是绝不会不知道的！

他们实在呆住了，比看到了“八爪鱼”更要吃惊得多。

那女郎却带着可爱的笑容，道：“你们为什么如此吃惊，可是我不好看

么？”

“不，不，”森美度抢先道：“你真是天上的仙子！”

那女郎又笑了起来，道：“上车吧。”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没有法子拒绝这个邀请，他们一齐上了那辆车。那女郎按下控制，车子平滑地向前滑了出去。

车子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上驶着，但却平稳得像在水面上滑行一样，当车子穿过了一个大拱门之后，两人真怀疑自己来到了仙境！

眼前是一片碧绿的草地，那种绿色的青翠可爱，在地球上难得一睹的，只有在早春，细雨之后，枝头上冒出新叶之际，才可以看得到。

这种青翠的绿色，给人的印象是极其愉快的。

而在那片草地之上，还有着不少美丽的花朵，有两株梅树，却又开放着梅花。这许多花本来全是不应该在一个时间开放的，但这时却一齐盛放着！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立时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声。

金发女郎微笑着，道：“这全是从地球上带来的。”

“请允许我问一句，”蒙德斯这个问题，已存在心中很久了，直到这时才问出来，“请问你是不是从地球上来的呢？”

“可以这样说。”金发女郎的微笑，仍然极为甜蜜。

“可以这样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母来自地球，但是我，却是在这里出世的。”金发女郎突然伸手向前指一指，道：“看，我们的家到了！”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立时抬头向前看去，他们又不自主叫了起来。车子恰在这时候，转过了一块十分高大的岩石。

他们看到，在岩石的后面，有一幢闪耀着异样金属光辉的建筑物，那建筑物并不高，但是却极其广大，在建筑物之前，是一个平静的圆形广场，在那个广场上，却竖着一块石碑，在石碑上，则是一艘旧式的太空船！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全是杰出的宇宙飞行家，他们对于各种各样的太空船，自然都有相当的研究，他们一眼便看出，那是一艘被地球人称为“Y——十七”型的太空船，那种太空船，在三十年之前，是被认为最新式的，但如今当然已落伍了。

而且，这艘太空船显然已经损坏了，它被放在那块石上，好像是当着文物来纪念的，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一时之间，也难以猜得出究竟是什么用意来。而当车子来到了那建筑物面前时，两人立时听到了一个宏壮的中年人的声音，道：“欢迎，欢迎，我们好久没有与生人见面了，请进来！”

声音是从那建筑物中传了出来的。

而车子则仍然以极快的速度向前驶去，眼看越驶越近，车子要撞向建筑物了，突然，建筑物上的一扇门，自动打开，车子绝未减速，便驶了进去。

当车子一驶进去之际，眼前突然黑了一黑。

在他们眼前一黑的时候，他们感到了一阵相当轻微的震荡，而当那种震荡过去之后，他们的眼前，又是一片极其柔和的光线。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为自己奇妙的遭遇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一齐定眼看去，只见车门已然打开，他们也来到了一个十分宽敞的大厅之中！

在那个大厅中，陈设相当简单，但极其舒服。在一组金属的椅子之中，是一张圆几，这时，坐在椅子上的几个人，正纷纷地站了起来。

蒙德斯和森美度跨出了车子，他们首先看到一个中年人，向他们走来，

那中年人的态度是十分友善的，这使得他们放心。

而令得他们惊讶的是，跟在那中年人后面的，也是一个金发女郎，而那个金发女郎，可以说是和接他们前来的那个，一模一样。

这时，那接他们前来的金发女郎也跨出了车子，两人并排站在一起，她们容貌酷似，衣饰相同，连神情也是一样的，当真分不出谁是谁来。

在中年人和两个金发女郎之后的，则是一个中年妇人，那中年妇人也是金发的，一看面貌，便知道她是两个女郎的母亲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却仍然坐在椅子上，没有起来，那是一个十分矮小，穿着阿拉伯服装的老者。那老者甚至连看也不向他们看一眼，他只是闭着眼坐着，肤色黝黑，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只向他望上一眼，便给人以说不出的神秘之感。

那中年人来到了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的近前，伸出手来再一次道：“欢迎，欢迎，你们或许会认识我的，我叫霍伦斯。”

当那中年人讲到“你们可能会认识我的”这句话时，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心中不约而同地感到好笑，因为他们有什么理由，会认识在另一个他们从来未曾到过的星球上居住的人呢？

但是，当那个中年人讲出了“霍伦斯”这一个名字来的时候；他们两人，却陡地呆住了，张大了口，一句话也说不出。

有哪一个宇宙飞行员，是不知道“霍伦斯”这个名字的呢，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一个杰出的、伟大的太空探险家，一个至高无上的科学家，霍伦斯是最早提出要在月球上建立基地的科学家之一，也是最早利用太空星体资源的科学家。霍伦斯的成就，使得人在科学界生辉，所以，位于亚马逊河上游，新开发地区，全球最高的一座科学院，便被定名为“霍伦斯科学院”。

然而，蒙德斯和森美度，却又知道，所有地球人，是都认为霍伦斯已经死亡了的，那是一次太空飞行中所发生的悲剧。

何以霍伦斯竟会在这里呢？

若不是那中年人自己讲出他的名字来，两人是绝不会想到他是霍伦斯的，但如今那中年人讲了出来，蒙德斯和森美度，却可以肯定，那人的确是霍伦斯了。因为当霍伦斯遭到那场悲剧，举世悲痛之际，他们虽然还不认识他，然而霍伦斯的照片，却是每一个人都见过不知多少次数。

这使得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肯定，眼前的人，的确就是这一科学怪杰，直到如今，地球上还在不时对他进行悼念的霍伦斯。也由于他们这样肯定，所以他们才觉得眼前的一切更是扑朔迷离，充满了神秘的气氛，神秘得简直难以言喻，不可思议。

## 七

他们呆了好一会才道：“你……你不是……”

他们还未曾讲完，霍伦斯便笑了笑，道：“我不是应该早已死了的，是不是？你们以为我早已在那次太空飞行中丧生了？”

“不是我们以为，是全人类都这样以为，霍伦斯先生。”

蒙德斯力图镇定：“那次的飞船升空之后，忽然断了联络，而且又有爆炸的电波传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刹那，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不为你的殉难而悲痛的！”

“是的，”森美度大声附和，“我是你的崇拜者，我曾经大声哭过，许多人因之酗酒，地球上曾因之生出极大的混乱！”

霍伦斯叹了一口气，道：“这些，我全知道，我们的飞船，当时的确出了毛病，它和一枚高速飞行中的流星相遇了。”

“那飞船——”蒙德斯立时想起了在建筑物面前，停在石碑上的那艘飞船来，“它不是还很完整么？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听我说，当时，我们已经用直射光束，将那流星毁灭了。流星在被毁灭时，发生爆炸，爆炸的力量极大，将我们飞船，完全抛离了原来的飞行轨道。在地球上而言，我们的信号突然中断，而且又有猛烈爆炸的无线电波传到，那自然以为我们已经遇难了，那是不足为奇的。”

“事实上，你们却来到了这里？”

“也不是立即来到这里的，我们在经过了一番可怕的挣扎，才能利用了少许未曾损坏的仪器，继续飞行，这才来到这个星球上的——我们已将它定名为金棱星，并且居住了下来，我们发现这里的环境，居然十分适宜居住！”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的心中，还有着不少疑问，但是他们心中的兴奋，却盖过了他们的疑问，他们想像着，若是将霍伦斯带回地球，那么人类的欢欣，一定远在他们征服了火星之上！

蒙德斯忙道：“霍博士，那么，这位一定是你的未婚妻——噢，我应该说你的夫人亚曼泰女士，而那一位，一定是松巴博士了？”

“是的，我们初到金棱星的时候，只有三人。松巴为我们主持婚礼、我们婚后，生下了安娜和伊莎，他们是孪生女。”

“霍博士，”蒙德斯兴奋地叫着：“你和我们一齐去探火星，然后再一齐回地球去，我想你一到地球，只怕所有的人，都要疯狂了！”

本来。大厅之中，每一个人都是面色兴奋，十分高兴的。可是蒙德斯这两句话一出口之后，霍伦斯夫妇的面色，便黯淡了下来。

而那一双金发女郎，面色也是一沉。

那位老者，著名的科学家松巴博士更是冷笑一声。蒙德斯不禁大为愕然，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讲错了什么话。难道是他们不愿意回地球去么，那又是为了什么？

森美度也为之愕然，他力图打破僵局，摊了摊手，道：“怎么啦，怎么全不讲话了？可是我们来得不合时宜么？”

“当然不是，两位请坐。”霍伦斯向前去走。

由于两人一从车中跨出，霍伦斯便迎了上来，立即作了自我介绍，接着便是热切的谈话，是以他们一直站着的。

这时，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才向前走去。

他们在那闪着金属光芒的椅子之中，坐了下来，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这种椅子坐上去，竟然十分柔软，十分舒服。

松巴博士仍然闭着眼，一声不出。

难堪的沉默，又持续了大半个月，才由霍伦斯打破了，他缓缓地道：“我们到这里，如果照地球上的时间来算，已经有二十一年了。在这二十一年中，我们作了不少努力，创造了一个比地球上的科学更为先进的世界，我们甚至

已发现了一种新的无线电波，这种无线电波，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可以催动本来是在宇宙中毫无规律游荡着的宇宙尘！”

蒙德斯“啊”地低呼了一声。

“是的，”霍伦斯立即道：“你们就是被这种受了无线电波催动的宇宙尘，带到金梭星上来的。金梭星离地球极远，它的表面，有一层浓而暗的气体，是以它的存在，竟一直未曾为人类发现——宇宙中这一类的星球十分多，只不过人类未曾发现而已。”

“那么，霍博士，你为什么不回地球去呢？”

“很简单，我是一个科学家，在这里，我可以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而当我们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后，又设法得知了地球上的消息之后，地球上早已忘记我们了，我们还用得着回去么？而且还有另一个特殊的原因使我们不敢离开。可是，我毕竟是地球上来的，地球上发生了非常的事情，我不能不关心！”霍伦斯讲话的声音，十分凝重。

这使得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心头也十分的紧张。他们知道，霍伦斯口中，所谓“地球上发生了非常的变故”那一句话，一定是实有所指，而不是泛泛的空语那样简单的。

他们也想起了自己的玛斯七号太空船，几乎在一升空之后，便立即和地球上失去了联络，以及那亮红色的飞行体来。

他们急急地问：“地球上发生了什么变故？”

霍伦斯吸了一口气，道：“你们先请看看月球基地上的情形。”他伸手在椅子扶手上的一个按钮处，轻轻按了一下。一幅墙壁突然移去，现出了一幅巨大的荧光屏来。荧光屏上闪耀着亮白色的光芒，但不多久，那种光芒就稳定了下来。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清楚地看到了月球表面上的情形，月球的表面上，异乎寻常的冷清，一个人也没有，这是反常的现象。

蒙德斯失声问道：“怎么一回事？”“所有月球基地的工作人员，全都被俘了？”

“被俘了？”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几乎跳了起来。

“是的，而且，地球和大气层之外的所有联络，也完全被切断了，你们若不是给宇宙尘带了来，也成为俘虏了！”

“谁，那是谁做的事情？”

霍伦斯并不回答，又按了另一个制钮。

在大幅的荧光屏上，立时换了景像，出现了一个星球，那个星球，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当他们接受了驾驶“玛斯七号”火箭的任务之后，他们曾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这个星球，那是他们的目的地——火星！

从这幅荧光屏上看来，火星和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察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条一条的网状线，和许多青色的班迹。

这一切，都显示火星上并没有高级的生物。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都不知道霍伦斯让他们看火星是什么意思，他们又转头，向霍伦斯望了过去。霍伦斯道：“这是火星，你们仔细看看。”

“我们知道，这是火星。”

“你们可看得出什么破绽来么？”

“破绽？”两人更不明白。

“你们仔细看看，看！”

随着霍伦斯的那一声叫唤，两人看到了火星表面上，突然有一线红色的毫光，闪了一闪。那种现象，他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早在玛斯计划开始执行之际，地球上的天文学家，便已觉得到了火星之上，时时会有这种现象，但是一切的探测都不能证明那究竟是什么，是以便假定这是火星大气层对阳光的一种反射。

但是如今，霍伦斯特地令他们看这个现象，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立即知道，地球上天文学家的判断，是错误的了。

霍伦斯道：“我们现在来追踪这红色的光芒，让你们看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他的手指不断地按着钮制，荧光屏上的画面，也不断地变换着。

最后，在荧光屏的中心，出现了一个亮红色的飞行体，那飞行体飞行的速度十分快，转眼之间，便到了荧光屏的右上角。然后消失了。

而那个亮红色的飞行体，是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见过的，在他们的火箭未曾被宇宙尘带走时，就几乎要和这样的一个飞行体相撞了。

“霍博士，”两人都迫不及待地问：“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的火箭，差一点要毁在这种飞行体的手上！”

“这是宇宙飞行船，是火星人的。”

“火星人的？火星上有人么？”

“我们刚才看到的火星表面，不是荒芜一片的么？”

“是啊，火星上只不过有低级的植物而已！”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争着发问。

霍伦斯扬了扬双手，将他们两人的话打断，道：“是的，从任何角度来看，火星的表面，都是一片荒芜，但是我注意到火星之中有太空船飞出来，已有许久了，我的结论是：火星不但有生物，而且还是极高级的生物，远比地球人高级！”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不禁膛目结舌！他们对火星进行过长时间的研究，若是没有意外的话，他们将直飞火星，可是他们却绝未曾想到，在火星上是有着高级生物的，而巨，比地球人更高级！

“我说火星上有高级生物的原因，”霍伦斯严肃地道：“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我和松巴两人，细心观察的结果。”

看来瘦而老的松巴，直到这时才开了口，道：“你何必拖上我，你的话，他们如果不相信，那是他们自讨苦吃！”

看来松巴博士是一个脾气十分古怪的人。

霍伦斯继续道：“他们——我是指火星人的而言，十分聪明，他们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将他们的星球的表面，加上了一层伪装！”

“伪装？”蒙德斯问。

“是的，伪装。自从地球人有了望远镜以来，直到如今，就从来也未曾有人看到过火星的真面目，看到的只是一层伪装，此所以火星上究竟是否有生物，一直还是争论的课题，而直到人类登上了月球，火星人才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他们怎么样？”

“我不知道详细的计划，但是可以想像，火星人在俘虏了月球基地上的科学家之后。

一定向地球提出极苛刻的条件！”

“他们要占领地球？”

“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只觉得身上一阵阵的发凉。这时，他们已完全知道为什么霍伦斯等人，在忽然之间面色黯然的原由了，原来地球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严重的危机！

过了半晌，蒙德斯才道：“霍博士，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更应该出头去主持了，我们快一齐回到地球去吧！”

霍伦斯却又摇了摇头，道：“我刚才说过，我，松巴和亚曼泰不能离开金梭星，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原因是和宇宙尘有关的。”

霍伦斯顿了一顿，亚曼泰接口，她的声音十分柔软动听，道：“这些日子来，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将宇宙尘用无线电波控制，送到遥远的外太空去，但是我们的工作，并没有成功，我们将许多宇宙尘集中在一起，但是却无法带动它们，如果我们离开这里，无数股聚在一齐的宇宙尘，将会产生一股巨大的逃逸力量，对于所有的星球来说，将都是一场浩劫！”

亚曼泰的话，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听了，似懂非懂。那自然是因为霍伦斯、亚曼泰和松巴三人所进行的工作，已超越于地球上人类的知识范畴之故，所以两人听来，才会有茫然之感的。但是他们至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他们离不开。

蒙德斯焦急地道：“那怎么办呢，霍博士，你离不开的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以让我们带回地球去呢？”

霍伦斯站了起来，他背着双手，缓缓地踱着步。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他的回答。霍伦斯在踱了几圈之后，才抬起了头来，道：“我用宇宙尘的力量，将你们的火箭带到了金梭星上，目的是想让你们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如果成功了，那么，就可以暂时挽回地球的危机。但是……这件事……”

霍伦斯在犹豫未决间，蒙德斯已抢着道：“但是这件事，十分危险，是不是？霍博士，我相信我们两个人，都不是怕危险的人。”

霍伦斯又望了他们半晌，才道：“你们如今，无法回地球去，也无法再继续到火星去，因为你们一旦飞出了金梭星，火星上必然会发现你们、追踪你们的。”

两人静静地听着。他们知道，霍伦斯既然有事情叫他们去做，那么这件事情，一定对于挽救地球，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是非做不可的！

“但是，我却有一个法子，使你们避免火星人的追踪。”

霍伦斯继续道：“这个方法十分冒险，十分危险，但却是唯一途径。”

“霍博士，”两人异口同声：“你说吧。”

霍伦斯在两人的面前站定，道：“我和松巴博士，将会利用一种特殊的装置，将你们两人，连同玛斯七号火箭，一齐进行微缩。”

“微缩？”两人有些不明白。

“对的，我们已发现了十分有效的微缩光，这种由特殊动力产生的光芒，可以使得物体无限度地缩小，你们将被缩得和一粒宇宙尘的颗粒大小相同。”霍伦斯讲得十分正经，一点也不像是开玩笑，但是他的话，听来却像是在开玩笑。

玛斯七号火箭高达一百七十尺，而宇宙尘的颗粒只不过是一个尘埃一样，最大的也只不过米粒般大小，将那么巨大的火箭缩得如此小，有可能么？

蒙德斯苦笑了一下，道：“霍博士——”可是他的话还未曾讲完，脾气古怪的松巴博士，已经大不高兴，冷冷地道：“怎么，你们可是不信我们有这个能力么？”

蒙德斯将下面的话，咽了回去。

霍伦斯解释道：“这件事，只有在金梭星上有可能进行，当火箭经过了微缩之后，我将你们送进一股小宇宙尘中，向火星飞去。我料定火星人想不到会在宇宙尘中，有他们的敌人在，而他们一定会在这股宇宙尘接近之际，设法击散它——这是你们要经历的第一个危险。”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只是听着。

“你们侥幸免于毁灭，那么就有机会降落到火星的表面，去进行侦测被俘的地球人的所在，那时候，整个火箭仍是微缩的，你们随时可能被毁灭，例如被一头火星上的鸟儿吞进肚里——这是你们第二个危险。”

“你们除了找寻那批俘虏的所在之外，还必需寻找适宜于这批人离开火星的交通工具，而你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估计你们在到达火星之后的七十二小时之内，若是不能完成任务的话，那么火箭和你们，将渐渐回复原来的大小，你们也成为俘虏了，这是你们的第三个危险！”

“你们在离开火星之际，要离开火星人的追踪，这是最难的一点，这是第四个危险！”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直到此际，才喘了一口气，道：“霍博士，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到火星去，将被俘的一千多人救回地球？”

“是的。”霍伦斯的回答，极其简单。

两人的心头在狂跳着，这是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过的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们实在觉得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那种紧张的感觉，几乎令得他们连气都喘不过来！

“只有这样，地球才能不被火星控制，才能和火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作战，要不然，为了顾及这一千多人，地球只好屈服了！”

霍伦斯最后的结论讲出来了之后，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互望了一眼，然后站了起来，缓缓地道：“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霍伦斯扬起手来，放在两人的肩上。

他的声音，也是十分之沉缓的。他道：“你们两人的勇气，我十分佩服，但是我必需向你们说明一个情形：这个计划虽然是我们拟出来的，但我们同时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的计划，因为我们对于火星上的情形，几乎一无所知。”

“我知道这一点。”

“若是你们两人不幸牺牲了，那你们将是第一批为了保卫地球而牺牲的人。”霍伦斯的声音，听来更加沉重了许多。

蒙德斯和森美度点了点头。

“那么我们该进行一切了，有问题么？”

“有。”

“请问。”

“当我们的火箭微缩之后有多么大？”

“大约有一英寸的二十分之一长。”

“速度改变么？”

“问得好，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微妙的事情便在这里，经过了微缩

之后，动力系统虽然小了几千万倍，但是速度却不变，我们已经经过实验了。”霍伦斯扬了扬手，暗示两人不要打断他的话头：“这听来似乎不可能的，那么小的物体，以如此高速前进，但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的实验，足以推翻许多被奉行了几个世纪的定律，所以，七十二小时的时间是足够的。”

“那么，”蒙德斯再问：“我们离开之后，火星人大举进袭，在飞向地球的途中我们不是仍然要遭到袭击么？”

“只要你们飞出了火星的警戒范围，一大股宇宙尘，将会把你们卷回地球，”霍伦斯道：“这我会安排的，你们可以放心。”

蒙德斯和森美度互望着。

霍伦斯道：“你们可以拒绝此行的。”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仍然不言语。

霍伦斯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来回地踱着步，道：“我再一次强调，你们此行，成功的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的，因之，如果你们拒绝了我的建议，那绝对无愧于心，也不会有什么怪你们不够勇敢，更不会有人来非议你们的！”

霍伦斯走到了荧光屏之前，停了下来，等候着两人的回答，两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来呢？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两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自然是希望两人答应的了。

然而他又知道，两人在经过微缩，杂在宇宙尘之中，向火星进袭时，只怕未到火星，便被消灭了，他们极有可能根本到不了火星，更不要说执行什么任务了！

所以，即使连霍伦斯的心中也是十分矛盾的。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继续沉默着。接着，突如其来地，两人不约而同地伸出了手来，紧紧地握了一握——他们两人合作，不是一年半载了，这伸手一握，对旁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他们来说，却是两人对一件重大的决定，已取得一致意见的表示。

他们两人紧握着手，蒙德斯先开口，道：“我们去。”

霍伦斯转过身来：“考虑过了？”

“考虑过了！”这次是两个人一齐回答。

霍伦斯以一种十分异样的眼光望着两人，一直不出声的松巴博士，也猛地跳了起来，怪叫道：“你们真的考虑过了？”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的声音，反倒十分镇定，像是要去从事那冒险的，根本不是他们，而是另外的两个人一样！

他们道：“当然真的考虑过了。”

松巴以一种奇怪的步伐，绕过了他们两人，转了一转，到了他们面前，又停下来，道：“好，你们是勇敢的人，我们抱憾不能和你们一齐去，我可以提醒你们，当你们的火箭经过了微缩之后，速度不变，这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这是说——”“速度和力的关系，他们明白么？速度和力成正比例，速度越高，力道越大，你们经过微缩之后，只有米粒般大小，但是速度不变，冲力也不变，那就是说，你们在飞行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你们，你们可以冲过最坚硬的东西！”松巴停了一停，才又道：“甚至穿过火星，从火星的一端，穿行到另一端！”

“我们明白了，你的话，使我们更加增加了信心。”

“信心？”松巴苦笑了一下：“你们到了火星上，活动的时间，只有七十二小时，在七十二小时之内，你们必需做妥卡切，包括找到那些人，与他们联络，同时找到载走那些人的飞行设备，冲出火星，只有七十二小时，你们知道么？”

“我们全知道了！”

“好，那就跟我来！”松巴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

蒙德斯转头向霍伦斯望了一眼，霍伦斯夫妇，和他们两个美丽的金发女儿，面色都十分凝重，他们沉声道：“祝你们成功。”

## 八

蒙德斯和森美度，跟着松巴博士，走出了那幢建筑物，松巴博士挥了挥手，一艘无人驾驶的小飞船，已经迅速地飞了过来，在他们的身边停下。

松巴是利用袖珍无线电操纵器，指挥那艘小飞船飞到他们的面前的。那操纵器便是他载在手指上的指环，那指环可以操纵金梭星上一大半的设施。

三人登上了小飞船，飞船开始升空，松巴在飞船中，一声也不出，渐渐地，飞船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们很快地看到了那块黄色的“云”，和停在“云”上的，巨大的“玛斯七号”火箭。

“你们回到你们的火箭去！”松巴简单地命令着。

随着他的命令，小飞船的门打了开来，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利用了“个人飞行器”，飞出了小飞船，回到了自己的太空船之中。

然后，他们又依照松巴的命令在座位上坐好，一切和在地球上起飞的时候一样。但是前后相隔的时间并不长，他们的心情，却是不大相同了。当他们在地球上起飞的时候，一切全经过精密的计算，他们是稳可以到达火星之后，又安全地飞回地球的。但现在呢？却是什么把握也没有！

他们知道，松巴博士就要用超特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微缩了，被微缩是什么滋味？森美度和蒙德斯是绝未曾经验的，他们自然说不上来。

松巴的小飞船，又飞了开去。

但是他只不过离开了相当短的时间，便又回来了。

从太空船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松巴博士在驾着小飞船回来的时候，小飞船拖着一个十分大的空中浮台，那空中浮台足有十码见方，而在浮台之上，是一台他们从来也未曾见过的奇怪机器。

那机器的后半部，全是密密的珠状天线。

这种天线的功能是吸收宇宙间的游离电能，将之转成为动力，这一点，森美度和蒙德斯两人，都是知道的，可知这台机器的动力来源，是无穷无尽的。

机器的前半部，则是无数块的飞光晶体，对准了“玛斯七号”火箭，那些晶体，看来倒有点像被放大了几亿倍的蝗虫复眼。

当浮台停在半空中之后，松巴博士的声音，又传了过来，道：“你们关闭太空船的窗子，切不可向外看，你们将感到轻微的震荡，但是这种震荡绝不会比你们火箭起飞时更大，直到你们再听我的声音为止，切不可打开窗子

来，明白了么？”

蒙德斯回答了一声，他按下了一个按钮。

活动金属片落了下来，将窗子关上。

森美度也转动了几个钮制，电视的荧光幕，也变成了一片黑暗。然后，他们听到了一种低沉的“莹莹”声，不断地传到了耳中！

他们能够听到松巴博士的声音，那是由于松巴博士的声音，是通过无线电传来的原故，而如今这种声音，却是从外面传进来的。

他们的太空船，构造精密，可以说是绝对隔声的，但如今居然还有莹莹声传了进来，由此可知那种声音，若是在太空船外听来，该是如何的惊人！

他们确感到了震荡。

但是那种震荡，正如松巴博士所说，并不比他们的火箭起飞的时候，更加惊人些，他们很快就习惯了这种轻微的震荡。

而除了这种连续性的轻微震荡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感觉，他们互相望着，又望着太空船中一切，他们虽然没有讲话，但是却互相知道，彼此心中所想的，都是一样的，都希望看到对方突然被缩小了，或是看到别的东西，变得细小了起来。

然而，一切似乎和平时完全一样！

森美度不禁问道：“微缩在进行中么？”

“当然是，”蒙德斯立即找出了其中的道理：“一切全是按比例在进行的，我们在太空船之中，自然觉察不出有什么变化了。”

“哈，这倒有趣，当微缩成功了之后，我们再看到松巴博士，那他一定变成一个巨无霸了，这的确是惊人的经历！”

蒙德斯的心情，本来也是相当紧张的，但给森美度一逗，他便变得轻松了些，道：“我们大概是最早被微缩的人了，我想，李义德在地球上，只怕早以我们失了踪，在焦急不已呢！”

他们两人是不知道在变故发生之后，李义德曾经做过一些什么的，所以蒙德斯猜测，李义德根本还在地球之上。

一提起了李义德，森美度也不禁叹了一口气，道：“要是他和我们在一起，那就好了。”

“怎么，你害怕么？”

“如果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但如果李博士在，那么你和我一定会安心得多，蒙德斯，你不会不同意我所讲的话吧！”

“当然不会，”蒙德斯和李义德是极好的朋友，他是绝不会因之而感到不高兴的，“的确，和他在一起，能使人镇定。”

森美度“哈”地一声，翻起手腕来，看了看手表：“已经过去十二分钟了。”

“你的手表机械，是根据地球自动和公转的速度，所制造出来的，这里是金梭星，你的这种时间概念，是绝无用处的！”

森美度笑道：“那么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来计算呢？”

“我也不知道。”蒙德斯耸了耸肩。

他这句话刚讲完，便听到了无线电中，传来了“喀”的一声，接着，便是松巴博士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好了，一切完成了。”

森美度欢呼了一声。

“可是你们得注意，”松巴博士立即又道：“如今，你们的身体，比原来

要小了几十万倍，你们所看到的一切，全是极端不可思议的，你们必需对一切怪事，保持镇定，否则，你们极可能因为所看到的東西，太过惊人而神经失常的！”

松巴博士的话，说得十分严重，令得他们存了戒心。

蒙德斯答应了一声，先吸了一口气，才按了按钮。

金属片缩了回去，他们坐在太空船中，又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他们急不及待地向外面看去，可是却什么也看不到。

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片氤氲，一片混浊。

然后，他们才看到远处，有两团极大的光芒，在向他们移近，那两团光芒并不十分强烈，是灰绿色的，但是看到之后，却令人有一种骇然之感。

当那两团光芒移近之后，两人估计，两团圆形的光芒，直径约在五十尺左右，而发光的圆球体，居然还在转动，它们是隐在两个深坑之中的。那两个深坑的周围，有着漆黑的钢柱，一根接一根地竖着，每一根钢柱，都是粗可合抱，至少有两百尺高，而且还在不断地摇动着。

森美度首先高叫了起来，道：“天啊，这是什么？”

蒙德斯也将身子缩得靠在椅背之上，他羡慕森美度在看到这样的东西之后，居然还能叫得出声音来。但突然间，那两大团亮光不见了。

然后，他们听到了松巴的声音，道：“你们吓着了么？很高兴，你们的情况不错，刚才，我只不过凑近来看看你们而已！”

蒙德斯直到这时候，才缓过一口气来，道：“那么，我们所看到的……那竟是你的眼睛么？天知道那是多么可怕！”

松巴博士并不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他只是“哼”地一声，道：“你们按照我的指示起飞，去和一股宇宙尘会合，当你们和宇宙尘会合之后，你们可以不必再发动动力系统，你们将由我们这里，利用特殊的无线电波，送你们到火星去，在接近火星的时候，火星必然设法驱散宇宙尘的，那时，你们就要小心了！”

蒙德斯答应着，做好了一切升空的准备。

松巴博士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起飞！”

火箭向上升去，在升空的一刹那，他们两人，都从窗口处看到了松巴博士，那台微缩机和那艘小飞船。虽然那只是极短暂的时间，但是他们不敢相信，那一瞥之间，将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刹那。对于小飞船和微缩机，他们还不怎样，因为那究竟是极器！

可是松巴博士的身子，却有近万尺高，像是一座大山，他凌乱的头发和胡子，每一根都有一人合抱的粗细，那是怎样的情景，实是难以形容的！

火箭升空之后，松巴博士的命令，仍是不断地传了过来，指导着火箭的飞行，在两分钟之后，他们看到了面前的那股宇宙尘。

太空船的警报器发出了低沉的呜呜声，前面的宇宙尘，这时在他们看来，是由无数大小不一，闪闪生光，奇形怪状砌物体组成的。

每一个尘粒所闪耀的光芒，都是不同的。

它们大多数是银灰色，但也有的是绿色、红色、紫色、黄色和金色，他们像是进入了一个极度奇妙的神话世界之中！

蒙德斯立即将火箭的动力系统停止，火箭仍然以相当高的速度向前飞着，森美度按动了好几个制钮，在太空船的前面，有奇异的光芒射了出来。

那种直束光线，本来是应付太空飞行中的流星群的，这时却变成用来

对付在前面阻住去路的宇宙尘了。光束冲开了一些宇宙尘，火箭也渐渐地停了下来，终于停止在一粒和他们火箭差不多大小的，亮灰色的宇宙尘的旁边不动了。

然后，他们听到了霍伦斯的声音：“你们做得很好，现在，这一小股宇宙尘将开始向火星移动了，你们只是宇宙尘中的一个微粒，在宇宙尘移动的时候，速度很高，微粒与微粒之间撞击的机会很大，你们要小心的应付，到了火星的边缘，再随机应变。”

蒙德斯忙答道：“知道了。”

“宇宙尘一开始移动，我就不能和你们通话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么？”

蒙德斯道：“没有了，谢谢你。”

“祝你们成功！”

霍伦斯的声音才一停了下来，宇宙尘便开始移动了。

整股宇宙尘，是以极高的速度向前移去的，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觉得自己宛若是一股瀑布中的水点，夹在无数大小不同、发光的微粒之中，以接近无线电波的速度，向前移动着，但在他们而言，他们是感觉不到这种高速的移动的。

因为在移动的是整股宇宙尘，而不是每一粒宇宙尘。也就是说，在整体宇宙尘之外，有着一个气囊包裹着的，所以这时，他们别说在太空船中是安全的，就是出太空船来，也是元碍的。但是，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还是十分小心地操纵着火箭。

宇宙尘在飞行中，有相互撞击的现象。

但是“玛斯七号”火箭，在他们小心的操纵下，却避免了和宇宙尘相碰，宇宙尘全是最坚硬的固体，他们发现有一些闪着奇妙光芒的宇宙尘粒，简直就是纯度极高的钻石，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宇宙尘本来是星球的“残骸”，所以剩下的全是最坚硬的东西，其中包括钻石在内，是可以理解的。

若是经过了微缩的“玛斯七号”火箭，和这样坚硬的微粒相撞，后果是十分堪虞的。

仗着他们两人的机智，他们总算逃过了这种危机。

他们随着那股宇宙尘，一直向火星飞着。

他们——蒙德斯和森美度，这两个地球人，将去从事一项任何地球人都未曾进行过的冒险——到火星上抢救一千多个地球人！

四十六号电子人和李义德所乘坐的太空船，在地球上零四四号基地降落，引起了基地工作人员的一阵极大的骚动！

消息迅速地传了开去！

自从地球上所有对太空的通讯完全断绝了之后，已有好几天了。在这几天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已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地球上的人类，已然知道有一场大混乱要来了。

但同前，却还保持着镇静，但是每一个人都明白，这种镇静，是随时都可以崩溃的，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地球上所有通讯专家，都集中在一起，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却也研究不出所以然来。

他们初步的结论是：宇宙中产生了一种“反无线电波”的高频波，这种高频波破坏一切和无线电波有关的东西，是以所有利用无线电波原理制成的通讯设备便被破坏了。

而今后对太空的通讯，将采取另一个形式。

对于这种高频波产生的原因，各方面的科学家，提出了形形色式的解释，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这是由于另一个星球上高级生物破坏的结果。

直到李义德回来。

直到四十六号电子人步出了太空船，使他发现四十六号一直跟在他的身边，离开他甚至不超过三尺的距离。

李义德知道，在那么近距离之下，四十七号可以在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便利用原子分解光，将他俘虏到火星上去的。

而如今四十六号之所以不用“原子分解光”对付他，那自然是因为火星人要通过他来阐释火星的厉害和不可抗拒之处，要通过他来传达火星人对地球人提出的条件！

当李义德一下太空船，脚踏实地之后，基地的负责人便一齐迎了上来，控制主任走在最前面，他激动地道：“李博士，你回来了？怎么样，这位是谁？”

“这位？”李义德苦笑了一下，“这位是四十六号。”

“四十六号？”几个人同时出声发问。

“是的，正确他说，这是四十七号电子人，各位，我对我的遭遇，如今还不能多说，因为这是高度的机密，我没有权利决定是否将之公开，我只能将这消息向最高防卫总部报告，是不应该给公众知道，应该由防卫总部来决定的。”

李义德因为看到人群中不少记者在，是以他才讲了那么一句话，然后，他才转向控制主任，道：“请通知汉模参谋长，我有紧急的情报，要向他报告！”

控制主任打开了一只烟盒也似的事物，旋转了一个钮制，道：“参谋长办公室？零四四基地控制主任，李义德博士回来了……是的，参谋长，李博士回来了，他有极重要的情报来报告，请你立即接见。好的，他似乎不要休息。”

控制主任关上了无线电话，道：“参谋长请你立即就去，他等着。李博士，希望你带回来的是好消息，因为地球上已开始不安了！”

李义德苦笑了一下。

控制主任希望他带回来的是好消息，但是事实上，他带回来的，是坏到不能再坏的消息，甚至他自己，也不能算是“回来”了。

事实上，他是被四十六号押回来的！

但当时，李义德却没有说什么，他只是登上了高速飞机，飞向参谋总部去。四分钟之后，他已经在参谋长的办公室之外了四十七号仍然跟在他的身边。

因此，他和守卫长发生了一些争执。

守卫长望着四十六号，有礼貌地道：“李博士，我接到的命令是接见你一个人，这个人和你一起进去，是不可以的。”

“守卫长，”李义德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声调回答，“他必需和我一齐进去，因为他是我情报的来源，一切由我负责好了。”

守卫长道：“我仍要去请示一下。”

李义德点头道：“可以的。”

守卫长转身，向传言器请示了几句，在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才

转过身来，按下了三个按钮，一扇门自动地打开。

他有礼貌地道：“请进去。”

李义德向前走去，四十七号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门内是一间小小的休息室，他刚走进去，另一扇门便被打开来，开门的是参谋长的副官，他高声叫道：“请进来。”

李义德和四十七号，再从这扇门中，走了进去，他们来到了一个极大的会议室中，长形的会议桌旁，已经坐满了人。这全是地球上的人。

参谋总长坐在席位上，其余的都是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太空总署的署长，以及一切有关方面的人员，全都在此。

“李博士，”参谋长站了起来，“我们正在开会讨论如何应付紧张的局势，你所得的情报，是必需向我单独报告呢，还是可以向这个会议报告？这可以由你来作决定，不必勉强。”

李义德向与会的每个人都看了一眼，才道：“我想可以向会议作报告的。我到了月球，在月球上，我得悉了一切。”

他走到了为他空出的座位之旁，但是却并不坐下来。四十六号就站在他的后面，许多人都以奇怪的眼光望着四十七号。

因为它的装束，十分奇特，而且一顶帽子又将整个脸孔一齐遮住，使人看不到它的脸面，每一个人心中都在问：这是什么人？

“各位，”李义德咳嗽了一下：“我带来的消息，是极坏的消息，因为在我们的近邻，便有着一个强大的敌人！”

李义德的话，令得全场耸动了！

“那是火星，在火星上有着智慧极高的高级生物。”李义德继续他说，他的声音十分激动：“造成一切破坏的就是他们！”

会场上更是耸动了！

“胡说，这是不可能的！”

“火星上至多只有低级生物！”

“火星上面不会有高级生物的，你是在危言耸听！”

好几个人齐声怒喝着。

李义德举起了手，向他身后的四十六号电子人拍了一拍，道：“地球人被欺骗了，我们以为火星上是绝不会有高级生物的，但事实却不然。火星上有高级生物，这种高级生物在一千多年以来，便开始对他们的星球，进行伪装，地球人一直被他们瞒骗着，各位请看，这是四十七号电子人，一共有三百个，都接受了火星高频无线电的指挥，它们都有一种十分厉害的武器，叫作原子分解光，原子分解光！”

李义德重复着“原子分解光”这个名词。

会场之中，静了下来。与会的人虽然全是地球上最杰出的人物，但这时，每一个人的面上，却全是十分苍白的。

他们屏住了气息，一声不出。

李义德双手按着桌面：“所有月球基地上的工作人员，地球人造卫星上的科学家，以及一个地球人，总共一千多人，都已被俘虏到火星上去了。火星将这些人当作人质，要地球接受一项条件！”隔了半晌，参谋长才问道：“什么条件？”

“地球人的行动不能超出地球大气层之外！”

李义德一讲出了这句话，突然感到了十分疲倦，他颓然地坐了下来。

他并不是灰心了，他是勇敢坚毅的人，就算明知在绝路上，也不会灰心的。

那并不是因为局势的严重——局势的严重，李义德是早已感到了的。他是因为看到了这许多人，在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竟没有一个人不是仓惶失措，面色苍白的！

地球的命运如何，是决定在这些人手中的，但是他们却一筹莫展！

又过了好一会，才听得参谋长道：“这不是太荒唐了么？如果我们拒绝呢？”

李义德还未曾开口，四十六号便突然向参谋长走去，到了参谋长的身边，猛地伸手，将参谋长的身子，推得跌倒在地上。

参谋长一跃而起，拔出佩枪来，一扣枪机，一枚小火箭向四十七号电射而出。然而几乎在同时，自四十七号的胸前，也射出了一股光芒来。

那股光芒，只不过闪了一闪，小火箭便不知去向了！参谋长站着发呆，每一个人更是骇然。

四十六号老实不客气地站在主席的位置上，以十分生硬，但是发言标准的语音道：“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那么，地球将遭到火星人的不可抗拒的进攻，在一小时之内，整个地球，都将变成火星属地，那时，地球人的遭遇就更悲惨了！”

“地球人一定战败么？”参谋长冷然问。

他算是众人之中，最沉得住气的一个。

“必然战败，因为你们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抗我们的原子分解光，我们以光的速度，对地球上的一切进行破坏，一小时事实上是过高的估计，因为只要破坏一开始，地球人便必然面对事实，自动投降，而不愿毁灭了！”

## 九

四十六号大模大样他说着，甚至还挥着手。

当然，这一切，全是“火星人”在遥远控制的结果。

会议室中的所有，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四十七号。四十七号最后道：“当然，你们可以有时间考虑，但你们有的时间，只是三日夜，七十二小时！”

会场中又骚动了起来。

“七十二小时！如果在七十二小时之内，你们地球上的最高决策会议，还没有决定的话，那么，原子分解光将会破坏你们的首都所在地！”

会场中又突然静了下来。

汉模参谋长问道：“这算是最后通牒么？”

四十六号道：“是。”

“关于原子分解光，我们可有什么印象？”一位军事首长站起来，“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原子分解光，我们凭什么要答应所谓火星人的要求？”

“对啊，所谓火星人在什么地方？”另一个安全工作的高级负责人也叫道：“单凭这样一个电子人，我们就要受这样的屈辱了么？”

另一个人高叫，几乎是针对着李义德的，那位先生道：“这种电子人，普通的工厂都可以制造，拿它们来吓人，有什么用处？”

李义德几乎要愤怒地骂了出来！

但是他却仍然保持着冷静。

只听得四十六号冷冷地道：“我负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让你们见识原子分解光的威力，但这一来，这个秘密就必需分布出去了，各位有能力控制这个混乱的局面么？”

“我们必需看到敌人方面的实力！”在议论纷纷中，众人的意见，由参谋长讲了出来：“你不妨尽量发挥原子分解光的威力。”

“好的，那么谁要参观，就请备交通工具，我们到巴黎去，我以巴黎的艾菲铁塔作为我试验原子分解光的试验品。”

汉模参谋长向李义德望来。

李义德叹了一口气，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汉模按了一个叫人铃，两个高级军官，走进了会场，汉模向一位军官下命令道：“去准备巨型洲际火箭。”

他又向另一个军官道：“将刚才此处的录音记录，送给最高议长，和最高防卫总部的首脑，请他们决定何时将这消息发布出去。”

在两个军官都退了出去之后，会场中又静了片刻。

然后，汉模参谋长便道：“好，让我们搭乘火箭去看原子分解光的威力吧，艾菲铁塔已经耸立了好几百年，看看它是不是会在今天毁灭？”

会议代表络绎地走了出去，四十七号一步不离李义德，李义德本来想要静下来，好好地思索一下，看看利用那七十二小时是不是还可以补救一切。

但是如今他却没有办法，他只好也和众人一起出去。

当各人的车子，来到了洲际火箭场的时候，总议长和防卫总部的最高首脑，已然联合商讨，决定将这个消息向全球公布了。

在洲际火箭场上，挤满了新闻记者，电视已开始向全世界播出会议代表登上洲际火箭，前往巴黎的情形，而电视摄像管的镜头，几乎集中在四十七号的身上，新闻讲解员的声音听来十分神经质，他叫道：“这便是火星人的电子人，他宣称可以在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毁去一座城市！”

没有了人造卫星转播电视，但是却用了电视塔相互递播的办法，是以最远的亚洲城市中，人们也可以在电视中看到四十六号了。

当然，人们也看到在四十七号之旁的李义德。

李义德的面上，像是多了许多皱纹，他可以说一点表情也没有！在欧洲的一个酒吧中，两个北欧人冲动地向着电视怪叫：“做事，做事出来！”

在亚洲的中国式饭店中，两群人在展开争论，一群人说根本没有火星人的电子人，另一群则讥笑这群人是醉生梦死，不正视现实。

亚洲人的性格比较沉静，争吵的人并没有打起来。

但是，在宏都拉斯的一个大广场上，数以千计的南美洲人，却已经混战了起来。第一个混乱就是在那个广场开始。

然而，混战像是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人们开始捣乱、破坏、犯罪，当巨大的洲际火箭，以惊人的速度，横越天际之时，甚至有两枚小火箭向之射了过来。

那是一个火箭部队的军官，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刺激过度所作出的反常行动，这两枚火箭，是差三十码，未曾击中洲际火箭，要不然，洲际火箭也将毁灭了。

当洲际火箭停在巴黎的火箭场上时，火箭场上挤满了高声叫嚷的人，群情汹涌，但是他们究竟在高叫些什么，实在是难以分辨得出来。只听得叫

得最凶的人所叫的是：“不要妥协，绝不投降！”

但是相信任何一个人，若是去问他们有什么办法对付原子分解光的话，他们一定是不知所对的，完全没有办法！

这便是李义德所想到的。

自从人类战胜了最后的敌人之后，地球上便消灭了国与国界限，地球人搁于逸乐太久了，以致忽然没有办法，连李义德这样出类拔革的人，也是毫无办法！

四十六号和会议代表的车子，根本没有法子驶出火箭场，改乘了喷射直升机，一千人才来到艾菲铁塔附近的广场上。

但是，艾菲铁塔要被消灭的消息，既已传了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人，已集中在广场之上，在等候着了，喷射直升机也找不到降落的地方！

十来架巨大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着。

突然地、四十六号自直升机中，飞了出来，它发出了几万人一齐可以听到的声音，叫道：“地球人，你们看看！”

广场上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

数百架长程摄像管对准了悬浮在半空中的四十六号。

事实上四十七号发出的声音，不全是下面广场中的每一个人听到，一经过无线电传播之后，从西藏的峡谷，一直到阿拉斯加的冰流之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这个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声音。

四十六号的身子向下沉去，渐渐接近铁塔。

可时，他仍是不断在讲话。

他讲道：“你们将要看到原子分解光的威力，这种光是一种巨大的一地球人所不能想像的光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任何物体分解为原子，让任何物体就此消失，或是搬到任何地方去，你们不可能看到艾菲铁塔是如何消失的，因为这过程太快了。而你们可以看到，它不见了！”

四十六号的“手”在它的胸前一按。

突然之间，一股灼热的光芒，射了出来。

那股光芒，看来就是闪电一样，突然一闪，便不见了踪影。然而，当灼目的光芒过去之后，艾菲铁塔已消失了！

刹那之间，静到了极点。

几万个人在一起，而静得如此一点声音也没有，这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但却又的确是这样，静到了极点。

但是沉默不过维持了极短的时间，突然有人向前奔来，叫道：“它还在这里，它不可能不见了，它一定还在这里！”

这些要奔到原来巴黎铁塔耸立的地方，拼命地往上爬着，但事实止，巴黎的艾菲铁塔早已不存在了，他们当然爬不上去，只不过是做着向上爬的姿势而已。这看来是十分滑稽的事情，但是做这种滑稽行动的人，却越来越多，人堆着人，人叠着人，混乱、践踏、叫嚷，组成了不折不扣的世界末日图！等到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被压死了，在空中的直升机开始飞回火箭场，四十六号洋洋得意地道：“怎么样？”

在直升机中，并没有人回答他。

一直到会议代表上了洲际火箭，在庞大的火箭舱内，汉模参谋长接到了防卫总部最高首脑的命令：立时召开会议，讨论一切。

由于要召开紧急会议，因之四十六号便被请到了火箭舱，到了另一个

舱房中，李义德当然和四十七号是在一起的。

那个小舱房本来是贵宾室，这时只有他们两个人。李义德望着四十七号，心中忽然想到一点：这个电子人的身上，是有着原子分解光的发射设备的，而地球人对于原子分解光，一无所知，那么，将这个电子拆了开来，是不是可以对原子分解光，多少得到一些知识呢？那应该可以的。

然则，要拆开一个制作精密的电子人，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这个电子人是在火星上制造的，有许多制作方法还要经过仔细的摸索，方能拆开来，那就不是七十二小时之内所能办得到的事情了！

就算这一点可以办得到，那么，至多只不过是对原子分解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想要制造、发明反抗原子分解光的办法，仍是不可能的！

李义德一直望着四十六号，心中急剧地转着念头。

四十六号忽然道：“李博士，我们不妨作一番私人的谈话，你可有意倾听么？”

“你说吧。”李义德的声音是懒洋洋的。

但是实际上，他的心情却十分紧张。

他不知道四十六号要向他做些什么，但所谓“私人的谈话”，当然不会是什么好事，这是李义德所能够肯定的事！

果然，四十六号又开口了，他道：“人类的活动，不能超越大气层，其实并不是什么大损失，我们其实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整个地球的，但我们不这样做，这已是十分宽容了。但目前地球上的混乱局面，只怕要一个新的领导中心，才能使之平静下来，你有意在我们的指令之下，充任地球的最高领导机构的首脑么？”

“一个傀儡政府的首脑。”

“可以这样说，但，这也是保存地球的唯一办法。”

李义德心中忽然一动：火星人的条件，其实是十分宽容的，只不过不准地球人的活动，超出地球的大气层之外而已！

但是，他们确实是掌握了毁灭地球的力量。

为什么他们掌握了那么大的破坏力量，却又只提出那么宽容的条件来呢？这其中一定是有着某一种原因的。

但那是为什么呢？

“你以为，”李义德冷冷地道：“最高防卫会议一定会接受你们的条件么？”

“我想不出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如果我们以火箭对付你们的飞行体，不让你们的飞行体接近地球呢？那你们不是难以对付地球了么？我们决定抗战，还是可以应付的。”

“李博士，汉模参谋长曾以火箭枪射过我，是不是？”

“是的。”

“结果怎样？”

李义德默然了！

李义德是知道结果的，结果是，小火箭还未射中四十六号，自四十七号胸前射出的光芒，便已经消灭了那枚小火箭。

李义德也知道四十六号这时提出这件事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那等于是说，如果地球上以巨型火箭作防卫的话，那么，发自火星飞行体的原子分解光，是一样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巨型火箭进行分解，使得巨型火箭

也消失无踪起不了作用的。

李义德的胸口，像是有一双手在用力地绞着一样，使他感到一阵阵的剧痛。他心中不断地叫着：不能屈服，不能屈服。

然而他知道，除非在七十二小时之内，可以找到破解或抵抗原子分解光的办法，要不然，地球人便只好向火星人的屈服了。

顺从火星人的条件之后，地球科学水准，将倒退两三百年，那时候，更难和火星人的对抗，世世代代，都要受另一个星球上的生物统治了。

能这样么，当然不能！

李义德觉得，自己刚才的办法，还是可行的，那便是：先扣留四十七号，将之拆了开来，首先对原子分解光进行研究。

然后，再集中全球科学家的力量，看看是否能在七十二小时之内，研究出对策来。

四十七号的行动，看来像是真人一样，但是他却只是一个电子人，是接受遥远的无线电指挥的，如果将他引进了一个可以隔绝无线电波的地方，那么四十七号就是一具死的机器了。

李义德渐渐地感到他的计划可行，但是要实行这个计划，必需通过防卫总部，而且，先要表示正在准备接受火星人的条件。

四十七号的失踪，当然会引起火星人的怀疑，火星人一定会再派电子人下来寻找四十六号，那也就是说，拆开四十七号的工作场所，必需是一个极端秘密的所在——李义德也立即想到了一个适宜于进行这样一项工作的一个地方。

那是位于北极，数百尺厚的冰层以下的一个科学实验站。这里可以集中一百个以上的科学家，而且正有一间隔绝无线电波的密室！

李义德是个行事十分慎密的人，当然，他曾经考虑过这样的后果：如果在七十二小时内，一无所获，那么还是没有损失的，至多不过接受火星人的条件而已！

这时候，李义德不由自主，又想起王秀梅来。

以往，每当他有什么新的决定，或是大胆的计划要实行的时候，他总喜欢讲给王秀梅听的，王秀梅听了，也一定吓得咋舌不已。

但这一次，他的计划，却是难以向王秀梅倾听了。

王秀梅在火星上，不知怎么样了？李义德最了解王秀梅，他知道王秀梅最经不起变故的。而她和另外一千多人，正在作为人质。

即使他的计划成功了，火星人不能进攻地球，这一千多个人质的结局，又会怎样呢？李义德只觉说不出来的痛苦！

李义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地球上的人数是三十万万，而被火星人掳去的是一千人。

但是，不论要牺牲多少人，和总体比起来，总是一个少数！

虽然这个少数之中，包括了他最爱的人，王秀梅在内，但似乎也是不应该多考虑的了。李义德一声不出，只是在沉思着。

四十七号虽然是电子人，但是却也没有法子知道李义德的心中，在想些什么，他又道：“怎么样！我们的提议，你可愿意考虑？”

李义德这时，已决定实行自己的计划了。

而他要实行自己的计划，最要紧的事，便是先和四十七号虚与委蛇，然后，再将他引到北极冰层之下的那个科学站去！

是以李义德装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来，道：“这件事……我看我要和几个好友商量一下，才能够决定，你别催我可好？”

四十七号道：“但必需尽快作出决定！”

李义德故意压低了声音，道：“可以的，我立即就召集我的朋友到一个秘密场所去集合，然后，你和我一起出现，那就好了。”

“秘密场所，在什么地方？”

“嘘——”李义德不再说下去。他陡地站了起来，也就在此时，有人在小舱房的门口敲门，随即推开了门，那是参谋长的副官。

副官立正、行礼，道：“李博士，参谋长请你去参加最后的决定，基于会议是秘密的，四十七号电子人请不要参加。”

四十七号并不出声，那显然是火星人在讨论，究竟是不是要去参加。过了两分钟，四十七号才道：“好的，希望你们能作出聪明的决定！”李义德本来，正在发愁，不知如何摆脱四十七号才好，因为，四十七号若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边，他是根本没有机会去向参谋长提出自己的计划的。

但如今，机会来了！

他竭力抑遏着心中的高兴，唯恐被四十七号觉察了出来，然后便随着副官，来到了巨大的火箭舱中，火箭舱内的气氛，十分沉闷。

李义德一到，汉模参谋长便站了起来，说道：“对于是不是应该接受火星人的条件，现在有两派意见，最高首脑觉得他也难以下决定，所以命令你来参加一些决定性的意见。”

李义德苦笑了一下，道：“其实事情很简单，如果有对抗的余地，当然不接受火星人的条件，但如果根本无法对抗——”他没有再说下去，只不过摊了摊手。

舱中响起了阵阵的议论声。

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地球人心目中的英雄，是赞成投降的！这对于全人类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无可估计的后果的震撼！

“你的意见是这样？”参谋长勉强地再问。

“是的。”李义德一面回答，一面却将一张小纸片，递给了参谋长，小纸片上，用十分细小的字，写着一行字：“请准我动用北极冰层下的科学站，并通知全世界光学、热电学、原子能以及死光束专家听令，我有一个计划，但表面上，我们不妨尽量利用这七十二小时。”

参谋长呆了一呆，他随即将纸团收好。

他本身也是不准备投降的，所以当他听到李义德竟公然主张投降的时候，他的心中，十分难过，面色也极其的难看。

但是如今，他总算有了安慰了。

他向李义德点了点头，然后道：“各位，我们还有七十一小时零二十分的时间可以考虑，最高首脑已决定召开有更多决策人士参加的会议，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请各位一下火箭之后，立即赶到会议室去，李博士说他感到极度的疲乏，向我请求休息，我已批准了！”

参谋长的话刚一讲完，巨大的火箭，便发出了一阵轻微的震荡。着陆了。李义德回到了他原来所在小舱房之中。

四十七号迎了上来，说道：“李博士，你刚才在会议中所讲的话，真是精彩，我相信，我们可以合作得天衣无缝的。”

李义德呆了一呆，火箭舱中，是有着十一种反偷听装置的。何以自己

刚才所讲的话，四十七号竟然可以听得到？

如果四十七号所利用的无线电波，和地球人熟知的无线电波是截然不同的话，那么，自己的计划，首先就是要截断指挥四十七号的无线电波，“杀死”四十七号，然后再对四十七号身上的“原子分解光”装置，进行研究！

而如果火星人和地球人，对于无线电波的概念不同，地球上截断无线电波的设备，并不能对指挥四十七号的无线电波生效，那么，四十七号岂不是杀不死的么？

李义德一想到这一点，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

但是他是一个性格十分坚毅的人，他既然想到了要做一件事，那么，在事情进行之际，不管产生了多少曲折和多少麻烦，他仍然要做到底的。这时，他想到了这一点之后，并没有打消自己的计划，只不过他知道，一个本来是十分冒险的计划，这时变得更冒险了！

李义德道：“我们也该离开了，我已经告了假，我准备去会晤我的几个朋友，你是不是跟我一起来？还是回火星去？”

“我跟你一起，”四十七号回答：“我的任务，是要将地球人接受了我们的条件的消息传到火星上去，如今我还未曾完成任务。”

李义德不再表示什么，他走出了舱房，踏上自动舱电梯，出了巨大的洲际火箭，四十七号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后面。

李义德才一踏出了火箭，便陡地呆住了。

火箭场上的混乱情形，实是难以想像的。

本来，这里是管理最完善，设备最得法的一个火箭场，可是如今，有好几支火箭，和几座火箭发射台，已被破坏了。

而且，一队配备着小型火箭炮的兵士，正在阻止一大群人拥向另一枚巨大的太空火箭，这一大群人狂叫乱嚷，他们的目的，似乎是想夺取这枚火箭，离开地球，不再在地球上逗留。而另一大群人，则正聚集着，在听一个人大声演讲。

那人只不过讲了三句，其中便已五次提到“世界末日”。的确，那种混乱的情形，使人想起世界末日，而且，显然这种情绪，越来越迅速地蔓延，将变得难以控制了。

李义德和四十六号，才一下洲际火箭，便被认了出来，一大群人呼叫着涌了过来，指着李义德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有的则向四十七号叫骂：“火星的魔鬼，滚回去！”

九

四十六号大模大样他说着，甚至还挥着手。

当然，这一切，全是“火星”在遥远控制的结果。

会议室中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四十七号。四十七号最后道：“当然，你们可以有时间考虑，但你们有的时间，只是三日夜，七十二小时！”

会场中又骚动了起来。

“七十二小时！如果在七十二小时之内，你们地球上的最高决策会议，还没有决定的话，那么，原子分解光将会破坏你们的首都所在地！”

会场中又突然静了下来。

汉模参谋长问道：“这算是最后通牒么？”

四十六号道：“是。”

“关于原子分解光，我们可有什么印象？”一位军事首长站起来，“我们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原子分解光，我们凭什么要答应所谓火星人的要求？”

“对啊，所谓火星人在什么地方？”另一个安全工作的高级负责人也叫道：“单凭这样一个电子人，我们就要受这样的屈辱了么？”

另一个人高叫，几乎是针对着李义德的，那位先生道：“这种电子人，普通的工厂都可以制造，拿它们来吓人，有什么用处？”

李义德几乎要愤怒地骂了出来！

但是他却仍然保持着冷静。

只听得四十六号冷冷地道：“我负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让你们见识原子分解光的威力，但这一来，这个秘密就必需分布出去了，各位有能力控制这个混乱的局面么？”

“我们必需看到敌人方面的实力！”在议论纷纷中，众人的意见，由参谋长讲了出来：“你不妨尽量发挥原子分解光的威力。”

“好的，那么谁要参观，就请备交通工具，我们到巴黎去，我以巴黎的艾菲铁塔作为我试验原子分解光的试验品。”

汉模参谋长向李义德望来。

李义德叹了一口气，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汉模按了一个叫人铃，两个高级军官，走进了会场，汉模向一位军官下命令道：“去准备巨型洲际火箭。”

他又向另一个军官道：“将刚才此处的录音记录，送给最高议长，和最高防卫总部的首脑，请他们决定何时将这消息发布出去。”

在两个军官都退了出去之后，会场中又静了片刻。

然后，汉模参谋长便道：“好，让我们搭乘火箭去看原子分解光的威力吧，艾菲铁塔已经耸立了好几百年，看看它是不是会在今天毁灭？”

会议代表络绎地走了出去，四十七号一步不离李义德，李义德本来想要静下来，好好地思索一下，看看利用那七十二小时是不是还可以补救一切。但是如今他却没有办法，他只好也和众人一起出去。

当各人的车子，来到了洲际火箭场的时候，总议长和防卫总部的最高首脑，已然联合商讨，决定将这个消息向全球公布了。

在洲际火箭场上，挤满了新闻记者，电视已开始向全世界播出会议代表登上洲际火箭，前往巴黎的情形，而电视摄像管的镜头，几乎集中在四十七号的身上，新闻讲解员的声音听来十分神经质，他叫道：“这便是火星人的电子人，他宣称可以在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毁去一座城市！”

没有了人造卫星转播电视，但是却用了电视塔相互递播的办法，是以最远的亚洲城市中，人们也可以在电视中看到四十六号了。

当然，人们也看到在四十七号之旁的李义德。

李义德的面上，像是多了许多皱纹，他可以说一点表情也没有！在欧洲的一个酒吧中，两个北欧人冲动地向着电视怪叫：“做事，做事出来！”

在亚洲的中国式饭店中，两群人在展开争论，一群人说根本没有火星人的，另一群则讥笑这群人是醉生梦死，不正视现实。

亚洲人的性格比较沉静，争吵的人并没有打起来。

但是，在宏都拉斯的一个大广场上，数以千计的南美洲人，却已经混战了起来。第一个混乱就是在那个广场开始。

然而，混战像是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人们开始捣乱、破坏、犯罪，当巨大的洲际火箭，以惊人的速度，横

越空际之时，甚至有两枚小火箭向之射了过来。

那是一个火箭部队的军官，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刺激过度所作出的反常行动，这两枚火箭，是差三十码，未曾击中洲际火箭，要不然，洲际火箭也将毁灭了。

当洲际火箭停在巴黎的火箭场上时，火箭场上挤满了高声叫嚷的人，群情汹涌，但是他们究竟在高叫些什么，实在是难以分辨得出来。只听得叫得最凶的人所叫的是：“不要妥协，绝不投降！”

但是相信任何一个人，若是去问他们有什么办法对付原子分解光的话，他们一定是不知所对的，完全没有办法！

这便是李义德所想到的。

自从人类战胜了最后的敌人之后，地球上便消灭了国与国界限，地球人搁于逸乐太久了，以致忽然没有办法，连李义德这样出类拔革的人，也是毫无办法！

四十六号和会议代表的车子，根本没有法子驶出火箭场，改乘了喷射直升机，一千人才来到艾菲铁塔附近的广场上。

但是，艾菲铁塔要被消灭的消息，既已传了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人，已集中在广场之上，在等候着了，喷射直升机也找不到降落的地方！

十来架巨大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着。

突然地、四十六号自直升机中，飞了出来，它发出了几万人一齐可以听到的声音，叫道：“地球人，你们看看！”

广场上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

数百架长程摄像管对准了悬浮在半空中的四十六号。

事实上四十七号发出的声音，不全是下面广场中的每一个人听到，一经过无线电传播之后，从西藏的峡谷，一直到阿拉斯加的冰流之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这个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声音。

四十六号的身子向下沉去，渐渐接近铁塔。

可时，他仍是不断在讲话。

他讲道：“你们将要看到原子分解光的威力，这种光是一种巨大的一地球人所不能想像的光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任何物体分解为原子，让任何物体就此消失，或是搬到任何地方去，你们不可能看到艾菲铁塔是如何消失的，因为这过程太快了。而你们可以看到，它不见了！”

四十六号的“手”在它的胸前一按。

突然之间，一股灼热的光芒，射了出来。

那股光芒，看来就是闪电一样，突然一闪，便不见了踪影。然而，当灼目的光芒过去之后，艾菲铁塔已消失了！

刹那之间，静到了极点。

几万个人在一起，而静得如此一点声音也没有，这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但却又的确是如此，静到了极点。

但是沉默不过维持了极短的时间，突然有人向前奔来，叫道：“它还在这里，它不可能不见了，它一定还在这里！”

这些要奔到原来巴黎铁塔耸立的地方，拼命地往上爬着，但事实止，巴黎的艾菲铁塔早已不存在了，他们当然爬不上去，只不过是做着向上爬的姿势而已。这看来是十分滑稽的事情，但是做这种滑稽行动的人，却越来越多，人堆着人，人叠着人，混乱、践踏、叫嚷，组成了不折不扣的世界末日

图！等到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被压死了，在空中的直升机开始飞回火箭场，四十六号洋洋得意地道：“怎么样？”

在直升机中，并没有人回答他。

一直到会议代表上了洲际火箭，在庞大的火箭舱内，汉模参谋长接到了防卫总部最高首脑的命令：立时召开会议，讨论一切。

由于要召开紧急会议，因之四十六号便被请到了火箭舱，到了另一个舱房中，李义德当然和四十七号是在一起的。

那个小舱房本来是贵宾室，这时只有他们两个人。李义德望着四十七号，心中忽然想到一点：这个电子人的身上，是有着原子分解光的发射设备的，而地球人对于原子分解光，一无所知，那么，将这个电子拆了开来，是不是可以对原子分解光，多少得到一些知识呢？那应该可以的。

然则，要拆开一个制作精密的电子人，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这个电子人是在火星上制造的，有许多制作方法还要经过仔细的摸索，方能拆开来，那就不是七十二小时之内所能办得到的事情了！

就算这一点可以办得到，那么，至多只不过是对原子分解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想要制造、发明反抗原子分解光的办法，仍是不可能的！

李义德一直望着四十六号，心中急剧地转着念头。

四十六号忽然道：“李博士，我们不妨作一番私人的谈话，你可有意倾听么？”

“你说吧。”李义德的声音是懒洋洋的。

但是实际上，他的心情却十分紧张。

他不知道四十六号要向他说些什么，但所谓“私人的谈话”，当然不会是什么好事，这是李义德所能够肯定的事！

果然，四十六号又开口了，他道：“人类的活动，不能超越大气层，其实并不是什么大损失，我们其实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整个地球的，但我们不这样做，这已是十分宽容了。但目前地球上的混乱局面，只怕要一个新的领导中心，才能使之平静下来，你有意在我们的指令之下，充任地球的最高领导机构的首脑么？”

“一个傀儡政府的首脑。”

“可以这样说，但，这也是保存地球的唯一办法。”

李义德心中忽然一动：火星人的条件，其实是十分宽容的，只不过不准地球人的活动，超出地球的大气层之外而已！

但是，他们的确是掌握了毁灭地球的力量了。

为什么他们掌握了那么大的破坏力量，却又只提出那么宽容的条件来呢？这其中一定是有着某一种原因的。

但那是为什么呢？

“你以为，”李义德冷冷地道：“最高防卫会议一定会接受你们的条件么？”

“我想不出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如果我们以火箭对付你们的飞行体，不让你们的飞行体接近地球呢？那你们不是难以对付地球了么？我们决定抗战，还是可以应付的。”

“李博士，汉模参谋长曾以火箭枪射过我，是不是？”

“是的。”

“结果怎样？”

李义德默然了！

李义德是知道结果的，结果是，小火箭还未射中四十六号，自四十七号胸前射出的光芒，便已经消灭了那枚小火箭。

李义德也知道四十六号这时提出这件事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那等于是说，如果地球上以巨型火箭作防卫的话，那么，发自火星飞行体的原子分解光，是一样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巨型火箭进行分解，使得巨型火箭也消失无踪起不了作用的。

李义德的胸口，像是有一双手在用力地绞着一样，使他感到一阵阵的剧痛。他心中不断地叫着：不能屈服，不能屈服。

然而他知道，除非在七十二小时之内，可以找到破解或抵抗原子分解光的办法，要不然，地球人便只好向火星人的屈服了。

顺从火星人的条件之后，地球科学水准，将倒退两三百年的时候，更难和火星人的对抗，世世代代，都要受另一个星球上的生物统治了。

能这样么，当然不能！

李义德觉得，自己刚才的办法，还是可行的，那便是：先扣留四十七号，将之拆了开来，首先对原子分解光进行研究。

然后，再集中全球科学家的力量，看看是否能在七十二小时之内，研究出对策来。

四十七号的行动，看来像是真人一样，但是他却只是一个电子人，是接受遥远的无线电指挥的，如果将他引进了一个可以隔绝无线电波的地方，那么四十七号就是一具死的机器了。

李义德渐渐地感到他的计划可行，但是要实行这个计划，必需通过防卫总部，而且，先要表示正在准备接受火星人的条件。

四十七号的失踪，当然会引起火星人的怀疑，火星人一定会再派电子人下来寻找四十六号，那也就是说，拆开四十七号的工作场所，必需是一个极端秘密的所在——李义德也立即想到了一个适宜于进行这样一项工作的一个地方。

那是位于北极，数百尺厚的冰层以下的一个科学实验站。这里可以集中一百个以上的科学家，而且正有一间隔绝无线电波的密室！

李义德是个行事十分慎密的人，当然，他曾经考虑过这样的后果：如果在七十二小时内，一无所获，那么还是没有损失的，至多不过接受火星人的条件而已！

这时候，李义德不由自主，又想起王秀梅来。

以往，每当他有什么新的决定，或是大胆的计划要实行的时候，他总喜欢讲给王秀梅听的，王秀梅听了，也一定吓得咋舌不已。

但这一次，他的计划，却是难以向王秀梅倾诉了。

王秀梅在火星上，不知怎么样了？李义德最了解王秀梅，他知道王秀梅最经不起变故的。而她和另外一千多人，正在作为人质。

即使他的计划成功了，火星人不能进攻地球，这一千多个人质的结局，又会怎样呢？李义德只觉说不出的痛苦！

李义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地球上的人数是三十万万，而被火星人掳去的是一千人。

但是，不论要牺牲多少人，和总体比起来，总是一个少数！

虽然这个少数之中，包括了他最爱的人，王秀梅在内，但似乎也是不

应该多考虑的了。李义德一声不出，只是在沉思着。

四十七号虽然是电子人，但是却也没有法子知道李义德的心中，在想些什么，他又道：“怎么样！我们的提议，你可愿意考虑？”

李义德这时，已决定实行自己的计划了。

而他要实行自己的计划，最要紧的事，便是先和四十七号虚与委蛇，然后，再将他引到北极冰层之下的那个科学站去！

是以李义德装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来，道：“这件事……我看我要和几个好友商量一下，才能够决定，你别催我可好？”

四十七号道：“但必需尽快作出决定！”

李义德故意压低了声音，道：“可以的，我立即就召集我的朋友到一个秘密场所去集合，然后，你和我一起出现，那就好了。”

“秘密场所，在什么地方？”

“嘘——”李义德不再说下去。他陡地站了起来，也就在此时，有人在小舱房的门口敲门，随即推开了门，那是参谋长的副官。

副官立正、行礼，道：“李博士，参谋长请你去参加最后的决定，基于会议是秘密的，四十七号电子人请不要参加。”

四十七号并不出声，那显然是火星人在讨论，究竟是不是要去参加。过了两分钟，四十七号才道：“好的，希望你们能作出聪明的决定！”李义德本来，正在发愁，不知如何摆脱四十七号才好，因为，四十七号若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边，他是根本没有机会去向参谋长提出自己的计划的。

但如今，机会来了！

他竭力抑遏着心中的高兴，唯恐被四十七号觉察了出来，然后便随着副官，来到了巨大的火箭舱中，火箭舱内的气氛，十分沉闷。

李义德一到，汉模参谋长便站了起来，说道：“对于是不是应该接受火星人的条件，现在有两派意见，最高首脑觉得他也难以下决定，所以命令你来参加一些决定性的意见。”

李义德苦笑了一下，道：“其实事情很简单，如果有对抗的余地，当然不接受火星人的条件，但如果根本无法对抗——”他没有再说下去，只不过摊了摊手。

舱中响起了阵阵的议论声。

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地球人心目中的英雄，是赞成投降的！这对于全人类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无可估计的后果的震撼！

“你的意见是这样？”参谋长勉强地再问。

“是的。”李义德一面回答，一面却将一张小纸片，递给了参谋长，小纸片上，用十分细小的字，写着一行字：“请准我动用北极冰层下的科学站，并通知全世界光学、热力学、原子能以及死光束专家听令，我有一个计划，但表面上，我们不妨尽量利用这七十二小时。”

参谋长呆了一呆，他随即将纸团收好。

他本身也是不准备投降的，所以当他听到李义德竟公然主张投降的时候，他的心中，十分难过，面色也极其的难看。

但是如今，他总算有了安慰了。

他向李义德点了点头，然后道：“各位，我们还有七十一小时零二十分的时间可以考虑，最高首脑已决定召开有更多决策人士参加的会议，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请各位一下火箭之后，立即赶到会议室去，李博士说他

感到极度的疲乏，向我请求休息，我已批准了！”

参谋长的话刚一讲完，巨大的火箭，便发出了一阵轻微的震荡。着陆了。李义德回到了他原来所在小舱房之中。

四十七号迎了上来，说道：“李博士，你刚才在会议中所讲的话，真是精彩，我相信，我们可以合作得天衣无缝的。”

李义德呆了一呆，火箭舱中，是有着十一种反偷听装置的。何以自己刚才所讲的话，四十七号竟然可以听得到？

如果四十七号所利用的无线电波，和地球人熟知的无线电波是截然不同的话，那么，自己的计划，首先就是要截断指挥四十七号的无线电波，“杀死”四十七号，然后再对四十七号身上的“原子分解光”装置，进行研究！

而如果火星人和地球人，对于无线电波的概念不同，地球上截断无线电波的设备，并不能对指挥四十七号的无线电波生效，那么，四十七号岂不是杀不死的么？

李义德一想到这一点，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

但是他是一个性格十分坚毅的人，他既然想到了要做一件事，那么，在事情进行之际，不管产生了多少曲折和多少麻烦，他仍然要做到底的。这时，他想到了这一点之后，并没有打消自己的计划，只不过他知道，一个本来是十分冒险的计划，这时变得更冒险了！

李义德道：“我们也该离开了，我已经告了假，我准备去会晤我的几个朋友，你是不是跟我一起来？还是回火星去？”

“我跟你一起，”四十七号回答：“我的任务，是要将地球人接受了我们的条件的消息传到火星上去，如今我还未曾完成任务。”

李义德不再表示什么，他走出了舱房，踏上自动舱电梯，出了巨大的洲际火箭，四十七号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后面。

李义德才一踏出了火箭，便陡地呆住了。

火箭场上的混乱情形，实是难以想像的。

本来，这里是管理最完善，设备最得法的一个火箭场，可是如今，有好几支火箭，和几座火箭发射台，已被破坏了。

而且，一队配备着小型火箭炮的兵士，正在阻止一大群人拥向另一枚巨大的太空火箭，这一大群人狂叫乱嚷，他们的目的，似乎是想夺取这枚火箭，离开地球，不再在地球上逗留。而另一大群人，则正聚集着，在听一个人大声演讲。

那人只不过讲了三句，其中便已五次提到“世界末日”。的确，那种混乱的情形，使人想起世界末日，而且，显然这种情绪，越来越迅速地蔓延，将变得难以控制了。

李义德和四十六号，才一下洲际火箭，便被认了出来，一大群人呼叫着涌了过来，指着李义德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有的则向四十七号叫骂：“火星的魔鬼，滚回去！”

## 十

在他们四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四十七号突然抓住了李义德的手臂，同

时，在四十七号后背部，发出了“嗤嗤”两声响，冒出了两股白气，两个人破空而去，转眼之间，便升高了两百公尺。也就在这时，一架电动直升机，在他们的身边飞过。

李义德听到直升机中，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叫道：“义德！我找你好久了，快来，快到我的直升机里面来。”

李义德回头看去，看到在叫他的娜莎·巴里摩，蒙德斯的未婚妻，他连忙向四十七号示意，两人一齐进了直升机。

娜莎向四十七号望了一眼。全世界的人都会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来自火星的电子人，娜莎自然也知道它是什么，是以娜莎在望向它的时候，是充满敌意的。她瞪了四十七号一眼，同时道：“义德，你无法回家了，你的住宅已被捣毁了。”

“为什么？”李义德痛苦地问。

“不为什么，”娜莎的声音，却出奇地平静，“人们已开始丧失了理智，在这样的情形下，所有的行动全是无目的的了。”

四十六号突然插言：“所以，你必需出来维持局面。”

李义德不出声。

娜莎的身子，突然震了一下，她转过头来望着李义德，道：“这家伙在说些什么，你何以不否认？你是什么意思？”

“火星人有意思要我出面来组织一个顺从火星人意志的傀儡政权，我正在接受考虑。”李义德说着，同时，也轻薄地伸手，在娜莎的面颊上，轻轻地拍了拍。

在刹那之间，娜莎变得怒不可遏！

她陡地拍开了李义德的手。

但是李义德却还笑着，在她娇嫩的脸颊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娜莎再是一怔，然而在刹那之间，她却完全明白了。

李义德绝不是轻薄的人，他这时的行动，却如此反常。

那证明他是想表示，他所说的，全然不是真话，只不过是有所顾忌，不得不说而已！

她的怒气平复下去，道：“我看除了你以外，也没有别的人可以出来维持这个局面了。”

“是啊，可是如今，我却先要休息，娜莎，你和我一起去，好不好？”李义德含有深意地望着娜莎，希望她答应。

“好，当然好。”娜莎显得很高兴。

李义德也知道，娜莎明白一切了。

“那么，我还要借用你的私人小火箭船。”

“当然可以。”

娜莎·巴里摩是一个天文学家，她有一艘速度十分高的小火箭船，用这艘小火箭船到北极去，只要数十分钟就够了。

李义德觉得自己的计划正在渐渐地接近实现。

但是，却还有一点关键性的问题，那便是：如何使得火星找不到四十七号的行踪呢？

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这个大难题不解决，那么，即使“杀死”了四十七号，火星仍然立即可以知道，四十七号是在什么地方出事，会跟踪而至的！

是以，李义德觉得他的计划有修改的必要。

因为，若是给火星星人立即跟踪而至，他就绝不会有时间和别的科学家一起，研究“原子分解光”的形成因素和找出对付它的方法来了。

要修改计划，那自然最好是在半途，便截断“四十七号”和火星星人的联络，然后，再以极高的速度，将他送到北极去！

同样，火星星人将不知道“四十七号”是在什么地方，当然，他们会寻找，但是不一定找得到，至少自己这方面可以有时间来研究原子分解光的一切了。

李义德在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只是轻轻地触了娜莎一下，和向娜莎使了一个眼色，表示他有十分重要的事，和娜莎商量。

娜莎是十分机灵的女子，立时明白了李义德的意思。

然后，李义德绝不再望向娜莎，他只是向“四十七号”讲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他的右手食指，却在娜莎的膝头之上，不断轻轻地敲着。

他敲的是一种电码，利用长、短的讯号组成的文字。

等到直升机在庞大的火箭场下降之时，李义德已经完成了他对娜莎的通讯，他利用这种电码，向娜莎讲了如下的话：一到火箭场，便通知技师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火箭中布置一间可以发射强烈抗无线电波的房间，我要将对付四十七号的计划提前执行。如果他们做不到的话，你再来通知我，我和四十七号始终在火箭场的等候室，等候准备的结果。

娜莎的心中也十分紧张，她的手心之中在出汗。

李义德的计划，无疑是十分大胆、冒险的。

因为，只要火星星人的特殊无线电波，仍能“四十七号”发生联系的话，那么，李义德的一切计划，便都败露无遗了。

在那样的情形之下，火星星人自然可以知道地球上的人并无意接受条件，只不过在虚与委蛇，那么他们就会用更强硬的手段了！

但是娜莎绝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来。

因为她知道这是极其严重的时刻，是地球上人类面临自由和奴役的抉择的时刻，在那种时候，有许多事情，是必需果断大胆，而不能犹豫的。当直升机停在火箭场上时，李义德引着“四十七号”到等候室去，娜莎却走了开去。四十七号竟立即问：“那位女士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李义德的心中，吃了一惊，但是他随即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道：“她是去布置如何可以杀死你的方法了。”

“哈哈，”四十七号笑了起来，“杀死我？别忘了我根本是没有生命的，我只不过是一堆机械，几千万个零件和电子管而已。”

“那我可管不着了！”李义德耸了耸肩。

同时，李义德的心口，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从四十七号的回答听来，他心中显然已没有疑心了，自己将真正的图谋，用近乎开玩笑的方式告诉他，这实是隐藏真正图谋的最好办法。“四十七号”以征服者的姿势，在火箭场的等候室中，来回地踱着，李义德一步不离地跟在它的身边，这使得“四十六号”相当满意，道：“李博士，我们没有找错人，你确实可以成为我们统治地球的最佳代理人，我想你也定然乐意于做这个代理人的，是不？”

李义德忍不住心头的厌恶，面上还要保持着微笑，道：“我有一点不明白，何以你们三百个电子人，不干脆在地球上组织一个电子人政府，直接进

行统治呢？”

四十六号笑了起来，笑声十分古怪，道：“李博士，我不相信你真的不明白。地球上的人类，是一种极其伟大的生物，由电子人来组成政府，那是迟早会被推翻的。由你来出面的话，就可以冲淡矛盾，你难道不明白其中微妙么？”

“我当然明白！”

李义德本就明白的，这时候，他故意这样提出来，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使得四十六号不再疑心娜莎去做什么而已。

是以，他不断地找些迎合四十七号的话说着，他甚至讲了地球人今后将由什么样政府统治的细节问题，来投其所好。

足足四十分钟过去了，娜莎还没有回来。

李义德的心中，十分焦急，而四十七号也连问好几次，显然有点不耐烦了。李义德只得陪笑，总算，又过了两分钟，娜莎便走了进来。

娜莎一进来，李义德便用目光向她相询。

娜莎笑着，道：“李，看来我们的行踪已被人知道了，火箭场中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要人，都在争搭火箭，现在好了，我们有一枚速度最快的小型火箭，我看我们的行动还得隐蔽些，要不然，四十七号先生要被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包围了。”

四十七号得意地笑了起来。

在娜莎的回答中，李义德知道了一切已准备妥当了。

他们一齐向外走去，娜莎故意带他们走一条十分狭窄的通道。火箭场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建筑物，穿出了通道之后，他们登上了一辆车子。

在车上，娜莎用手指在李义德的手背上，用电码敲着：“尽可能准备好了，紫色按钮是操纵一切的总钮，但并没有把握一定可以截断火星人的无线电波。”

李义德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车子将三人送到了一枚小型的高速火箭之旁，三人一齐登上了火箭，那小型火箭中，只有一间驾驶室，和一间小小的舱房。

那小舱房只有六尺见方，两个人坐了下来之后，便没有多少空位了，火箭由娜莎驾驶，李义德和四十七号，面对面地坐在舱房中。

操纵室的火箭发射命令发出之后，火箭的尾部，发出了“轰”地一声响，以极高的速度，破空而去，在飞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便向南飞去。李义德早已注意到了那个紫色扭钮。

那按钮就在他坐的椅子的扶手之上，李义德知道，娜莎和火箭场上的科学家，是尽了他们的能力，来布置这一切的了。

这个按钮一按下去，这枚小火箭便可以摆脱无线电波的无程追踪，便可以任何人不知道这枚小火箭的来踪去向。

但是，那只是对地球上的无线电波而言的。

火星人所使用的无线电波，是不是另外的一种呢？

地球上所发射的抗无线电波，是不是能够成功地隔离火星使用的无线电波呢？如果能的话，那么计划还可以照程序进行。

如果不能的话——李义德不禁苦笑。

火箭在向南平稳而快速地飞行，高度是三万两千尺，李义德的手，渐渐地向那个紫色的按钮上移近，他的心情也渐渐地紧张了起来。

四十七号忽然转回头，也看到那紫色的按钮，问道：“这个按钮是操纵什么的？怎么会在这里？”

他的声音之中，已有疑惑的意味了。

李义德吸了一口气，道：“这是电视的控制钮，一按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火箭经过地方的风景，你可要欣赏一下么？”

四十七号又不经意地转过头去，道：“这也好。”

在他的面前，恰有一幅极大的荧光屏在，显然他已相信了李义德的话了，李义德一咬牙，手已向下，向那紫色按钮，按了下去。

前面的电视荧光屏，突然亮了起来，但是在荧光幕上出现的，却并不是什么地面上的风景的，而是这枚小火箭的全身情形。

李义德看到，在火箭的周围，都有一种亮紫色的光芒在迸跃着，那是频率极调高的抗无线电波！抗无线电波已经包围了整个火箭！

而在驾驶室中的娜莎，显然也已知道李义德已经按下了那个按钮，火箭突然转起弯来，而且速度也陡地加快了许多。

火箭本来是向南飞的，这时，转了一个大弯之后，便向北飞去，那才是他们真正要去的目的地：北极，刚才向南飞，只是一种烟幕！

在那一瞬间，李义德几乎没有勇气向四十七号看去！

因为他知道这时，小火箭所发出的抗无线电波，是不是已成功地截断了火星人对四十七号控制的，他绝无把握！

但是，他只是发怔了几秒钟，心头便猛烈地跳动了起来！他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成功了，因为四十七号并没有出声！

他满怀兴奋地低下头来，向四十七号看去。

只见四十七号仍然坐在椅上，但是它却全身都靠在椅子之上，双手也软垂着。这时，传音器中传来娜莎的声音：“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一看到了四十七号的那种情形，李义德便知道计划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了！四十七号已经“死”了，火星人已无法通过无线电波来指挥这个电子人了！

他心中的兴奋，令得他在一时之间，讲不出话来。

“砰”地一声响，房舱通向驾驶室的门被打开，娜莎冲了进来，面色苍白，叫道：“怎——”可是她只讲了一个字，便呆住了！

她也立即看到了李义德惊喜的情形，和四十七号坐在椅子上那种姿势，她当然可以知道，四十七号已经被“杀死”了！

她陡地一呆之后，不禁失声叫：“我们成功了！”

“成功了！”李义德也大叫了起来。

他陡地抬起头，看到娜莎，震了一震，道：“火箭——你怎么离开了驾驶室？”

“不妨事的，我已开动了自动驾驶系统了，你以为我会兴奋得连这一点都忘记了么？”娜莎连忙回答着，又向前走出了一步。

“娜莎，”李义德将声音压得十分低，像是怕被什么人听到似的，其实，那是绝无可能之事，“我们将他杀死了。”

“是的，你成功了。”

“成功？那还差得很远，但我们至少已俘虏了一个电子人，娜莎，我们先将四十七号身上的无线电波接收器拆下来。”

娜莎点了点头，推起了一张椅子，在椅子下面，放着两副“电射光束”

切割器，娜莎自己取了一副，交了一副给李义德。

李义德一伸手，推开了四十七号头上所戴的黑色帽子，他按下了“雷射”切割器的控制钮，一股极细的光束，射向四十六号的头部。

转眼之间，四十六号的头部，便出现了一个洞，洞内可以看到无数细小的电子管，在“雷射光束”的移动下，电子管纷纷爆裂。

前后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李义德和娜莎两人，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两人放下了手中的“雷射”切割器。

李义德道：“可以收起抗无线电波了。”

娜莎伸手，又在那紫色的按钮上按了一按。将火箭周围发出的抗无线电波收了起来，火箭的速度比刚才快了两倍。

通过电视网，他们已经可以看到地面上的冰层了。

火箭已经飞到了北极的上空了！

娜莎走回驾驶室，五分钟之后，火箭在厚厚的冰层之上降落，当李义德将四十七号放在肩头上，走下火箭之际，汉模参谋长也已在了。

“各地的科学家到齐了没有？”李义德第一句便问。

“到了十分之八九了，”汉模参谋长回答，同时，他拍声李义德的肩头。

“这……这个便是你们要解剖分析的电子人？”

“是的，我们快到冰层下的基地去！”

“好，交通工具是特别供应的，你们先去。”汉模参谋长向一旁的一个年轻人挥了挥手，“我在这里，接应迟来的科学家。”

那年轻人对着无线电传话器低声道：“冰底潜航船注意，有两个乘客要上船了，请浮上冰面来，请浮上冰面来！”

他一面说，一面向李义德和娜莎招了招手，两人跟着他向前走去，走出了十来码，便来到一个冰层中的冰洞之刚。

而这时候，冰洞中伸出了一根直径三尺的圆管来，在管的内壁，是金属的梯级。李义德和娜莎，连忙沿着梯级，向下走去。

通下了十来尺，便听一个热情的声音：“欢迎，欢迎光临！”

他们只觉得眼前一亮，已置身于一个十分宽敞的船舱中了。张开双臂在欢迎他们的，正是冰下科学站的一个负责人。

李义德放下了肩头上的四十七号，立时便有人将四十七号装在一只金属箱子之中。

这艘在冰下航行的潜艇，开始航行了。

在船中，是可以看到船外冰层下海洋的情形的，冰层下的海洋，的确是奇观中的奇观，但如今，李义德和娜莎两人却都无心欣赏。

二十分钟之后，冰下潜航船已经接近了一座极大的海底建筑物，那海底建筑物的形状，恰如一条极大的海豚。本来，这个科学站是设来专门研究北极冰层对地球气候之影响，和冰层下生物的生活状态的。但如今，这个科学站，却负起了一项空前重大的任务了！

潜航船在建筑物的大门中驶了进去，停了下来，李义德和娜莎两人，从金属阶梯上爬了上去，出了圆管，便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大厅之中。

大厅上已被布置成为一个特殊的会场。

一排椅子，排成圆形，围着当中的一块空地。

坐在椅子上的，已有三十多人，李义德停了一停，在他身后，推着那装有“四十七号”箱子的娜莎也停住了。

这时在大厅中的那三十多人，李义德几乎是全部认识的，就算他未曾见过面，也曾在电视上、报纸上见过他们的照片。

这三十来个人，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群，若是他们仍然没有法于揭开“原子分解光”的秘密，那么地球人便没有法子和火星人对抗了！

李义德在刹那之间，只觉得心头异常地沉重！

这个科学站中的人是成功还是失败，关系着全人类的命运，这怎能令得他心头宽舒，他一言不发，向前走去，在一个座位之前站定。

然后，他沉声道：“各位是应汉模参谋长之邀前来的，但是各位前来此处任务是什么，只怕各位都还不知道。”

座间没有人出声。

“各位，”李义德尽量将话讲得简短，因为火星人的限期是七十二小时，而他们已经用去了许多时间了，“我已截断了一个火星电子人的无线电操纵系统，我们要在这个火星人的身上，找出原子分解光的秘密来，藉以对抗火星星人！”

在李义德讲话的时候，几个管理电脑的女职员，早已将一份份有关“原子分解光”的资料，送到了每一个科学家的面前。

娜莎也接着，将那只箱子开始推到众人的中间去。

许多测量光波、光谱、光性质、光热量的仪器，也都被推到了中间，七八个光学专家已经穿上了工作服，准备开始工作。

娜莎打开了箱子，李义德指着躺在箱子中的四十六号，道：“我曾目击这名电子人的胸前，发出原子分解光来，那种光，将任何物体分解成原子，然后，则以光的速度，运送出去，我们先要找出这种光的性质，它的发生情形，然后才能预防！”

他一面说，一面迅速地工作着。

“四十六号”的衣服，早已被除去，这时候，李义德拍着“四十七号”的胸前，用一具特殊的切割器，迅速地移开了“四十七号”胸前的一块金属片。

然后，他站了起来。

两名光学专家俯下身去，测光的仪器一具又一具地被使用着，那两位专家更进一步地将“四十六号”胸前别的零件，也作了详细的检查。

由那两个专家取出来的零件，以及“四十六号”胸口，“原子分解光”发射部份的情形，立时由电视传到每一个人面前的电视机上。

荧光屏上的形象，不但清晰，而且比原来的物体还要大，这使得科学家可以进一步了解“四十七号”内部构造的性质。

每一个科学家都就自己所见，发表着意见。

他们的意见，立即传送到电脑系统中去，由电脑系统汇集起来，李义德并不是光学专家，所以这时，他只是注视着电脑总汇集的结果。

无数电子灯亮着、暗着，讯号灯如此杂乱地工作着，证明在场的这些科学家的意见纷纷，极不一致。

李义德和娜莎两人的心中，都十分焦急。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每过去一秒钟，地球便接近失败一步，可是，滴答滴答，时间是过得如此之快，在不知不觉间，已过了大半天了！

李义德算过，他们还有六十小时的时间。

在这六十小时之中，科学家们会不会找出原子分解光的秘密？会不会想出抵御原子分解光的办法来，能不能成功呢？

火星人应该早已发觉“四十六号”失踪一事了，他们将会采取什么法子呢？他们是耐心地等候到七十二小时之后，还是立即采取不利于地球的行动呢？

李义德觉得自己留在这个科学站中，暂时是没有用处的，他想离开去，但是，当他请示汉模参谋长之后，他却得不到批准。

参谋长命令他在科学站，领导这一群科学家工作，这群科学家成功与否，是决定地球是否可以得救的关键，参谋长不让他离开。

而参谋长又告诉他，到目今为止，一切都正常，只有一些地区，接到有亮红色飞行体飞行的报告，除此之外，别无异状。

亮红色的飞行体，那是火星人的太空船，火星人的太空船接近地球飞行，当然是在寻找“四下七号”，由此可知，火星人暂时不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李义德坐在电脑之前，电脑资料汇集部份，甚至未曾作出一个实际的结论，李义德想着火星人，想着蒙德斯，想着王秀梅……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值得思索的问题，是以李义德才一想到它，便立即不再想别的事情，而专心一致地去想这个问题了。

他想到的是，火星上的生物，和地球上的生物，在以前，是从来也未曾交往过的。

比较起来，科学上是火星人走先了一步，至少火星人早就知道伪装他们的星球，使地球人一直不知道火星上有着高级生物，如今，火星人已可以来到地球了，火星人的行动，已导致地球上发生了重大的损失，火星人的阴影，几乎已占据了每一个地球人的心头。

但是，如果问一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却又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那问题便是：火星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的确，火星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方的？圆的？八爪鱼一样的？

李义德听到过火星人所发出的声音，看到过火星人的飞行船，也俘虏过火星人的杰作——电子人。但是火星人是怎样的呢？

他说不上来，因为他未曾见过！

李义德心中的疑问，渐渐地扩大。

为什么火星人绝不现身呢？

为什么火星人只是以电子人作代表，来进行交涉？为什么火星人不是一举而将整个地球占领，而只是要将地球人的活动限制在地球大气层之内？

为什么？为什么？

这许多“为什么”，在李义德的脑中，翻来覆去地交杂着、撞击着。李义德知道一定是有原因的，但是一时之间，他却又找不出原因来！

李义德在苦苦地思索着！

所有的科学家，也都在苦苦地思索着！

电脑紧张地工作着，但是却仍没有结果。整个科学站，笼罩在一种极其紧张的气氛之中，那种气氛，令得空气似乎也冻结了一样！

在离开地球北极科学站之外几十万万里的大空中，有两个地球人，同样地，心情极其紧张，他们是在一艘太空船中。

他们是蒙德斯和森美度。

这时候，如果将他们放到地球北极科学站的大厅中来，那将没有一个人看得到他们，因为他们在金梭星上，经过了微缩。

这时候，他们，连同他们的玛斯七号太空船，只不过如一粒宇宙尘那么大小。他们也正夹在宇宙尘中，向火星飞驰而去。

他们的火箭动力系统并没有发动，因为宇宙尘前进的速度，远在他们火箭的行进速度之上。而他们也以宇宙尘的高速在前进，那是因为宇宙尘在前进时所产生的惯性力量，在带着他们前进，那情形和在拥挤的人潮中，不必移动双脚，也会被拥着向前走一样的道理。

从火箭船内部的电视上看来，他们的四周围全是亮晶晶的宇宙尘，由于他们此际，和宇宙尘一样大小，所以他们也可以看到宇宙尘的奇形怪状的形状。

火箭不是自己在飞行，也没有法子知道速度，当然也无法推知什么时候可以接近火星，他们唯一知道接近火星与否的办法，是等火星人要消灭这股宇宙尘时，那么就是接近火星了，那时他们就要不断守候着、观察着异状。

他们决定轮流休息，每一个人休息两小时。但是事实上，他们两人由于心情紧张的原故，根本就睡不着，也谈不上什么轮流休息。

时间慢慢地过去，突然，他们从无线电感应器的表板上，看到了一种频率极高的无线电波，那种无线电波正在向他们接近。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变得更紧张了。

他们按下了操纵所有电视的按钮，每一具电视的荧光屏，都亮了起来，他们可以观察到宇宙尘之外，太空中的情形。

他们看到，有一排七艘——梭形的太空船，正在向前驶来，那七艘太空船距离他们的火箭，是七十公里，那是火箭船中的仪表，告诉他们的。而宇宙尘的最前端，距离那七艘太空船，却只有五公里了，突然之间，从那七艘太空船的头部，各自射出了一股紫蒙蒙的光华来。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都无法知道那一蓬紫蒙蒙的光华是什么，他们只是从一些仪表上知道那是频率极高的一种无线电波。

然后，他们看到了大股宇宙尘和那紫蒙蒙光华相接触之后的情形，只见那七股紫色的光波，围成了一个圆筒形。

而这个圆筒形的中心部分，像是具有极大的吸力一样，那一大股宇宙尘，正迅速地向内投去，而又化为十几股浓黑的宇宙尘瀑布，向下落去，又有一艘极大的飞船，在承接着那些宇宙尘。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看到这等情形，不禁呆住了。他们立即知道，金梭星上的霍伦斯，估计错误了。霍伦斯认为宇宙尘在接近火星之后，便会被火星人所消灭干净的！

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那样！

照如今的情形看来，火星绝不是在消灭宇宙尘，而且在搜集宇宙尘，将宇宙尘紧缩之后，载人一艘大飞船之中！

宇宙尘是各色各样星体的残骸所组成的，也是最坚硬的、最纯的金属，

火星懂得利用这些天然形成纯金属粒子，所以说是极其聪明的事情。但如今摆在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面前的问题：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本来，他们是应该一接触到火星人对付宇宙尘的措施，便准备离开那股宇宙尘的。

但是如今的情形却和原来估计的不同了！

因为本来他们是估计火星人会消灭宇宙尘的，但如今火星却是在搜集宇宙尘！如果他们不向外飞出去，和所有的宇宙尘一齐，被火星人的太空船载往火星去的话，他们是不是可以省下了一大段航程，而直接进入火星的范围中去？

他们两个人显然是同时想到这一个问题的！

森美度望向蒙德斯，等候他的决定。

蒙德斯沉着地道：“检查前面的压力情形，测度粒子与粒子之间的空间。同时，作加快速度的准备，以便随时可以飞出去！”

“是！”森美度立即开始工作。

森美度知道蒙德斯下达这两个命令的意思的，他先要明白火星将宇宙尘粒之间的空间，紧缩到如何程度，才能知道自己的太空船能不能禁受得起这样的压力。

一分钟后，他们的太空船，已经更接近那两股紫色的光环了。森美度也从计算仪中，得到了资料，他连忙道：“压力一比一百四十六，平均空间是零点三粒。”

“我们保持不动！”蒙德斯立即道。

“是，保持不动！”

宇宙尘本来仍然以正常的速度向前移动的，但是一接近那种紫色的光环，速度便突然之间，加快了起来。由于速度的加快是突如其来，而且加快了好几倍，所以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的身子，猛地向后仰去，紧贴在椅背之上。

在那一刹那间，像是他们的身前，有着一块千斤巨石压了下来一样，令得他们两人连气都喘不过来，眼前发黑，耳际轰鸣。

等到他们两人，渐渐地适应了这样的高速之后，他们只觉得太空船内的一切，都变成了异样的紫色，他们已被那种紫色的光环罩住了。

而太空船的外面，不断传来撞击的声音，船身也在不断地震荡、翻滚。如果他们两人，不是训练有素的太空飞行家，一定早已不支了。

紧接着紫色的光华渐渐淡去，而他们太空船，则随着千千万万的宇宙尘粒子，像是一面巨大之极的瀑布一样，向下泻去。

紫色的光华陡然消失之后他们也停止了移动。

看情形，他们已被那种特殊的磁性电波，吸进了那只大飞船的舱中。压力仪显示太空船之外的压力，正在迅速地增加。

蒙德斯沉声道：“我看到我们应该移动一下。”

“不行，”森美度摇了摇头，“你忘了我们的体积虽然缩小了，但是我们的速度却并没有改变么？我们一移动，立时就穿出这艘太空船去了！”

“我当然知道，但是如今加在我们太空船之上的压力如此之重，难道不会减低我们太空船的速度么？我们必需移动，要不然，上面的宇宙尘粒子继续压下来的话，我们的太空船就要被压扁了，我们试用最低的速度好了。”蒙德斯回答着。

“好，希望我们会成功。”

森美度做着飞行的准备工作，蒙德斯按下了发动机钮，飞船陡地一震，向上冲去，蒙德斯立即再按停止钮，这期间，只不过十分之一秒！

太空船最低的速度是每分钟三十里，二分之一秒钟，太空船应该可以行进二十分之一里，他们是应该穿出那艘舱的了。

但是，正如蒙德斯所估计那样，宇宙尘的粒子的压力，大大减低了他们速度，太空船停下来时，发生了轻微的震动。

他们撞在舱壁上了，但因为停止得及时，所以并没有出大毛病。他们两人吁了一口气，将太空船的动力系统继续开动着，因之他们的太空船，便附在舱壁上。

过了不多久，他们可以看到，在他们太空船的下面，已堆满了宇宙尘的粒子。蒙德斯已开始想到，地球人应该也可以利用宇宙尘，在宇宙尘中取得地球上稀有，甚至根本没有的金属。但是，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不禁苦笑！

因为地球目前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如果不克服这个危机的话，那么地球上的人类，终将沦为火星人的奴隶，还提什么利用宇宙尘呢？

蒙德斯叹了一口气。

而森美度和蒙德斯合作得久了，他几乎立即可以知道蒙德斯是在想些什么，是以他也觉得心头极其沉重，跟着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候，他们觉出，火星上的太空船已开始飞行了，因为堆积在舱中的宇宙尘粒子，开始缓缓地移动，粒子与粒子间的空间更小了。

如果不是他们早已冲了出来的话，他们的太空船一定早已被宇宙尘粒子压扁了，因为经过了微缩的太空船本身只不过和宇宙尘的粒子一样而已。

太空船是飞向什么地方呢？

在他们两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火星！

刚才，宇宙尘虽然是向火星飞去的，但是他们还根本未曾看到火星之前，特别的磁性电波便已将宇宙尘吸进了船舱之中。

所以，直到如今为止，他们对于火星表面的情形，还是一无所知的，那要等到太空船停在火星的表面之后，他们飞了出去，才可能知道。

他们所驾驶的“玛斯七号”火箭太空船，预定的目的就是探索火星表面上的情形，他们仍能到达火星，可以说和原来的目标相去不远。

但是，他们到达的方式，和他们将在火星上进行的特种任务，却是他们在起飞之前，万万想不到的。在他们的火箭起飞之后，世上的事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耐心地等待着。

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向火星接近，他们的时间观念也必需改变了。但是他们究竟是在地球上长大的，要改变时间观念，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他们仍以地球上制造的手表来计时，自他们被磁性电波吸进来之后，已过了七个小时了。在这七个小时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的等待之中。

他们等待的事情终于来到了。

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隆隆”声响，然后，在表面上的宇宙尘粒子一阵跳动，接着便是更剧烈的震荡，然后，才一切都恢复了寂静！

两人都可以肯定，那是太空船已降落在火星的表面上了。他们互望了一跟，蒙德斯点了点头，按下了全速前进的钮制。

他们不知道火星上的太空船船舱的舱壁有多少厚，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金属铸成的，但是他们却可以肯定，他们一全速前进，一定可以穿透舱壁，向外飞去的。

从枪口射出的子弹，所以能穿透钢板，一则是体积小，二则是速度快。而如今，他们的太空船小得比子弹更小上几倍，而速度比子弹快上近千倍，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挡得住他们？霍伦斯博士曾说这是他们最有利的事，当真是一点也不错的。

他们的太空船震动了一下，森美度开动了一切仪器。

几乎是立即地，蒙德斯又将速度减至最低，太空船近似滑翔的速度，浮在空中，不必通过电视设备，只从窗口中向下看去，他们就可以看到一架大得出奇的太空船！

他们这时，是经过微缩的，是以看来，那艘太空船也显得特别地大，大得如同一座山一样，但仪器测量的结果，却知道那太空船不过是二十尺直径。

这艘大空船，便是载他们前来的太空船了。

大空船停在一个亮晶晶的、平整的平地上。那便是火星的表面了！—想到了自己终于来到了火星的表面之上，两人的心头，不禁狂跳了起来。他们开动了自动摄影机，同时，利用长距电视摄像管，先开始摄火星表面上的情形，他们看到火星的表面上，几乎全是平原。

当然，火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星体，他们这时能够看到的最远处的景象，也只不过是一千里之内，竟没有一点高山，也没有一点河流，这已是地球上所不容易找到的情形了。更令得他们奇怪的是，他们见不到一个人。

不但见不到一个人而且也见不到一幢建筑物！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当然知道，火星是另外一个星体，在火星上虽然也有高级生物，但是火星上的一切，都是和地球人截然不同的！

不但截然不同，而且其不同的程度，还远超乎地球人的想像力之外！然而，不论怎样，他们总应该看到那种高级生物，也应该看到那种高级生物居住的地方。

两人心中，正在感到极度的奇异之际，突然又听得一阵轧轧的声响，在那艘太空船广场旁的一块四方形的地面，突然被一种什么力量，撑了起来。

那地面上，本来和可以看到的火星其余的表面一样，都生着矮而密的另一种怪植物，但这时，整幅地面，却被撑了起来。

同时，有许多红色的飞行体从地下飞了出来。

那些飞行体，一飞了出来之后，便停在半空之中，围绕在太空船的上面，然后，又看到了太空船的顶部，被揭了开来。

而那些红色的飞行体中，则伸出了许多管子，伸进了大空船，发出“沙沙”的声音。

可想而知，那正是在卸下宇宙尘。

也可想而知，在火星表面上看不到人迹的原因，是因为火星人的活动，都是在地层之下的原故。

蒙德斯忙道：“森美度，我们去看看。”

森美度道：“那我们就必需改用速度较低的小飞船，将玛斯七号交给自动系统控制，任由它停在空中，要不然，我们一发动，只怕更钻到火星的地心中去了！”

“当然是那样，趁这里的地面揭开着，我们就进去！”蒙德斯一面说，一面已翻身站起，携带了必要的物事，爬到邻舱。

在邻舱，正好有一艘可容两个人的小飞船。

他们登上了小飞船，按下了钮制，小飞船离开了玛斯七号火箭，向下飞了出去。小飞船的速度慢得多，但和他们这时候的体积比较起来，却仍然极其惊人。小飞船迅即穿入了地层。

## 十二

他们才一进入地层，便停下来。

当他们向四下看去时，他们不禁呆住了。

他们两个人是真正地呆住了，足有十来分钟，他们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眼前，绝不黑暗，而是一片光明，一片极其柔和光明。

而且，那层被揭起的地面，只不过三尺来厚，而下面的空间，却是有几百尺，而且一望无际，只有间或有一些巨大的支架，支撑着地面。

刚才他们还在感叹着火星的表面上没有人，没有建筑物，这时候，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如何的无稽，因为这时他们所看到的建筑物，长、短、方、圆，什么形状的全有，而来往在各建筑物和道路上的，全是小型的飞行体。

那些小型的飞行体积，这时在他们的眼中看来，自然是硕大无朋的，但是在仪器的光波测度之下，那些小型飞行体的大小，相当于地球上的中型汽车。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在呆了十多分钟之后，才一齐“啊”地一声，低呼了出来，森美度道：“他们的人呢？”

“人？当然在建筑物中和飞行体中了。”

“我们要找的那一批人呢？又在什么地方？”

“那要我们去找！”蒙德斯说。

然而，当他讲完了之后，他忍不住苦笑了一下。

因为，他们如今不是闯进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不是闯进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而是闯进了一个他们对之完全陌生的星体！

在那个陌生的星体之中，要去找寻一批人，这实在是太难了，而更增加他们的困难的是他们的时间并不太多，过了时间，他们的微缩作用消失，而那时候，他们除了增加俘虏的数字之外，实在不能再做别的什么事情了，这正是令得他们最焦急的一点。

森美度的面上，带着一种十分滑稽而可笑的表情，望着蒙德斯道：“我们试飞进一幢建筑物，去看看里面的情形。”

森美度操纵着小飞船，他们是从一个建筑物的墙中，直穿了进去的，那墙上只不过出现了一个直径不到十分之一公分的小孔，当然是不会有什么人去注意的。

一进了那幢建筑物，他们便看到一块黑色的、发亮的极大的平面，那块黑色的大平面，看来像是一个网球场，但他们立即可看出，那不过是一张

桌子。

令得他们又惊又喜的是，在桌旁，坐两个地球人。

那的确是两个地球人，虽然这两人的头发式样和服装看来古怪一些，但他们是完全和地球人一样的，森美度立即道：“我们找到他们了！”

蒙德斯也感到自己的运气实在大好了，好到了不应该有的程度。但是一看到了那两个人，他也连忙按下了钮制，小飞船下降，停在桌面之上。小飞船的下降，显然并未曾引起那两个人的注意。

蒙德斯还未曾下令，森美度已经遏制不住心中的兴奋，按下了微波扩音器的制，大声道：“你们别吃惊，我们来救你了，我是——”他的声音，通过了微波扩音器之后，变成了一个正常人所发出的声音，那两个坐在桌旁，看来是正在交谈的人，立时向桌上望来。

也就在那一刹那间，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知道他们都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了，因为那两个人，在乍一看来，和地球人一般无异，但是当正面对着他们的时候，却看出不同来了！在他们的眼睛之中，有着无数的眼珠！那无数的眼珠，闪耀着各种不同颜色的光彩！

可以说，绝没有一个地球人会是这样的！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立时知道自己弄错了，这两个不是地球人，不是自己人，而是火星人！可是，他们却已暴露了他们自己！

那两个人的眼睛，向桌面上望来，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立即看到他们眼中的光彩，迅速地变换着。那种光彩的迅速变换，显然是表示着他们内心情绪的剧烈变换。两人之中的一个，立即举起了一块黑漆漆的物事，向小飞船砸了下来！

但是，蒙德斯一手却在他们之前！

在他一发觉自己犯了错误，误将火星人当作了地球人之后，他立时按下了一个制，直射的“雷射”光束，立即射了出去。

虽然缩小了无数倍，但是“雷射”光束的威力却没有灭，那种高热而成直线进行的光束，在两个火星人的头部，疾穿而过！

那两个火星人眼中的光彩，立时消失了！

他们的身子，也软绵绵地伏倒在桌上。

他们已经死了！

但是，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还呆了半晌。

还是森美度先开口，他低声呼道：“天，我们杀死了他们，这两个是火星人，他们已死在‘雷射’光束之下了！”

“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或许我们当时可以立即飞走？”森美度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他仍然感到十分内疚，连讲话的声音，也变了样。

蒙德斯将手按在他的肩头上，道：“老森，我可是一个嗜杀的人么？我们若是飞走，由于我们已暴露了目标，他们也会立即通知火星上的防卫部门的，我们没有时间来逃避，我们必需利用所有的时间来工作，你可明白我们任务的重要么？”

“明白。”森美度点着头，“天知道，原来火星人并不是八只脚、两条须，而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只不过眼睛不同！”

“是的，事前谁也未曾料到——”蒙德斯才讲到这里，便陡地停了下来。

因为一扇门开，又有一个人走了进来。

走进来的那个人，头发的样子，和衣服的式样更怪，他的身上不像是穿着一件衣服，却像是罩着一重色彩变幻不定的浓雾。

两人立即推测那是火星上的“女人”。

那“女人”来到桌子前，发出一种十分难听的吱吱声，那种吱吱声长短不一，音调的变化虽微，但仍可以听出，那是一种语言。

然而那“女人”却是只讲到一半，便突然停止了。

紧接着，“她”尖声地叫了起来。

当那个火星女子尖声叫了起来的时候，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互望了一眼，森美度甚至还做了一个鬼脸，火星上的女人，原来和地球上的女人一样，都喜欢尖叫！

然后，那个“女人”，急急地向外奔去，转眼之间，许多人都一齐涌了进来，将那个已死了的人，抬在肩上，不断地“吱吱”叫着。

这些人的眼睛，也不断变着颜色，变动得如此之快。由于在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这时的眼中看来，这些和地球人身体一样大的火星女人，简直像是座小山一样，因此他们不断变换着眼睛，看来也像是许多硕大无朋的洪炉，看来特别惊人。

森美度低声道：“我们离开这里吧。”

蒙德斯叹了一口气，道：“可惜我们没有翻译火星语言的电脑，否则，我们当可以听懂他们在讲些什么话了。”

“是啊，如果我们会讲火星人的语言，那我们也可以抓一个俘虏，来问他们，地球上的那一批人，如今是在什么地方了。”

“老森，”蒙德斯忽然道：“你看，那艘载宇宙尘的大空船有多大？是不是可以容纳一千多个人？你有记录没有？”

“有，那艘太空船的直径是三百尺。”

“好啊，我们有了离开火星的工具了，而且，由于地球人和火星人的外形一致，那一千多人需夺取交通工具，到达大飞船的基地，只要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那也不是多么难的事情，就算不能全部救出，总也可救出百分之七十来了。”蒙德斯讲得渐渐地兴奋起来。

森美度只是一声不出地望着蒙德斯。

他并不打断蒙德斯的话，只是在他讲完之后，叹了一口气，道：“蒙德斯，我并不想扫你的兴，可是我却不得不说——”“我知道——”蒙德斯的面色灰暗，“我知道，那一批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在短促的时间中找到他们呢？”

“是的，你有什么主意？”

“我没有，但是我想，地球人熟知的无线电波，和火星上的无线电波可能大不相同，我们不妨开动小飞船上的无线电波追踪仪。”

这时候，涌进房间来的许多人，又退了回去。

这许多人中，没有一个发现桌上停着一艘小到如此程度的小飞船——这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在地球上，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和他的秘书，五分钟之前还好端端地在人的面前出现过，但五分钟之后却离奇地死了，在那样的情形下，谁还会去察看桌面上有臭虫大小的一件东西？

森美度摇头，道：“你以为他们会发现无线电波来救么？那有什么用？”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被俘虏了来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是月球

基地上的工作人员，他们被俘虏的时候，一定是极其匆忙的，是不是？”

“是又怎样？”

“那么，在他们这些人中，有的就可能带有一点仪器，或是超小型的收音机，会发出地球上的无线电波，追踪仪上，多少应该有点踪迹可寻，是不是？”

“啊，你的确比我想得多。”森美度由衷他说，他立即半转过他所坐的椅子，在一具仪器之前，迅速地操作了起来。

他按下了第一个按钮，一块两尺见方的金属板，便移了去。他按下了第二个按钮，金属板移开的地方，变成了深绿色。

那一片绿色，十分深沉，像是一潭碧水一样。

而且，那一片绿色，是如此之纯，简直一点杂色也没有，像是一块绝无瑕疵的碧玉。

森美度又按下了另外两个制。

他们两人，都紧张地注视着那幅示踪屏。

如果在六千里之内，有合乎这个追踪仪适应的波长的无线电波出现，那么，示踪屏上就会有白色的圆点闪动的。

如果在地球上，使用这具仪器的话，那根本看不到一点绿色，而是一片闪耀的白光。

可是如今在这里，却是一片深绿。

两人看了半晌，仍是没有丝毫变化。

“我们先飞出这建筑物再说，或许这建筑物阻隔了无线电波的传出。”蒙德斯一面说，一面便开动了小飞船，小飞船又直穿了出去。

才一出那幢建筑物，两人便忍不住高声叫了起来！

在那一片深绿色的示踪屏上，出现了一丝的白色。

那一丝白色极其微弱，但无疑是有无线电波的反应。

那反应是不是地球人所在之处发出来的，两人还不能肯定，但总算有了反应。

森美度立即拨正方向，小飞船便向着有反应发出的地方飞去。

在航程之中，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赞叹着火星科学家的进步。

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只有极少数，是他们可以估计得出那是什么东西来的。

有一些事，他们更是不解，譬如说，满空间乱飞行的飞行体，速度如此之高，而显然又绝无秩序，但何以竟能不碰撞，这一点，便令得他们莫名其妙了。

他们飞过了一大群建筑物之后，便看到了绿野。那大片绿野上面，并不是天空，而是人工制造的光源，仍然是在地上。

两人明白，地球人观察了火星好几百年，但是地球人看到的，却是火星表面上的情形，而不知道火星人是在表面之下活动的。

看来，若不是有绝对的必要，那么，火星人头顶上的那层地面，颇有些像地球人头顶上的大气层，试想，有许多奇妙的仪器在操作着。飞过了那一大片绿野之后，那一丝白色的闪光，已渐渐地接近中心部分了。

那也就是说，他们将要飞到目的地了！

他们早已将飞行工作，交给了小飞船上的自动操纵系统。

所以他们是不虞飞行方向错误的，他们只是注意着下面的情形。

当示踪屏旁边的小红灯亮起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下面，是一个圆形的大建筑物。那正是球形，建筑物是银灰色的。

整个建筑物，没有一点点的空隙，就像一个大银球，耸立在绿野之中。在大圆球的旁边，则停着不少飞行体。

蒙德斯将小飞船的速度，陡地提高，又突然减低，在这一下变化之间，他们的小飞船，便已经穿进了那建筑物之中了。

小飞船在空中停下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极大的空间，那空间几乎相当于整个球体，他们两人，向下面看去，至少看到了近一百个人。

那一百个人，他们两人只可以看到他们的头顶，在他们此时的眼中，那是头发粗如手指的巨人，因为他们这时，实在太小了。

而在靠一堵墙处，则是一只巨型的电视机。

出现在电视萤光屏上的是一个城市，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向电视一瞥，便失声叫了起来，那城市，那是地球上的巴黎！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叫了一声之后，又听得电视机旁，突然发出了一个宏丽的声音，讲的是地球上的语言，道：“你们看到艾菲铁塔没有？它立即就要消失了！”

艾菲铁塔已在“原子分解光”下消失，这是每一个地球人都知道了的，但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却还一点也不知。

这时，在电视出现的情形，正是千千万万地球人在巴黎的时候看到的实情，火星星人竟将之摄成电影，在这里作电视放映！

巴黎艾菲铁塔在原子分解光之下消失的一刹那，的确是极其惊心动魄的。大厅中的二三百人，没有一个人出声，人人都屏住了气息。

而等到电视放映完毕之后，一个女人的精神，显然受了极大的刺激，她尖声叫了起来，道：“我在做梦，不，这不是现实，这是梦境！”

那宏亮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道：“这不是梦境，你们刚才所看到的，是原子分解光，这种原子分解光是火星星人的武器，也是地球人所无法抗拒的武器，我想你们看过纪录片之后，一定也已明白了。你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地球人肯答应条件的话！”

大厅之中，没有人出声。

“老森，”蒙德斯低声道：“这些是我们自己人了。”

“是倒是自己人，可是你认得出那一个是熟人么？”

被俘地地球人，大部分是月球基地上的工作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各个太空站的科学家，他们两人应该是有许多熟人的。

但是这时候，就算是他们最亲密的人站在他们的前面，他们也是没有法子将之认出来的。因为他们这时，是经过了微缩的。

在经过了微缩的两人眼中看来，每一个人，都有近两千尺高，每一个人的脸面，全像是凹凸不平的山峰一样，如何再去分解他们的容貌？

蒙德斯给森美度一讲，也不禁呆了一呆。

但是他随即道：“那不要紧，我们可以利用远程广角的电视摄像管，将他们的样子摄进电视萤光屏，我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了。”

森美度点了点头，按下了几个钮制，电视光屏上立时出现了许多人，而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全是惊愕之中，带有愤怒。

两人并且立即看到了梅尔博士！

这位头发全成了银白色的老博士，正在紧握着拳头，和他身边的一个

人在交谈，他的声音是十分激动的：“可耻，地球人太可耻了，竟连有这样的强敌在侧都不知道，如今，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们竟成了第一批的星际俘虏！”

另外有人道：“我们可以逃出去的！”

梅尔博士是以脾气暴躁出名的，他一听那人的话，便立时咆哮道：“怎么逃？走向地球去么？还是在太空中挖一条地道？”

蒙德斯听到这里，低声道：“将音波扩大器给我，并替我准备个人飞行器，我要飞到梅尔博士的肩头上去和他讲话。”

森美度很快地将个人飞行器和音波扩大器交给了蒙德斯，蒙德斯配上了飞行器，出了小飞船，飞到了梅尔博士的肩头之上。

那时候蒙德斯的重量，还不到十分之一克，他落在梅尔博士的肩头上，正在情绪激昂的梅尔博士，自然是不会觉察到什么异状的。

蒙德斯小心地将声音放得极低，那是低到了即使经过音波扩大之后，仍然只有梅尔博士一个人听得到的耳语声。

“梅尔博士，”他叫着：“你听得到我在叫你么？”

“谁在叫我？”脾气暴躁的老博士大声反问。

人丛中并没有人回答，因为事实上，谁也不曾出声叫过梅尔博士。蒙德斯又道：“博士，你听我说，我是在你的肩头上。”

“见鬼！”

“博士，你别出声，千万别出声！”蒙德斯急急他说着，因为博士若是大声嚷了起来，火星就会惊觉了，是以他非警告博士不可：“我是一个经过了微缩的地球人，我曾是你的学生，蒙德斯！你记得么？那个调皮的小家伙！”

梅尔博士笑了起来，显然是想起了那个“调皮的小家伙”，便令得他有一段甜蜜的回忆。可是，他的笑容才一展开，便冻结了起来。

他陡地回过头，心中的惊讶，也到了极点！

而且，在他回去过头去之后，他也看不到什么！

“梅尔博士，”蒙德斯继续说着，他要用最简单的言词，使对方在最短的时间内明白一切，是以他急急地道：“地球遭到了空前的灾难，由于你们在火星上，所以地球人简直没有考虑抗战的余地，你们必需逃离火星，回到地球上去，请小声回答我的话。”

“谁——”梅尔博士已大声讲了一个字，但立即压低了声音：“谁不知道？可是怎么逃呢？见鬼，你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被微缩得极小，你是看不到我的——你们只要夺门而出，我看有许多工具可供利用，我已发现一艘飞船，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

“废话，离得开火星么？”

“离得开的，只要我们起飞在火星上未曾追到我们之前，就有一股宇宙尘，以极快的速度，将我们卷向地球，火星人是追不上的。”

“啊，宇宙尘听你的指挥么？”

“不听我的指挥，可是听在金梭星上居住了许多年的霍伦斯的指挥，我到这里来，一切全是依照他的指示所进行的！”

“霍伦斯，这老家伙没有死么？”梅尔博士忍不住又高声叫了起来，他和蒙德斯的交谈，并没有什么人听到，而他这一声大叫，却令人吃了一惊！

大厅中的一些人，互相望着，有的人立时窃窃私议起来：“这老家伙可是气疯了？”“或许是的，年纪大了，究竟禁不起打击！”

还有的人，更是惶急无主起来，道：“他是月球基地的负责人，又是我们的领导人，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二短，我们更不得了！”

但众人的议论，梅尔博士却全没有听进去。

因为他这时，全神贯注在他和蒙德斯的交谈之上了。

他立即又压低了声音，道：“真的么？”

“你看，我飞起来在你的眼前绕一绕，或者你会看到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了，这还会是假的么？”蒙德斯操纵着个人飞行器，飞了起来。

梅尔博士只觉得眼前像有一个小飞虫，幌了一下一样。

蒙德斯再停在他的肩上，道：“看守得可是十分严密么？”

“不，恰好相反，我们几乎等于没有看守，因为我们是有可能逃走的，我们甚至被允许离开这里，去自由行动！”

“你们遇到过火星人没有？”

“没有，和我们接触最多，但他们是什么样子，我却未曾见过，我想，他们的样子一定很难看，所以自惭形秽吧！”

老博士在这样的情形下，还不离幽默，倒令得蒙德斯笑了起来，他随即道：“不，不，事实上，除了眼睛之外，他们外形，和我们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你们既然可以自由行动，要夺取交通工具，也是十分容易的，只要在赶赴大飞船之前，不被发觉，事情便等于成功了！”

“嗯。你讲得自有道理，可是大飞船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用无线电波作你们的向导，其余的人在什么地方？你可能通知他们行动，而不被火星人知道么？这是逃亡，需要机密。”

“当然可以的，我想火星人纵使有可以翻译我们的语言的机器，但是绝不会注意我们低声交谈的，我们可以一个传一个地传递消息，而我们最有利的是，火星人根本未曾料到，我们会大逃亡的，我们将要使他们知道，地球人也不是好惹的！”

梅尔博士越讲越是兴奋，声音又大了起来。

众人又听得梅尔博士忽然讲了一句“地球人不是好惹的”，每一个人的视线，再度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梅尔博士却瞪着众人。

“博士，我先走一步，因为我必需去校准无线电波，来作你们的向导，尽可能减少使用交通工具，抢夺太多的车子会被火星人更快地知道我们的行动的。”

“知道了，你不要教训我！”博士又不满意起来了。

蒙德斯笑了一下，事情进行到如今为止，总算是相当顺利的，他们找到了地球人，而且也梅尔博士进行了交谈，将事情进行的计划，都讲给梅尔博士听了。接下来，要看这许多人如何行动了！

他们是不是还可以帮忙呢？

蒙德斯在操纵着个人飞行器飞回小船的时候，想到了这一点，他一想到了这一点，便立时想到自己这时候的超绝的能力。

他和森美度两人，全是被微缩了的，他们驾驶的小飞船，如果全速行驶的话，可以穿过任何物体，他们的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杀人武器！

他们如果穿了一个人的脑部，那么这个人就是绝活不了的。他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方法，去帮助那些人夺取飞到大飞船去的交通工具呢？

蒙德斯已回到了小飞船上，但是他却仍然沉浸在思考之中，不错，他

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会杀死许多火星。

火星既然在对地球不利，那么，为了逃亡，似乎也不应该再对火星表示仁慈了。

可是，如果那样的话，自己的良心会安逸么？

因为究竟不是每一个火星人都对地球人有敌意的。

可能还有许多火星愿意和地球人做朋友，怎可以不分皂白，令他们死去？

蒙德斯的心情，十分沉重，直到他身边的森美度用力地推了推他，他才如梦初醒。

森美度一面推他，一面在讲着话。

他们的声音十分兴奋，道，“你看，老家伙的确是有一点组织能力的，他已在发动了，你看，人们的脸上，已有兴奋的神色了。”

蒙德斯也在那片刻之间，作出了决定。

他决定：绝不轻易乱杀人，但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也只好下手了，他将在附近巡弋，帮助那些遇到困难地球人。

他命令森美度驶着小飞船，穿出了这球形建筑物。

### 十三

一出建筑物。他们已看到有二三十个地球人，若无其事地从一扇圆形的门中，踱了出来，作好奇地观察状，渐渐接近火星人的飞行汽车。而有几个，则打开了车门，登上了车子，破空飞去，森美度则不断地用无线电指示着方向。

蒙德斯不了解何以火星竟会全然未曾发觉。

因为有几个人的行动，实在笨拙，有的甚至还在大声叫嚷，所有停在建筑物旁的飞行汽车，全被偷走，大队飞行汽车，向同一个方向飞去，蔚为奇观。那样浩荡的声势，怎样是大逃亡？那简直是大进军，火星人是应该发觉的了。

但是，所有人的行动，却仍然未受到阻拦。

这是为什么呢？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都想不通，他们也开始向那艘大飞船飞了，当他们来到了大飞船的附近之际，他们明白了！

他们明白，大批人的逃亡计划，根本是一开始就给人知道的了！

大飞船是在火星的表面之上的。

这时，约有多三百多辆“飞行汽车”，聚集在大飞船的周围，但是，有六艘亮红色的飞船，却提着一张大的网，将所有的飞行汽车都罩在网下了！

而火星人的声音，通过传译机，变成了地球上的语言，只听得那种刻板的声音，充塞在所有的空间：“地球人，你们的计划应该停止了，你们是在作什么？企图利用这艘大飞船来作逃亡么？不错，这艘大飞船可以容得下你们，但是你们怎逃得脱追截呢？”

那三百多辆飞行汽车中，有一辆突然向上飞了起来，撞向由六个飞行

体和提注一角的金属网，那辆飞行汽车不知道是由什么人驾驶的。

这个人显然太冒失了！

而几乎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个冒失的后果。

飞行汽车撞到了金属网上，发出了一蓬紫色的火焰，和“拍拍”地一阵响，接着，火焰和声音都消失了，那辆飞行汽车，也消失了。

火星人的声音，似乎有点恼怒了：“我们并没有要加害你们的意思，可是你们如果将十五万伏特的高压电网，也当作玩具的话，那是自讨苦吃了！快回去，快回你们住的地方去！”

随着严厉的声音，金属网掀开了一角来。

可是却没有一辆飞行汽车往回飞去的。

火星人的声音更怒了：“限你们三分钟内回去，要不然，高压电网便罩下来了，网一罩下来，是可以将你们完全消灭的！”

但是，在严厉警告之下飞行汽车仍然不动！

森美度急道：“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消灭这六艘飞船？”

“我们要是消灭了他们，那么，网不是落下来了么？”

“我想，飞船若是毁了，电流的来源自然也没有了，网即便落了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了。”蒙德斯想了一想才回答。

森美度还待再开口，但是一个极其宏亮的声音，已打断了他讲话的意图，只是从一架飞行汽车中，走出一个老者来，大声叫道：“我要求谈判！”

那是梅尔博士！

他立即得到回答：“梅尔博士，你只需要服从命令，你以什么身份来和我们谈判？要知道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

“我是俘虏的首领！”

“好，那你想谈些什么？”

老头的嗓门极大，叫得大声之极，道：“让我们回地球去，你们有本领，就去毁灭地球，将我们押在这里，算是什么？”

“梅尔博士，如果我们进攻地球，地球就毁灭了！”

这时候，蒙德斯的心中，他陡地一颤，他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正是地球上的李义德所苦思而不到答案的。

那个问题便是：既然火星掌握了如此厉害的原子分解光，为什么不干脆进攻地球上的生物尽皆毁灭呢？

为什么火星人第一步只不过是要将地球人的活动，限制在地球大气层之内呢？难道火星人是有着什么重大的顾忌不成？

然而这时候，蒙德斯却没有心思去沉思这一个问题，他只是想了一想，便将之丢开，沉声道：“森美度，你看到了没有，六个飞行体，每个离地大约只有六尺左右，成六角形，我们全速飞行，穿透每一艘飞行体，大约要多少时间？”

“三百分之一秒。”

“我们在飞行体的头部飞进去，不管是不是会有人受到伤害，只要我们的小飞船穿过了飞行体，飞行体必然会堕毁的，是不是？”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越是精密的机器，便越是不能有极其微小的毛病，我们小飞船穿过去，造成的破坏虽小，但也却足以毁坏整体了。”

蒙德斯等了片刻才道：“那我们还等什么？”

“我们当然可以立即行动，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确定，当飞行体堕地的一刹那，高压电网也随之而落，是否没有危险，如果估计错误——”森美度苦笑了一下，“那么三百来辆飞行汽车，便一齐像刚才那辆一样，永远消失了。”

蒙德斯踌躇着。

这件事的关系太重大了，是以令得他无法作出决定来。

而就在这时，他又听得到梅尔博士道：“好，我们先退回去再说！”随着他的话，飞行汽车又从那缺口中，涌了出来！

蒙德斯一见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喜！

因为，只要当最后一辆飞行汽车出了高压电网之后，他们便可以毫无顾虑地下手了，那只不过一分钟的时间而已！

汽车队出了高压电网，森美度和蒙德斯两人，立即飞出，经过微缩的小飞船，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冲去，几乎是立即地，他们的小飞船，已连续地穿过了六个飞行体。

而一切都是紧跟着来的六下轰然巨响，由于每一下之间距离大接近了，听来只像是一响。那六个飞行体，已炸成了粉碎！

大飞行船的舱门大开，冲出了三艘飞船来。

蒙德斯再度操纵着小飞船向前冲去，那三艘飞船，又在百分之一秒内爆炸了起来。

蒙德斯通过音波扩大器高叫道：“快回来，快飞进大飞船来！”

已向回头路飞去的飞行汽车队，立时掉转头来。

三百多辆飞行汽车，以最高的速度，飞进了大飞船之内，那些人虽然不怎么懂得火星上巨型太空船的构造，但是他们之中，却有的是太空飞行的专家，一分钟之后，大飞船已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嗡嗡”声，摇幌不定地向天上飞去：大飞船的速度极快，在它的底部，射出一大蓬黄褐色的光芒，闪耀不定，破空飞去，转眼之间，便已看不清了，而就在这时，只见火星表面的地层，纷纷被揭了开来，无数火箭，带着紫色的长尾，破空而出，向前追了上去。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驾着小飞船，追了上去。

他们想以和刚才同样的方式去毁灭那些飞船。

然而，那些火箭的速度，却在他们的小飞船之上！当然，在“玛斯七号”太空船上，是有着强力的“雷射光束”武器设备，一样可以击落那些火箭的，是以小飞船一发觉追不上那些火箭，便立时转向“玛斯七号”飞去。可是，却已迟了！

当他们跳进玛斯七号火箭的时候，那数十枚尾部带着紫焰的火箭，已不知去向了。

蒙德斯全速前进，也破空飞去。

五分钟之后，他看到了那些火箭！

那些火箭尾部的紫焰，夺目之极，它们形成了一个半圆，正在向大太空船包围上去，而且，距离在渐渐地接近着！

而玛斯七号，却还离得相当远！

玛斯七号无法在火箭射中太空船之前，将那些火箭毁灭了。眼看太空船的底部的黄焰，也越来越是亮，显然是在全速奔逃。

但是火箭的速度却更高，半圆形的追踪网在渐渐地缩小，大约再过二

十秒钟，大太空船便不可避免地要被击落了。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是清清楚楚看得见前面的情形的，他们在尽全力向前追着，速度之高，已到了本身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程度。但是却仍然追不上！他们不要多，只消多两秒钟，或者甚至不需要两秒钟，就有可能追上那些火箭的！

这时候，两秒钟可以决定一千多人的生死！

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多获得额外的两秒钟！

他们两人，想起一生之中，有着许多被无谓浪费了的时间，而这时求两秒钟而不可得，不禁痛心到了极点！

只管他们全是十分勇敢的人，但是他们却也没有勇气目睹大飞船被火箭击落，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闭上了眼睛，一颗心向下直沉……

在厚厚的冰层下面，科学站中的科学家们的额上，都毫无例外地冒了汗。而李义德则紧紧地绞着手指，不断地来回踱着。

科学家们已用去了他们所能用的时间的一半，但是对于原子分解光是如何形成的，仍然找不出原因来。研究室中的气氛，肃穆到了极点。

“四十七号”早已支离破碎了，每一具电脑，仍在不断地工作着，可是，总电脑中，却仍然没有一项共同的结论显示出来。

李义德终于叹了一口气，道：“我提议召集更多的科学家来，集思广益，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

一个年轻的光学专家沉声道：“不必要了，我认为我们是受愚了。”那专家的意见才一表达出来，总电脑的红灯着了！

同时，铃声大作。

总电脑获得了一个一致的结论！

李义德不禁大是高兴，可是，当他向总电脑的展示屏上望去，看到了那答案之际，不禁啼笑皆非，半晌讲不出话来。

原来，出现在总电脑的结论展示屏上的一句话，就是那光学专家所说的那句：“我们受愚了！”

李义德苦笑了一下，但不论如何，这总是在座专家一致的意见，李义德问：“这是什么意思？何以我们是受愚了呢？”

一个肤色黑得发光的非洲人站了起来，他是世上光学的权威人物，他曾经研究出七十四种宇宙线的不同性质变批。

他的声音，十分低沉，道：“我们的意思，火星将这种威力无比的武器，称之为原子分解光，这是在愚弄我们！”

“我仍然不懂。”李义德有耐心地再问。

“那并不是光，我们的意思是，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研究，我们找不出这种武器和光学有什么相于，这不是我们的学识范畴之内的事情！”

李义德只觉得头阵阵发寒，他苦笑了一下，道：“那么，这是什么呢？当它毁灭巴黎铁塔的时候，明明是有一道光芒的。”

“这道光芒只是伴随着原子分解的威力而产生的，它不是主体力量，就像电光一样，电是主要力量，光只是现象。”

“那么，请问，这种力量是什么呢？”

所有的专家，没有一个人出声。

“你们都不知道，是么？”李义德几乎在狂吼了。

“是的，”那些权威沉静他说道：“我们不知道。”

李义德颓然地坐了下来。

在刹那之间，他变得全然无话可说了！

那么多的专家，居然都承认了失败，他们竟找不出那“原子分解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来！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地球人除了投降之外，还能做什么？

“李博士，”一位专家说，“你不能怪我们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常识范围之外的事情，正如你不能告诉我们，金属针的光谱颜色可以有多少种排列一样，我看，我们必需承认失败，要召请另一批专家前来做这项研究工作了。”

“就算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李义德苦笑着，“我们应该召集哪一方面的专家呢？各位可能贡献一点点意见么？”

研究室中，又静了下来。静了大约五分钟。

还是一个最年轻的亚洲人道：“我看，应该召集超声波、超频率无线电波这方面的专家，超声波可使物体的原子交融，利用超声波来焊接金属，早在百余年前，便已经被采用了，我想，原子分解和超声波，可能是有一点关系的。”

“嗯。”李义德点了点头。

他立即和另一间房间中的汉模参谋长通了一个电话，要汉模去执行召集专家的工作，而他则沉声道：“各位请尽所能地加以研究，因为据火星人说，物体在被这种力量分解了之后，是以接近光的速度，被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复原的！”

大部分专家，又开始工作了，一部分则正在沉思着。

李义德又开始在研究室中，踱来踱去。

在冰层下的研究室中，暂时是平静的。可是，上面的世界，已经乱成了什么样子了呢？李义德实在不敢去想及这个问题！

这些年来，地球上的人类，太耽于逸乐了，人类绝对意想不到，会有突如其来的敌人，自别的星球袭来。更想不到的是，敌人竟来自地球最接近的火星！

在突然受袭，毫无准备的情形下，大多数都充满了失望悲观的情绪，以为将火星人的进攻击退，唯有那样，地球人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李义德望着正在埋头研究的科学家，心中千头万绪，不知该想些什么才好。在科学家中，有不少是女性科学家，这又令得李义德想起秀梅来。王秀梅有月球基地，以及各个太空站中的科学家，一共一千多人，都在火星之上，成为人质，这是火星人的一个“杀手铜”。

这一千多人的生命，在火星人的掌握之中，就算自己以及这些科学家发现了原子分解光的秘密，有了对付原子分解光的方法，也不免有所顾忌的！

李义德的心头十分痛苦，他的心情，也十分矛盾。

汉模参谋长把主持研究工作的重任交付了给他，他当然希望能有成绩。但是，他却知道，一旦研究工作有了成绩，汉模参谋长一定下令和火星人的作战，那么，纵使战胜了火星人的，自己只怕再也见不到王秀梅了，这是何等痛苦的事！

李义德的脚步，越来越是沉重。

也就在这时候，总电脑的红灯突然亮了起来。

李义德突然站住，已有人将一份资料，送到了他的面前，那是科学家研究的初步结论：所谓原子分解光，乃是一种超特的热线，利用极高的电能

发出，这种热线一接触物体，便能使物体的原子和分子，处在游离状态之中，而这种热线，和超音波混合使用，更可以令得分子成为个别的状态。

李义德手握着这份资料，呆了半晌。

初步的头绪已找出来了，那是一种电能产生的力量，不是光能，自己一上来走错了路，所以一批光学专家的研究变得毫无结果。

李义德拿着资料，向汉模参谋长的临时办公室走去，同样的资料，也早已送到了参谋长的手上，参谋长一见到李义德，便道：“有希望了！”“是的。”李义德的声音十分沉重，“地面上的情形，怎么样了？”

汉模苦笑了一下，将一大叠文件，抛在李义德的前面，道：“你自己去看吧，我看，不必等火星人来进攻，我们自己就会垮了！”

李义德将面前的文件，随便翻了一下，那全是几日来报讯的缩影，报导世界各地混乱的情形的，李义德看了之后，便也只好苦笑！

“治安方面已经算是尽力而为了，”汉模摊了摊手，“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最高治安当局，已经被暴力接管了！”

“什么？”李义德陡地吃了一惊，“什么人接管了最高治安当局？”

李义德的吃惊，实在是合理的，因为最高治安当局拥有一批十分精良，速度极高的飞船，可以迅速地抵达世界各地。

而且，最高治安当局还有完善的通讯网，如果一旦火星和地球发生正面的战斗时，那么这些飞船和这个通讯网，可以发生极大的作用！

可是如今这个庞大的机构却被人暴力接管了！

这实在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是什么人？”李义德大声道：“什么人？”

“我奉命对你保守秘密的。”汉模无可奈何地道。

“砰”地一声，李义德在桌上重重地击了一掌，抬起头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何以忽然之间，变得脾气如此之大，他大声道：“没有什么秘密，我和你，我们全人类，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还有什么秘密可言？还有什么秘密可以保守的？”

“你别冲动，”汉模的态度十分冷静，“我奉命将这件事向你保守秘密，是最高当局的决定，因为这件事与你有关？”

“与我有关？”李义德更是莫名其妙，“你快说！”

“唉，”汉模叹了一口气，“我说也不要紧，暴力接管最高治安当局的，是三名由火星上来的电子人，他们宣称，这行动是报复四十七号的突然失踪的。”

李义德颓然地坐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他才道：“牺牲了多少人？”

“全部。”参谋长的声音，十分黯淡。

李义德只觉得心头像是一把利剑在疾刺一样，他甚至也不由自主地弯起了身子来。

那自然是他的心情，苦痛之极的表示。

他一字一顿，道：“是我害了他们！”

汉模参谋长站了起来，以一种十分庄肃的声音道：“不！最高当局是完全同意你的办法的，战争，一定要有牺牲，这是无可避免的。”

李义德摇了摇头，道：“如果我不建议——”汉模不等他讲完，便接上去道：“如果你不建议解剖四十七号，那么我们就绝不可能发现原子分解光

的秘密，我们也就——”他讲到这里，输送带的红灯又亮了。

汉模揭开一个盖子，一只最扁的箱子之中，已放着一份文件，汉模拿起了文件一看，面上的神情，顿时激动了起来，道：“你看！”

## 十四

李义德也知道一定是有了好消息，他连忙自汉模的手中接过那份文件来，只见上面记录着科学家一致的结论：“绝缘可以抵抗原子分解光，原子分解光可以使铁塔消失，但不能使中国的砖塔消失，人因为是导体，所以也受原子分解光的威胁，大量制造绝对绝缘的衣服，是极其必要的事情，进一步的对抗方法，尚在研究中。”

李义德也激动地抬起头来。

而在那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内，汉模已经向全世界各地，发出了命令，命令所有的绝缘物资集中，所有的工厂，都要以极快的速度，从事制造绝缘衣，以及各种火箭的绝缘套的工作。绝缘漆工厂必需日夜加班，将所有的金属品喷上绝缘漆。

李义德放下了文件，站起了身子来，道：“参谋长，我请命去夺回最高治安当局来。”

因为最高治安当局所控制的一切，都是极其有用的。”

“不，你在这里主持研究工作。”

“参谋长，这里的研究工作，我是一窍不通的，最高治安当局的高级人员之中，有好几个是我最好的朋友，你难道不给我机会去减轻一下心底的内疚么？”

“其实，你是不必内疚的。”

“我要去，我可以以绝对绝缘的衣服，去对付电子人的原子分解光，三个电子人，他们决防不到我会去公开对付他们的，我可以打着和他们谈判的幌子，然后出其不意地将他们毁去！”

“你毁去了那三个电子人，更多的电子人要来了！”

“我想，那时候，一支有着完善的绝缘配备的武装部队，也应该装备完成了，就算有更多的电子人来，又怕什么？”

汉模来回踱着，一声不出。

“参谋长，将最高治安当局夺回来，将是一件极其振奋人心的事情，我相信当人们知道了我们已和火星人在开战，而且第一仗便已取得了胜利之际，那一定是会人人奋起抗敌的，参谋长，我只需带五个人去行事就可以了，你一定要批准的！”

汉模仍是来回踱着步。

足足有半分钟之久，两人谁也不说话。

然后，汉模道：“义德，绝缘体可以防止原子分解光，这还仅是一项理论，并没有经过实验证明，你为什么那么心急？”

“我心急，”李义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因为实在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不必火星人来进攻，地球人自己就垮了！”

汉模望了李义德半晌，才道：“好，我批准你，你的行动，是和敢死队

的行动一样的，如果你牺牲了，不论在如何情形之下，地球人将永远记得你的。”

“好，参谋长，请你下令，在附近的军队中，挑选五名勇敢的军官，和一切绝缘的配备，我在十五分钟之内，要得到这一切，如今，我向冰面上升去，他们和一切物资配备，将在离这里以南六十里的冰面之上，和我会合，共同行动！”

“可以的，你去好了！”

李义德立正、敬礼，本来，他和汉模参谋长并没有上下属关系的，但是他既然自动请缨要参加一项军事行动，他自然也变成军队中的一份子了。

他敬礼之后，走出了参谋长临时办公室，来到了升降机之前，向上升去，一分钟之后，他已经在厚厚的冰面之上了。

一架小型的火箭已停在冰面上等候他，他登上了火箭，以极高的速度，向南飞去，几乎是火箭才一发动，距离便拉近了六十里，他又要下降了。

冰原之上，还只有他一个人，他站在亘古以来，一直凝结着的冰原之上，望着灰渗渗的天空，心中生出了一股莫名的悲壮之感来。

不多久，另一艘小型的火箭船降落了，五名年轻的军官，跳了出来，跑步来到了李义德的面前，立正、敬礼，其中的一个道：“我们五个人，奉命向李义德博士报到。”

李义德向这五个人望了一眼，这五个人的面上，都现出十分坚毅的神色来，他们的勇敢，是绝对用不着怀疑的！

李义德沉声道：“我就是李义德，我将带领你们去从事一件十分危险，但是却有极度重大意义的任务，在执行这项任务之中，随时可能牺牲，有不愿意跟我去的人，可以退出，我将另外再召集志愿参加的人，绝对不强制行事。”

那五个军官，像是雕像一样地站着，没有人出声。

“好，”李义德十分满意，“我们的任务是要在火星电子人的手中，将最高治安当局夺回来，我们的行动，是和火星星人正式开战的先声！”

那五个军官仍然不出声，只是用心地听着。

“实验室中的研究报告说，原子分解光是一种电能，高度的绝缘体可以防止原子分解光的侵袭，一批绝缘装备即将运到。但是火星星人还有什么别的武器，我们却不知道，而我们的武器，则是六千度高温的烈焰喷射器，这么高的温度，是可以将电子人熔化的，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只管提出来。”

“没有问题，服从指挥！”五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时候，另一艘火箭船，也在冰面之上，停了下来。

火箭船只停留了半分钟，卸下了两大箱物资，接着又飞走了。李义德领着五个军官，将那两只箱子，打了开来，一箱是火焰喷射器，另一箱则是绝缘的衣服、头套。火焰喷射器，是全部经过绝缘漆处理的。李义德看了看手表，前后只不过过了几分钟。

由此可知，尽管有许多人在制造混乱，但是有更多的人在工作着，参谋长的命令，如此迅疾地得到了执行，便是证明。

他们穿上了绝缘衣，一齐登上了火箭船，由一名军官驾驶着，向最高治安局的所在地，以极高的速度，驶了过去！

他们火箭的速度十分快，以致李义德想看看沿途的情形，都在所不能。天空飞行几乎已经停顿了，因此他们才能以绝高的速度向前赶去。

半小时之后，他们已飞近世界首都了。

他们减慢了速度，而当飞船飞近最高治安局的办公大楼之际，飞船的无线电中，传来了一个生硬的声音，道：“不准接近最高治安局，最高治安局已被火星人接管了，那是对一名电子人失踪的报复，如果继续接近，则要遭烈焰毁灭！”

李义德忙道：“我是李义德，我是李义德，我有事要与你们相见，有关四十七号的下落，我有十分详细的报告，请准我接近！”

对方的回答来得十分快：“你是李义德博士，可以的，你的飞船，可以停在治安局的广场上，然后，你步行到治安局来。”

飞船在治安局的大厦的上空，盘旋了一转，停了下来。

治安局门口的大广场上，十分凌乱。许多汽车被毁，而一座纪念像，只剩下了半，一副苍凉。由此可知，那三名电子人暴力接管最高治安局时，也不是未曾遭受到抵抗。

飞船停了下来。李义德和五名军官，将高温烈焰喷射器贴身藏着，他们的绝缘衣的样子，看来和普通的衣服差不多。

而为了免得使火星人起疑，绝缘头罩并没有套上，只是松垂在项际，到了紧要的时候，是一拉就可以拉上了去上。

他们下飞船之后，第一件所看到的，便是在治安局大厦门口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他们从来也未曾见过的怪旗子。

那旗子黑底，但是在漆黑的旗中心，则有着一个红色的星球，那个星球，使人一看便知道，那是火星，这表示火星人已占领了这座大厦！

邻近的几幢大厦中，都已没有一个人了。

地球人对火星人的行动，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只好仓惶撤退！当李义德等六人，向前慢慢走去之际，他们的心头，都极其紧张！

对火星人的大战是要由他们来发动的，他们如果失败了，那么后果如何，实是可想而知的，那便是地球人的一败涂地！

他们胜利了，对火星人的斗争，才能够持续下去。

李义德到了门口，大门自动地打了开来。他们六人正想走进去，却被一个声音阻止了，那声音道：“李博士一个人进来就行了！”

李义德呆了一呆，道：“不行，这五个人和四十七号的失踪，有十分重大的关系，如果他们不直接口述的话，只怕你们不明白。”

那声音显得十分不耐烦，道：“叫你一个人进来，你就一个人进来！”

这个意外的变化，是李义德所未曾料到的。

他略为想了一想，向五人使了一个眼色，便大踏步地向内走了进去，那五个军官，停在门口，他们都打开了无线电对讲机，准备随时接受李义德的命令。

李义德向前走着，当他来到升降机门前之际，又听得那声音道：“我是三十三号，你到七楼七零四室来见我。”

李义德跨进了升降机，在升降机中，他以极低的声音，对着无线电对讲机道：“你们等候我的命令，决不可轻举妄动。”

电梯到了七楼，李义德推门走出。

这时候，他的心中，也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当他在七零四室门口站定的时候，他要竭力镇定心神，才能使自己的手不发抖。

但是，他还未曾扬起手来去敲门，便听得门内传来了那个声音，道：“你

推门进来好了，门并没有锁着。”

李义德的左手，紧紧地握着烈焰喷射器，推开门，走了进去。他看到了一个电子人，坐在椅上。那是一个和四十七号一模一样的电子人。

李义德才一进去，三十三号问道：“四十七号呢？”

李义德却并不回答，他只是四面看了一下，道：“听说你们是三个人占领了这里，何以只看到你一个人？还有两个呢？”

三十三号冷笑道：“那不干你的事，李义德博士，四十七号的失踪，可是你有计划的行动之一么？你竟背叛了我们！”

李义德的手指，紧紧地扣在烈焰喷射器的机钮之上。

三十三号又道：“你的行动，使我们必需毁灭你了，你可还有悔改的表示么？”

李义德的右手一伸，突然拉起了绝缘面罩，道：“没有什么话要说的了，如果硬要我说，那我就讲：我要与你们作战到底！”

李义德突然地扣动了机钮。

一股惊心动魄的声音，连同一股白热的、呼啸着的烈焰，以极高的速度，向前喷了出去，几乎在同时，三十三号的身上也闪起了一片强烈的光芒！

两者几乎都是同时发动的！

刹那之间，李义德只觉得有一股极强的力道，向自己撞了过来，撞得他猛地向后退了出去。然而在此同时，那一股烈焰，已然直冲向前去，将三十三号也撞向墙头，墙上立时出现了一个大洞，三十三号的身子，也立时萎缩了下来。

李义德关上了烈焰喷射器，三十三号不见了。

三十三号变成了一堆金属的流汁，当烈焰消失之际，这堆流汁，又迅速在地上凝结了起来，闪耀着银白色的金属光辉。

李义德喘了两口气！他成功了！

他几乎要高声大叫起来：他胜利了！

他和三十三号几乎是同时发动的，原子分解光的行进速度，当然要比烈焰喷射器向前去的速度快得多，但是由于他身上穿着高度绝缘衣的原故，原子分解光的作用被阻止了，他安然无恙，但是三十三号，却已变成了一堆废铁！

李义德陡地省到自己已然胜利之际，身后“砰砰”两声响，李义德连忙转过头去，只见另外两个电子人，已站在门口了。

李义德大声道：“你们完了！”

他猛地再按动烈焰喷射器，一股烈焰喷了出去。一名电子人的身子，立时萎缩，但另一名电子人却身子腾空飞了起来。

那电子人身上的个人飞行带，喷着“嗤嗤”的强力的气流，自他的胸前，发出了一片强烈的光来，那是原子分解光！

刹那之间，原子分解光几乎令得房间之内所有的金属和导体消失无踪，但是李义德却仍然屹然而立，他扬起了烈焰喷射器。

那名电子人撞穿了天花板，待向上窜去。

但是烈焰却已然卷上来了，那电子人的下半身，变成了金属的溶液，向下滴来，不多久，电子人的上半身，也落了下来！

前后只不过一分钟，李义德一个人，便已对付了三名可以发射原子分解光的火星电子人，事情的顺利，出乎意料之外！

李义德也知道，自己进行得这样顺利，当然是有侥幸成份在内的。火星人不知道自己已发现了绝缘体可以防止原子分解光，所以他们没有使用别的武器，这便是使自己顺利成功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胜利总是胜利！

当火星电子人占领治安当局之际，一定曾向全地球广播过，使得地球人大是沮丧，如今，自己正应该再向全地球广播这个胜利的消息才是。

李义德向最高治安局的通讯室冲去。

两分钟之后，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听到了汉模参谋长的声音。参谋长是在得到了李义德的报告之后，又请示了最高当局，作出了决定，然后才向全人类进行广播的，他的广播词，极其激动人心，他首先宣布了李义德的胜利。

接着，他便以全球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名义，向火星人大正式宣战。

同时，他也告诉地球上每一个人，绝缘物质十分充分，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到极其充分的供应。

他指出，整所房屋都可以用绝缘体遮盖起来，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在地球的外面，大气层之外建立一个绝缘层，使得在这个绝缘层中，原子分解光根本不能发生任何作用，而地球的火箭，就可以在这时候，将来自火星的飞船击落。

在汉模下达命令之后的半小时内，大批喷上了绝缘漆的火箭，自各个基地起飞，向空中飞去，去迎战来自火星的飞船。

在某些地区，所有的居民，奉命在屋中不准外出，大飞船制造了一场由绝缘漆组织成的大雨，将所有的房屋、树木，以及暴露在空间的一切，完全加以绝缘处理。

地球上的秩序，也迅速地恢复了！有关的工厂在不断开工，有关的人员，全部动员起来了，等候着火星人大规模的进攻。

但是，在参谋长宣布正式对火星宣战之后的二十小时，却一切沉静得奇怪，被修复了的高空雷达网绝没有飞船接近的指示！

火星人是应该立即知道地球人的动向的，何以竟迟迟不发动进攻呢？难道他们已经知道原子分解光的不足恃，是以不作进攻了么？

这想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越是拖延进攻，看来便越是对地球人有利！

二十小时之后，建立在大气层边缘的绝缘层已经成功了，绝缘层高达半公里，在这半公里的范围之内，原子分解光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

地球上的战斗火箭船，全集中在绝缘层中，等候敌人的来犯，李义德和汉模参谋长，也在其中的一艘火箭船之中。

参谋长负责指挥整个战役，在火箭船的舱中，有一副巨大的荧光屏，显示出整个地球绝缘层的情形来。

总共是三千多艘火箭船，每一艘都在巨大的荧光屏上，成为一亮绿色的小点，每一艘火箭船的移动，都可以了若指掌！

可是，二十四小时过去了，火星人大仍没有异动！

李义德的心中，十分焦急，他隐约地估计到，火星人大迟迟不发动的原因，并不是他们觉得没有成功的把握，而是另有原因的！

照理来说，在这样的情形下，最好是先行进攻敌人？

但是地球人却还没有能力作大规模的星际飞行，所以只好保卫地球，

等火星攻过来的时候，才将之一鼓消灭在地球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敌人却不来！

这实在是十分令人焦急的时刻，尤其当李义德想起了在火星上作为人质的那一千多名科学家的时候，他更焦急了！

他只希望有一点点消息，可以使他估计事态的变化！

消息，终于来了！

## 十五

在最外缘的火箭船传来了报告！有一艘庞大的飞船，正在渐渐地接近地球，飞船的形态奇特，估计是来自火星的。

李义德和参谋长都紧张了起来。

不到半分钟，第二个报告又来了：“我们接到了对方的通讯，对方要求作谈判，他们的火箭船是负谈判使命而来的，是不是答应他们？”

“答应他们，派八艘火箭船包围他们的飞船，我的飞船迎上来了，注意，行动绝不可以超出绝缘层之外！”参谋长下着命令。

飞船向前驶去，不一会，便在电视的荧光屏中，看到八艘地球的火箭攻击飞船，围着一艘发出亮红色的光芒的飞船，渐渐逼近来。

飞船在相当的距离下停止，汉模先开口，他道：“你们是来谈判的，我们必需互相可以看到对方，请开放电视传真设备。”

对方回答立即来了，拒绝了汉模的要求，道：“不必了，我们通过无线电波，便可以交换双方的意见，何必再有传真？”

参谋长“哼”地一声，道：“你们前来的目的是什么？”

在那亮红色飞行体中的火星攻人，却忽然笑了起来！李义德和汉模都不禁愕然了！

火星攻人说来谈判的，为什么忽然大笑了起来？

火星攻人难道是不存心谈判么？

如果不存心谈判，那么这艘太空船，不是前来送死么？

火星攻人再厉害，要以一艘太空船来和地球人为敌，似乎仍是没有可能的。

汉模厉声问：“你们为什么发笑？”

“参谋长先生，”火星攻人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们笑你们实在太愚蠢了，你们以为防止原子分解光，就可以和我们为敌了么？”

“那是你们想用来征服地球的唯一武器，不是么？”

“参谋长先生，当然，你是错了，我们有着无数可以征服你们的武器，这些武器，都是你们所梦想不到的，原子分解光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火星攻人的声音，是每一艘太空飞船中的人都可以听得到的，而且，由几艘主要的太空船，将谈判双方的发言的声音记录下来。

这时在太空中的大群太空船中，全是地球上优秀的人，他们誓死要保卫地球，使地球人不受到别的星球人的侵略。

他们可以说，全是出类拔萃的勇士。

然而，当他们听到火星人说，原子分解光，只不过是许多秘密武器中之一时，他们的心头，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

那绝不是他们的胆怯，而是因为它们所面对着的敌人，太深不可测了，他们的敌人是什么样子的，这最起码应该知道的一点，他们都不知道！李义德和汉模参谋长的心中，也颇有同感。

汉模停顿了片刻，说道：“虚言恫吓是没有用的。”

“当然，你们打开远程电视，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占着压倒优势的太空攻击舰队了。”火星人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汉模和李义德互望了一眼，点了点头。

汉模的副官立时按下了一个钮制。

在飞船的外面，有一根细长的金属管，伸了出去，那是电视远程摄像管。而在飞船的内部，一副巨大的电视荧光屏，则亮了起来。

汉模和李义德的眼光，集中在电视荧光屏上。

这时候，所有地球飞船的飞行员，也都同样地注视着他们飞船内部的电视。但是他们却看不到什么，只看到深而蓝，无边无际的大空。

火星人的声音再度响起，道：“磁角七十三度，距离六千五百里，方向偏西，请你们照这个指示，调整电视摄像管。”

汉模的副官照着火星人所说的角度、方向，调整着电视摄像管，电视荧光屏上，突然出现了奇景！那是汉模和李义德所从来未曾见过的奇景！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大片圆形的黄色广场，那广场就在太空中悬空而立，也不知道是依靠了什么动力，而悬浮在太空中的。

而在那一大片黄色的“广场”之上，一行行、一列列地停着飞船。飞船有好几种形状，其中有一种，像是一只生着角的大甲虫。

毫无例外的是，这三种飞船，都闪耀着一种亮红色的光芒，看来十分耀眼。在“广场”的上下、四周，还有许多飞船，在以快或慢的速度在飞行着，略略一看之间，少说也有五六千艘飞船之多！

如果这么庞大的攻击飞船队开始进攻地球的话，那么地球人要保卫自己，就必需要有以一当十的能力，因为地球上所能调集作战斗的飞船，几乎全在这里了。

汉模参谋长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他的额角上，缓慢地渗出了汗珠来，他也顾不得去抹试，只是怔怔地盯住了电视荧光屏。

敌人的力量比自己这方面超出十倍以上！

即使敌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新型武器，那么庞大的飞船队攻了过来，地球上的飞船能够阻挡得住么？身负重责的汉模，在这样的情形下，实是没有法子不淌冷汗！

李义德也屏住了气息，他的心中也感到了一股极度的寒意，他的估计显然错误了，他认为人星人只是凭借着原子分解光，但如今证明火星人的攻击能力是极其强大的。

在这样的力量悬殊的情形下，如果硬要和火星人对敌的话，结果如何，实在是谁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便是在遭到了极重的损失之后，然后失败！

在一度的沉默中，火星人的声音又传过来了：“你们看到了没有？事实上，你们看到的，只不过是火星七个飞船队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动用七分之一的攻击力量，便可以使地球覆灭了，你们妄图对抗，这不是以卵击石么？”

汉模参谋长并没有回答。

那艘前来谈判的火星船忽然转了一转，看样子是准备飞回去了。但在它还未向前飞出之际，却又有话传了过来。

那是一种令人觉得十分难堪，充满了命令式的声调，道：“你们已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们可以原谅，汉模参谋长阁下，你们立即回去，向最高当局报告你们看到的情形，如今给你们限期是二十四小时，在二十四时之内，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就开始进攻了！”

“你们的条件，可仍是不令我们的活动，超出地球的大气层之外么？”李义德用极其沉重的声音反问着。

“不是，有了三条附加条件。第一，我们将开列一个名单，你们必需送出约七千名地球人，由我们接到火星去居住，我们保证这七千人的生命安全。第二，地球的最高决策当局之中，将由三名火星派出的电子人参加其中。第三，在另外一百名火星电子人监视之下，地球人必需将我们认为不必再存在的工厂和科学实验设备毁去！”

听到了这三个附带条件的人，莫不心热血沸腾！

如果接受了这个投降的条件，那么地球上的科学水准，将急剧地下降，不难退回到一千年之前去，在那样的情形下，地球人势将世代代，成为奴隶了！

那艘火星飞船在一发出那三项条件之后，突然以极快的速度，向前驶去，在地球飞船队中，突然有两艘飞船，越群而出！

那两艘飞船，以极高的速度向火星飞船追去。

汉模立即下令：“零一七号，三四六号飞船，速归队，不可冒险妄动！”

但是那两艘飞船的驾驶员，显然已忍无可忍了，他们的去势更快，而且，从飞船的头部，各冒出了两溜红焰。

四枚火箭向火星飞船疾射而出。

火星飞船陡地一个盘旋，只见那亮红色的飞船上，突然迸出许多紫艳的光芒来，那种光芒，像是一堆火中突然射出来的火头一样，伸缩不定，看来是毫无规律的。其中，有四股那样的光芒，迅速地接触了地球飞船发出的四枚火箭。

每一艘地球飞船中的人，都可以在电视荧光屏上，看到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小型战争，他们也都紧握着拳头，屏气静息地看着。

当那种发自火星飞船的光芒，碰到了地球飞船射出的火箭之际，突然产生了巨大的震荡，声音探测仪的指针，更是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那一定是连续的几下惊天动地的巨响！

接着，那四枚火箭消失了，变成无数的碎片！

那些火箭的碎片，虽然是金属的，但因为太空中的无重量状态，所以无数碎片，这时像是在地面上扬起了一大蓬羽毛一样地向外飘散了开去。地球飞船继续发射火箭，那是地球飞船上所配备的最厉害的攻击武器。可是这种攻击武器，遇到了火星飞船所发出的紫色光来，却是一筹莫展。

火箭不断地爆炸中，双方飞船的距离，渐渐接近了。

火星飞船这时，速度已然减慢，突然之间，火星飞船向上升去，地球飞船也立即向上飞高，但就在一刹那间，自火星飞船上，射下了两枚形如尖梭、深蓝色的火箭来，地球飞船上的反火箭飞弹，也立即发了出来，可是那种深蓝色的火箭，却突然避开了反火箭飞弹。

当无线电控制的反火箭飞弹，立即也开始以变曲的路线追踪之际，火星飞船上的紫色光束，陡地加强，消灭了反火箭飞弹。

几乎是在反火箭飞弹被消灭的同时，那两枚深蓝色的火箭，已经分别射中了两艘地球飞船。火箭和地球飞船，一齐炸了开来。

碎片爆散开去，四下飘扬，在猛烈的爆炸下钢铁和人体，全都成了碎片，碎得使人绝没有办法再认得出他们的原形来！

那两艘地球飞船，虽然是违反了命令，擅自出击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正是每一艘地球飞船都想效法的，刹那间，汉模的飞船，立即出击！汉模面色惨白，他缓缓地除下了帽子望着那些越飘越远的碎片，然后用坚定得他自己也出乎意外的声音道：“不准出击，违令的作为叛徒处理！”

有几艘地球飞船，已经冲出了阵列，但是在参谋长严厉的命令之下，又退回了行列之中。那艘火星飞船，带着满船伸缩不定的紫色光束，向前飞来，在地球飞船队之前，耀武扬威地飞了一圈，而且又听到了火星人的声音：“不要想作战，快想想怎样投降的好！”

火星飞船破空飞去，紫色的光束长长地拖在飞船的后面，令得整艘飞船看来像是一顶彗星一样，看来十分之美丽。

但这时，看到这种情形的每一个人，却都想不到“美丽”这一个名词，他们所想到的，只是将要做奴隶的屈辱和悲愤。

那艘火星飞船迅捷地飞远了，看不见了。

太空之中，又回复了一片沉静，黑而蓝的，无边无涯的太空，展开在各人的眼前，火箭以及飞船的碎片，也全都飘浮开去了。

如果不是刚才曾经亲眼目睹，那是谁也不会相信在这样平静的太空之中，刚才曾经有过一场短促的、但是却悲壮的战斗！

李义德困难地转过头去，他觉得自己的头颈有点僵，他转过头去望着汉模，语音干涩他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汉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道：“看来，他们的实力，远在我们之上，我们是绝没有抵抗的余地的，李博士，你说的是么？”

李义德虽然绝不愿承认，但这是事实，事实是不容你不承认的。所以，他只得痛苦地点了点头，道：“是的，我们没有抵抗的余地。”

“我本人没有法子决定，我必需将火星人的条件，带回去给最高当局，由最高当局来决定。”汉模面上的神色，也十分痛苦。

“他们是给了二十四小时——”李义德的话，才说到一半，便陡地停了下来！

从电视的荧光屏上，他们已看到了大批闪着亮红光芒的火星飞船，向前飞来。那一批火星飞船，正是他们刚才在那“广场”上看到的一批。

那一大批火星飞船来到了近处，不再前进，停了下来。

三种不同类型的飞船，分成上中下三层，在那种飞船的外部，竖出了两根十分粗大的管子，根据常识来判断，那自然是发射毁灭性的重武器的管道了。

李义德的话讲到了一半，他也没有法子讲下去了。

的确，面对着这样的情形，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汉模沉声道：“我必需回去向最高当局请示了，李，你可跟我一起回去么？”

李义德考虑了片刻，摇着头道：“不，我不回去了，我想等在这里，如

果这批火星飞船开始进攻，那就是说最高当局决定我们绝不屈服，我就和别人一齐，和火星飞船拼个你死我活。但如果火星飞船退走了，那就表示地球的最高当局已接受了火星人的条件——”李义德讲到这里，顿了一顿。

自他的脸上，现出了一个十分干涩的苦笑来，道：“你想，我会甘愿屈服么？我肯定要和愿意和我一齐行动的追上去！明知是送死，也要让火星人的知道，地球人并不愿意做奴隶的，他们就算控制了地球，也将遭受到不断的反抗！”

李义德越说越是激昂了，汉模一声不出地望着他。

等到李义德讲完，他才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道：“我真想和你一起行动，但是我却不能不去向最高当局报告，”

“当然，”李义德点头，说：“没有人会非议你的。”

汉模站了起来，向他的副官招了招手。

两分钟后，一辆小型的飞船，自飞船的尾部射出来，向地球飞去，那是汉模参谋长带着他的副官，到地球去请示了。

在太空中，地球的飞船和火星的飞船仍然对峙着。

双方相隔的距离其实十分远，用肉眼是看不见对方飞船的所在的。但在电视中，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的飞船阵营。

在现代飞船的高速之下，只要双方一开始行动，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接触了。李义德代替着汉模下着命令，他的第一个命令道：“谁也不准妄动，我们必需等待，等待地球上的决策来了之后，再作决定，我本人绝不愿投降，到时，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本人行动的，请注意我的飞船的行动！”

等待，的确，他们必需等待。

他们要等待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太长，只不过二十四小时而已。但是，这二十四小时，是决定他们生死荣辱的二十四小时，他们是觉得时间过得出奇地慢！

但是，他们又必需等待。

每一个人的心头，都像是压上了千百斤重的东西一样，他们几乎觉得连血液都凝结了，李义德也一样地感到唇焦口燥……

## 十六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在经过浓缩的太空船中，眼看大批火箭，离那艘太空船，已越来越近了，而他们由于起飞迟了一步，一点办法也没有。两人紧紧地握着拳，被火箭追踪的太空船中有着一千多个地球人，那是被火星人以“原子分解光”掳来作为人质的。

他们费尽了心机，还依靠了很大程度的幸运，才能使这一千多名地球人离开火星，但是他们是不是救了这一千多人呢？

他们在火星上，虽然是火星人的俘虏，但是总还可以活下去，然而如今，他们是逃出火星了，可是他们却要火星人的追踪火箭所毁灭了！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难过得心头在不断地抽搐！

他们眼看着大飞船的船身在颤着，那是不顾一切增加速度的结果。而数十枚冒着紫焰的火箭，则越来越近，眼看要射中了！

当那些火箭最接近大飞船的一刹那间，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闭上了眼睛，他们实是没有勇气亲眼看到那大飞船被毁灭的情形。他们才一闭上眼睛，立即便觉出他们的飞船，猛烈地震荡了起来，那是极为激烈的震荡，他们的飞船，陡地旋转了起来。

他们几乎被抛离了座位，他们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椅子，才能坐得稳。在那一刹那，他们的心中，全都想到了一件事：前面的大飞船已被火箭射中了！正因为被火箭射中了，发生了爆炸，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的震荡，传了过来的。

他们仍然紧闭着眼睛。

而即使是紧闭着双眼，森美度的眼中，还是迸出了泪珠来。他平日是最诙谐的人，可是这时，他的声音，却沉痛之极。

“他们完了！”森美度的口中迸出了四个字来。

蒙德斯的面肉突然抽搐了一下。

“他们之中可能有生还者么？”森美度反问。

“我不知道，我——”蒙德斯几乎是在尖声嚷叫，他一面嚷叫，一面自然而然地睁开了眼睛来，当他睁开了眼睛来时，他的尖叫声也停止了。而这时，飞船的震荡，也已停止了。

电视荧光屏中的景像表示，他们的飞船，正在宇宙尘之中，而宇宙尘的微粒，正在迅速地缩小着，由拳头大小，变为栗子大小，再变为米粒大小，变成了微不可辨的闪光微体。

由于蒙德斯叫了一半，便突然停了下来，是以森美度也睁开了眼睛，他看到眼前的情形，也不禁呆了一呆，突然道：“蒙德斯，我们已复原了！”

蒙德斯道：“是的，我们已迅速地回复原来的大小了，可是如今……如今我们以那么高的速度在行进，我们是在一股宇宙尘中么？”

“是的，我们是在一大股以极高速度行进的宇宙尘中，我敢打赌，这股宇宙尘是受金梭星上的霍伦斯所控制的！”

森美度兴奋地叫了出来。

“那么，在我们前面的大飞船呢？”

“他们当然也得救了。”

“何以我们看不见它？我们可有法子与它联络么？”

森美度匆忙地调节着各种钮制，突然，他们听到了霍伦斯的声音，自无线电中传了出来，道：“恭贺你们，你们成功了。”

蒙德斯忙叫道：“他们呢？”

“他们的大飞船，将先你们一步，在金梭星上降落，你们随即可以与他们见面了，在宇宙尘离开你们之后，你们就减慢速度好了。”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互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一齐伸出手来，紧紧地握在一起！

他们成功了，霍伦斯及时地救出了大飞船！

当火箭接近大飞船的那一刹那，他们所感到的震荡，并不是火箭击中了大飞船所引起的，而是宇宙尘突然卷到所引起的！

可惜他们在那时闭上了眼睛，否则他们一定可以目击大股宇宙尘如何蜂涌而来，卷走大飞船，将追踪火箭远远抛开的情形了。

两人的心情，极其喜悦和轻松，他们共同开心地驾驶着飞船，过了不多久，宇宙尘在向外移去，在宇宙尘离开的时候，他们的“玛斯七号”也被

带着偏开了航程，但是当宇宙尘完全移开去的时候，他们已可以看到金光闪闪的金梭星了！

他们向金梭星飞去，在将要到达金梭星的时候，仍然将飞船停在那片黄色的云状物上。在他们的玛斯七号之旁，则是那艘大飞船。

当他们跨出飞船的船舱之际，霍安娜和霍伊莎——那两个美丽的金发女郎，恰好驾着一艘飞船来到，他们愉快地打了招呼。

霍伊莎道：“他们全在金梭星上了，金梭星上从来也没有那么多人过，真热闹极了，你们快去吧，他们已知道火星和地球冲突的大致情形了。”

“为什么不立即令我们回地球去？”蒙德斯问，“地球上已知道我们脱险了么？如果他们不知道，岂不是仍然要受要挟？”

“请上我们的小飞船来，”霍安娜道：“我父亲正在设法和地球上联络。由于宇宙尘的路线问题，没有法子将你们送回地球去。”

蒙德斯道：“我们可以立即飞回地球去的。”

“是的，但请先到金梭星上一行，好么？”

孪生美女殷勤的邀请，使得蒙德斯不能不去，他们登上了小飞船，一齐降落在金梭星上。金梭星上的确热闹极了。

他们一踏上了金梭星上鳞岫的岩石，梅尔博士便向他们迎了上来，大声道：“多谢你们，我代表所有的人多谢你们！”

“别多谢我们，该多谢霍伦斯博士。”

“那真是奇迹，霍伦斯居然还活着，那真是奇迹！”梅尔博士高兴得像一个抓了一把糖果的小孩子一样，甚至不断地跳跃着。

他的确是值得高兴的，因为霍伦斯本是和他同一代的人，他们两人曾经共同工作过，是很要好的朋友，试想，还有什么比一个早已被认作死去的老朋友，忽然又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更高兴的呢？

“是的，那是奇迹，”蒙德斯同意，“我要去见他。”

他登上了气垫车，向前驶去。

当他驶到了那幢建筑物的门口之际，他看到王秀梅从里面走出来，蒙德斯忙叫道：“秀梅，霍教授已和地球有了联络么？”

“没有。”王秀梅忧郁地摇了摇头。

蒙德斯道：“秀梅，如果他终于没有法子和地球取得联络的话，我们玛斯七号飞船，将立即飞向地球，你可愿意先回去么？”

“当然愿意的，义德——”她的脸上红了起来，但是她还是说了下去，“我十分渴望见他，唉，想到我可能永远见不到他，我真不知怎样才能活下去。”

蒙德斯理解地微笑着。

他走进了建筑物，霍伦斯和松巴两人，一齐走了出来，两人的面色都十分阴沉，霍伦斯一见蒙德斯，便道：“你来了，正好，你要立即起飞了。”

“是！”

“小心一点，地球上的情形可能有了变化。”

“变化？”蒙德斯呆了一呆：“什么变化？”

“我还不知道，本来我这里可以观察到地球附近的情形的，但现在，从这里发射出的无线电波，在地球的附近，忽然消失了，难以明白那里的情形怎样了。你们立即飞回地球去，这位小姐，我不赞成你去冒险，在金梭星上，你比较安全得多。”

霍伦斯的“这位小姐”，分明是指王秀梅而言的。王秀梅的面色苍白，

但是她纤细的身子，却全身都迸发着一种坚定的神情，她道：“不，我宁愿冒险，也要赶去和义德见面。”

霍伦斯皱了皱浓长的双眉，道：“那我也无法改变你的主意了，蒙德斯，我和你一齐到玛斯七号火箭去。”

“你——”蒙德斯惊喜地道：“和我们一齐回地球去？”

“是的，我和你们一齐去，这里由松巴和梅尔博士主持一切，如果地球发生危险的话，我想我携带的一些东西可以起一些作用。”

“那是什么？”

“我的两个女儿已将它运来了！”

蒙德斯和霍伦斯是一面在说话，一面向外走去的，这时，他们已到了屋外，蒙德斯循霍伦斯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霍伊莎和霍安娜，驾着一辆气垫车，来到了门口，在车子上，有一只七尺立方的金属箱子，那金属箱子给人以一种十分厚重的感觉。

“那是什么？”蒙德斯打量了一下，说不出名堂来。

“这些年来，”霍伦斯扶着王秀梅登上了气垫车，“我一直从事宇宙尘的研究工作，这箱子中是一些最奇特的金属粒子，他们本来是宇宙尘中的部分，是我将之收集起来的。”

蒙德斯也登上了车子，车子向前驶去，到了小飞船旁边，霍家姐妹利用气压起重机，轻而易举地将箱子搬上了飞船。

蒙德斯也在人丛中找到了森美度，他们一齐登上了飞船，升空而去，不消多久，便来到了“玛斯七号”的旁边，又进了玛斯七号太空船之中。霍伦斯将那箱子安装在太空船的尖端部分，使之和一根电视摄像管的小孔相连接，他打开了箱盖，调整了其中的一些仪表。

当霍伦斯打开箱子之际，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都看出，那箱子实际上，是一具小型的原子反应堆，两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疑惑。

霍伦斯转过了头来，道：“刚才我告诉你的那种金属，你别以为放满了这箱子，事实上，这些年来，我致力收集的结果，还是不过得到了四点六克而已。”

“只有那么少，那有什么用处？”

霍伦斯并不立即回答，他向他两个女儿挥手道别，又坐在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后面的座位上，坐在王秀梅的旁边。然后他才道：“启程吧！”“是”森美度答应着。

火箭的尾部，喷出了巨大的火焰，玛斯七号破空飞了出去。

“玛斯七号”在此际，略有一点震动，但随即恢复了平静，霍伦斯道：“四点六克，你们认为少，是不是？”

“是的，究竟有什么用？”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金属，险将整个金梭星都毁灭，那一次，只不过是零点七克而已，这种金属在原子分裂之际，所发出的能量，是铀原子的十二万倍。”

王秀梅或者不知道铀原子分裂时放出的能量是多少，当然她也不会有十二万倍能量的概念的，但是森美度和蒙德斯两人却怔住了。

他们一齐“啊”地一声，张大了口合不拢来。

森美度做了一个十分怪异可笑的姿势，道：“奇妙，那实在是太奇妙了，这将是地球上从来也未曾达到过的能力。”

“可以说是宇宙中罕见的大能量，我们在金梭星上，强迫大股宇宙尘飞向外空，所运用的，也正是这种金属发出的能量。”

蒙德斯道：“博士，这种金属你应该定名为‘神奇’才对！”

“不，我将之定名为‘孪生’，一则，那一年，我发现这种金属，恰好是我孪生女儿出世的一年，二则，这种金属的性质，十分不稳定，它会随时变化成另一种性质，但是在外表看来，却又一模一样，就像是孪生的两个人一样，外表一致，但内在各异。”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一起点头。

霍伦斯又轻轻地在那具原子分裂反应炉上拍了两下，解释道：“这是反应炉，随时可以发出高到不可思议的一种烈焰，由于温度太高，那股烈焰实际上是看不到的，它只是一股光——”霍伦斯讲到这里，森美度和蒙德斯两人，便脱口道：“死光！”

王秀梅则应声道：“不！”

霍伦斯沉默了片刻，才道：“可以这样说，那是死光。”

“死光是会毁灭一切的啊！”王秀梅的面色变得苍白了。

她是一个性子十分柔和的姑娘，再加上她所研究的科学，使她了解到人类在过去的历史中，是多么地愚蠢，多么地热衷于战争残杀，多么热衷于制造各种各样的大规模杀人武器。但总算侥幸之幸，最厉害的死光武器，限于能量的来源未能制造出来。

所以如今，王秀梅一听到“死光”两字，心中便极其吃惊。

霍伦斯点了点头，道：“是的，王小姐，你说得对，死光武器是会毁灭一切的。事实上，我这具反应炉所发出的死光，比较地球人所想像的死光武器，还要厉害。”

蒙德斯有点不明白，道：“这怎么可能呢？”

“可能的，地球人所想像的死光武器，能量的极限，是将地球上所有的能量，聚集在一起，科学家计算过，即使是那样，那么死光也只不过可以发出一分钟而已。但如今，这具小型反应炉所发出的能量，却是地球上所有能量的几十倍，而且生生不息，永远维持着这种巨大的能量，所以——”霍伦斯讲到这里，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有点无可奈何地道：“所以，正如王小姐所说的那样，它是可以毁灭一切的。”

蒙德斯兴奋地道：“那么，我们应该飞到火星去，用这种特殊金属座发出来的能量，将火星整个消灭，岂不是一劳永逸？”

霍伦斯缓缓地摇了摇头，道：“火星上的人口，不比地球上少，如果别的星球的人，要消灭地球上所有的人，你的想法怎样？”

蒙德斯呆了一呆，还未曾开口，王秀梅已然道：“太可怕了，我们还是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好吗？”

霍伦斯将手放在王秀梅的手背上，道：“镇定些！”

蒙德斯这才道：“可是，却是火星先侵略我们！”

“唉！”霍伦斯长叹了一口气，“谁侵犯谁的问题，是很难速下论断的，每一个星球上的高级生物，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这可以说是宇宙中生物的悲剧！”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都默不作声。

他们显然都有点不明白霍伦斯的意思，因为他们正以一种十分怀疑的目光，望着霍伦斯，希望他再作进一步的解释。

霍伦斯道：“是的，生物的悲哀，便是拼命想向外扩展，地球人在还不明白自己地心内部的成分之时，便已登上了月球。从地球表面到地心的距离，和地球到月亮的距离相比是太小了。但人类却舍近而就远。如果地球上不是射出了玛斯七号火箭，火星虽然准备已久了，也是不会突然发动的。”

“我们的火箭是纯和平性质的。”

“火星人的行动也很和平啊——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说得上和平的。没有一个地球人比我更清楚，火星事实上是有着毁灭地球的能力的。”霍伦斯呆了片刻，在他不出声的时间，大家都保持着沉默，过了好一会，霍伦斯才道：“但是我相信火星人也十分明白地球人的性格，当地球人自知万不是敌手，全人类将面临覆亡之际，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引发一场最大的原子爆炸，这一场爆炸，将使地球四分五裂，天体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均衡维持，地球如果一旦四分五裂，那么天体之间的引力，发生了变化，连火星也会逸出原来的轨道而毁灭的。”

蒙德斯道：“那样说来，火星人也只是为自己打算，而并不是特别厚爱地球人了。”

霍伦斯点头道：“也可以这样说，所以，我要看情形而定，当然，我尽可能不使用这种高度毁灭性的武器，但是迫不得已之际也只好试一试了。”

蒙德斯和森美度两人不再出声，他们的心中，都感到霍伦斯可能是在金梭星上隐居得时间久了，所以有了出世的意味。

火箭舱中保持着沉默，火箭飞行得十分平稳，也十分迅速，他们正在渐渐接近地球。

## 十七

在地球的最高议会中，本来是一有人便有争执的地方，由于民主概念的普遍，议员的意见分歧也极其惊人，议会一开会，有时甚至连想听清是谁在讲话都不可能。

但这时，由最高当局要求召开的议会，全体议员都出席了，却是一点声音也没有，沉静得出乎意料之外，只有汉模参谋长一人在发言。

在主席台上，除了汉模站着之外，还有十来个人坐着。

他们是世界最高行政、军事、治安的领导人物。汉模的话已讲完了。他听得下面一点声音也没有，便又于咳了一声，道：“我的报告完毕了，这是决定地球生死存亡的大事，请各位表示一点意见，以供最高决策当局参考。”

所有的议员，仍是没有一个人发言。

汉模退了回来，坐到了他自己的座位上，他的面色，苍白得可怕，过了足足五分钟才有一位议员问道：“我们的力量，绝不就和火星相比么？”

“不能。”汉模顿了一顿，又道：“如果再要我重复一遍的话，那么我再说一遍：不能比，根本是全然不能相比！”

那议员默然了，沉默又笼罩了一切。

突然间，又有人叫了起来，道：“那么等什么？既然打不过人家，还不

投降么？”

汉模道：“接受他们的条件？”

那议员站了起来，道：“是的，接受他们的条件——”他的话还未曾讲完，便自动停了下来。

汉模刚才的发言，是已经详细解释了火星人所提出来的条件的，这是苛刻得要将地球的历史倒退一千年的投降条件。

可以说，没有人会接受这样条件的。

是以当那个议员叫嚷接受投降条件之际，他的话才讲了一半，谴责的目光，便自四面八方，向之集中，使得他再也讲不下去。

那议员愤然坐下。

议长站了起来，以沉痛而缓慢的声音道：“本议会是世界上最高的民意表达机构，在这里，我们有过许多极不愉快的争执，但是我们如今表决的结果，不论‘是’还是‘否’，这议会便将不再存在了，将失去的东西，总是好的，不愉快的事件，也将成为难忘的记忆——”他讲到这里，声音更是唏嘘不已。

“现在，我们开始表决了。同意投降的，请按红灯，表示反抗到底的，请按绿灯。”议长讲完之后，便自坐了下来。

挂在墙上的表决格上有许多灯，但是没有一盏亮的。

“表决开始了！”议长再一次提醒。

但是表决灯仍没有一盏亮起来的。

这是难以决定的一个问题，许多议员的手，已按在灯上了，可是他们却决定不下按下红灯制好，还是按下绿灯制的好。

事实上，不论按下红灯制或是绿灯制，都不是他们的意愿，两条全是死路，选择哪一条才比较好呢？没有一条是好的！

每一个人的面上，都极其痛苦。

而议长也不再催，只是沉默地坐着。

好一会，只见一个议员，站起身来，向议会会议室之外走去，在门口，他语带悲音，叫道：“我退出了，我没有权利表决这样重大的事情，我授权最高决策当局去负这个责任。”

如果没有缺口的话，即使是一盆水，也会静止不动的。

但如果有了缺口的话，那便大不相同了。一个议员走了，紧接着，一半议员站了起来。

而当第二个议员走出门口之际，所有的议员都站起来了。不到十分钟，每一个议员都退出了会场，只剩下负有实际责任的各部门首脑，还坐在主席台上。

汉模参谋长缓缓地转过身子，向着议长。

议长除下了头上的帽子，黯然道：“我也走了，希望你们能有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几乎是一步一颠地走出了会议厅。

他空洞和单调的脚步声，渐渐地向外传去，像是象征着地球上民主、自由、幸福的日子从此远去，再也不会来到汉模又苦笑了一下，道：“那是无可奈何的事，该走的都走了，不能走的，都留下来了，问题是：留下来的，怎么办呢？”

“你的意见怎样？”总统沉声问。

汉模陡地立正，道：“我是军人。总统！在军人的字典之中，是没有降

字的。”

总统沉默了，过了好一会，他才道：“如果各位没有别的意见的话，我也需作出决策来了，因为我是人民委托的最高负责人。”

各人你望我，我望你，都不出声。

总统的声音十分沉痛，他的话也讲得极其缓慢，他几乎是一字一顿地道：“地球遭到了大不幸，汉模参谋长刚才的意见十分对，作为一个军人来说，除了死战到底之外，是没有第二条路的。但是，我们全人类的前途，却也就此毁灭了。”

他停顿了片刻，才又道：“但是接受了火星人的条件的話，地球上杰出的人才，都将被押回火星去当人质，地球人将接受火星人的统治，这样使得地球人的科学，急速地倒退，然而有一点最主要的，便是：即使受尽了屈辱，地球人还可以保持下来，可以延续生命。”

他又停了片刻，观察着众人的反应。

每一个人都低着头，每一个人的神情都是黯淡的。

总统咳嗽了一声，道：“秘书长，你将我所下的命令，记录起来，一切耻辱，归于我一个人好了，因为这屈辱的命令，是我发出的。”

接着，他便命令道：“我命令汉模参谋长飞向太空，去接受火星人的条件，地球人在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武力前投降了！”

汉模面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跳动了起来。

他的身子直挺挺地站着，不说接受命令，也不说拒绝。

总统沉声道：“参谋长，你听到了我的命令没有？你可是拒绝执行？”

汉模摇头道：“不，但是我有一个请示。”

“你说吧。”

“在我完成了传达你决定的任务之后，请准我率领愿意和我一齐行动的人，作一次壮烈的行动，好让敌人知道我们，并不是甘于投降，我们之所以投降，乃是一种万般无奈的行动！”汉模以壮烈之极的口吻，讲出了以上的这一番话。

总统呆了片刻，才以一种十分疲倦的声音道：“好的，你可以去自由行动，虽然明知那是一种极其无谓的牺牲。”

汉模立正、转身，走下了主席台，走出了会议厅。

他在议会大厦的门口，登上小飞船，直向火箭场驶去，他将去接受屈辱的条件，他将要作为地球投降的代表人！

这是他一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刻！

他的心头沉重得使他连头也抬不起来。

他在火箭升空的一刹那间，甚至想到了自杀。然而他当然不会真的自杀的，他还要率领和他同一意向的人，去和火星人一拼：汉模的火箭，破空飞去。

那时，在大空之中，地球上的火箭船，和火星人的飞船仍然对峙着。随着火星人所下的限定时刻的渐渐接近，火星上的太空飞船也渐渐接近来，在二十小时之后，双方太空船接触到肉眼可见的地步了。

李义德在他的大空船窗子中望出去，可以看到前面，深沉的太空之中，有着无数亮晶晶的一点一点。那一点一点，乍一看来，像是一群萤火虫。

但是那种光亮却是红色的，那是火星人的太空船。

李义德的手心不断在出汗，只有四小时了。

在过去的二十小时中，地球太空船虽然未曾动过一动，但代替 L 笛指挥的李义德，几乎是可以听到每一艘太空船中那些英勇的人们，也和他一样在心跳。他接到了不少要冲向前去的请求。

但是这种明明知道定然牺牲的命令，却都被李义德拒绝了。事实上，连李义德自己，也必需不断克服这样的冲动，才能使自己不向前冲去。

当对方的太空船队，接近到了肉眼可见的小红点之际，电视荧光屏上，开始现出了一艘圆形的火星太空船，向前飞来。

那太空船一直来到了近前。

那就是上次前来提出条件，并且放出紫色的光芒，毁灭了两艘地球太空船的那艘，它肆无忌惮地飞到了近前，同时。传出了那种生硬的，听来令人生厌的声音，道：“二十小时过去了，地球上的人还未曾作出决定么？”

李义德立时冷冷地道：“我们无法知道，是你们切断了地球表面和地球大气层之外的联系的。”

火星太空船传来一阵冷笑声道：“我们说二十四小时，就是二十四小时，连一秒钟也不会延迟的，保佑你们的使节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到。”“或许我们的使节带来的消息是我们宁愿毁去整个地球，而不愿投降了！”

“不会的，如果那样的话，那太愚蠢了！”

那飞船又缓缓地转了一转，向外飞去。

也就在那飞船向外飞去之际，东北方向，突然传来了一点亮蓝色的光芒，那是地球火箭固体燃料所发出来的强烈光芒！

当那点蓝色的光芒，才一在电视荧光屏上出现的时候，李义德接到不少询问：“李博士，那是什么太空船，参谋长回来了么？”

“不，”李义德肯定地回答，“参谋长不应该由这个方向来的，那是……那是……”

那一枚自东北角来的火箭，前进的速度极快，只不过一分钟，在电视荧光屏上，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了它的轮廓了！

那是……那是……李义德几乎直跳了起来。“那是玛斯七号！”

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这就是玛斯七号！

李义德自始至终，都是玛斯七号火箭的主要制造人，也是玛斯七号火箭计划的主持人，他熟悉玛斯七号，就像是父母熟悉孩子一样。

他是绝不会认错的，那是玛斯七号。

但是，为什么一发射便失踪了的玛斯七号，会突然出现呢？在失踪之后，它在什么地方呢？李义德的心中，充满了惊疑。

那艘即将离去的火星太空船，分明也发现了玛斯七号，它转了一个方向，向玛斯七号迎去，几乎是立即地，另外有好几艘太空火星飞船，向玛斯七号迎了上去，转眼之间，便看到六七艘火星飞船，包围了玛斯七号，但玛斯七号却并没有停止，仍然在向前飞来。

玛斯七号一直飞到了两个星球大队飞船的中间，才停了下来。

当玛斯七号才一出现的时候，李义德便开始和玛斯七号联络了，但直到玛斯七号停了下来，他才突然听到了蒙德斯的声音，道：“地球火星船是谁在负责？”

那是蒙德斯的声音，是他最好最好的朋友的声音！

蒙德斯的声音继续传了过来，道：“请地球太空船的负责人和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频率是  $s \times$  ——一七零点四。”

李义德拨正了频率，大声叫道：“傻瓜，是我啊！”

蒙德斯的声音，也充满了惊喜，道：“是你，李，老天，你改行了？你怎么率领起军队来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李义德道：“一言难尽，你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也是一言难尽，但我可以告诉你两个好消息。”

李义德苦笑了一下，他实在想不通在这样的情形下，还会有什么好消息。

“第一，”蒙德斯道：“地球上最伟大的前辈科学家霍伦斯回来了，在玛斯七号船上。第二，你的秀梅，就在我的身后。”

李义德只觉刹那之间，自己如同置身在梦中一样。

他实在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他还未及发问，便已又听得蒙德斯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请你通知所有的人，将频率调整在这个数字上，以便收听霍伦斯和火星人的交涉。”

照着蒙德斯的吩咐，李义德将命令传了下去。

他自己也立时听到了一个庄重沉缓的声音在道：“火星方面的负责人是谁？我代表地球方面，要向你们进行交涉。”

火星太空船队的负责人，显然就是在那艘两次接近地球船队的船上，因为那船上发出了声音道：“没有什么可以交涉的，还有三小时四十六分，如果地球上的回答不来，那么我们就开始进攻了！”

霍伦斯道：“我代表地球回答，地球人绝不投降的！”

这时，每一个人都听到了霍伦斯的声音，那是极其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十来艘地球飞船，突然越队而出，排成了一列，在玛斯七号之前飞过，表示敬意。

霍伦斯又说道：“你们以为可以一举而攻克地球的么？但是我告诉你，你们不能，你们武器的优势已不存在了。”

火星人大笑地笑了起来，说道：“这有可能的么？”

“可能的，在我这艘太空船上，有着威力无匹毁灭性武器，任何进攻都将受到遏止，没有一艘太空船可以逃得出它的攻击范围。”

火星人大笑起来，道：“我们当你是狂人！”

霍伦斯道：“我想，一千多个被你们掳去的地球人，已得到了自由，这是你们已经知道的了，这件事就是我所主持的。”

“这并不说明什么？”

“好的，本来我不愿意有所行动，但这是你们逼出来的，地球飞船队注意，请退至适当的距离，密切注意着我的命令！”

李义德立即率领着地球太空船队向后退去。

霍伦斯沉声道：“我将毁灭包围在玛斯七号之旁的所有太空船，如果你在一分钟之内，还不退回去的话，现在我开始计时！”

李义德的呼吸，不由自主地急促了起来。霍伦斯离开了地球之后，他的声音仍然存在录音带上，李义德曾经听过。他认得出那的确是霍伦斯的声音，但是霍伦斯是不是真有这种武器呢？

二十秒钟过去了，包围在玛斯七号旁的火星太空船，开始发出紫色的光芒来。那种紫色的光芒，是具有极大的毁灭性的。

四十秒钟之后，霍伦斯又道：“你们的紫色保护光，并不能挽救你们的死亡，只有十五秒了，你们应该考虑后退了，要不——”霍伦斯的话，是突

如其来被打断的。

因为有两艘火星太空船，突然升高，自头部的孔管之中，射出了两股紫色的光芒来，紫色光芒射向“玛斯七号”的船身。

在那一刹间，李义德几乎没有勇气向前看去。

但是，几乎是立即地，自玛斯七号的头部，陡地闪起了一片的光亮，那一片光芒，是如此之亮，以致在刹那间，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而当那一片的光亮消失了之后，眼前仍是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刚才那一片光芒，实在太强烈了，所以眼前成了一片漆黑！

随着那漆黑的一片，并没有延续多久，便可以看得清眼前的情形了。只见玛斯七号停着，在它的周围，有六七团白烟。

紧接着，白烟也消失了。

再紧接着，大批火星飞船又飞了过来将玛斯七号包围，霍伦斯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他道：“你们不散开，将遭到同一命运了，你们快退开去吧！”

一个愤怒的火星声音道：“你是什么人！你的武器是什么？”

“你们不妨回去慢慢地研究，但在目前的情形下，你们是不能和地球交战的，你们必需派出使节来谈判，来接受地球人的条件！”

那火星并没有回答，他以行动代表了回答，数以千计的飞船，突然一齐狂乱地向前进攻，玛斯七号上的光亮毁灭性光芒，又亮了起来。

只不过五秒钟工夫，一大批飞船，成了白烟，另一大批，狼狈地逃了回去。地球太空船的飞行员，个个都利用飞行设备，飞了出来，在太空之中欢呼着、跳跃着，就在这时候，汉模参谋长到了。

当李义德向汉模报告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之后，汉模大声笑了起来，道：“作为一个军人，我第一次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高兴！”

地球上人们的狂欢，已经连续了好几个日夜了。

地球的独立，得以保存，火星人的使节，来到了地球上，和地球方面签订了一项协定，那便是互不侵犯，双方的太空船，在太空中，要保持合作。

这项协定，显然是地球人占了便宜，因为火星人的科学实际上是在地球人之上。但是火星人对地球人却也有莫测高深之感，因为地球人竟忽然有了那么厉害的武器。

在人类的狂欢潮流中，李义德，蒙德斯，娜莎和王秀梅，都在李义德的家中，和霍伦斯欢谈，霍伦斯仍然要回金梭星去。

欢送霍伦斯，是狂欢的最后节目，地球上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了。

(全书完)

